南渡錄

南

寺丞前工科郎給事中臣

崇禎十七年甲申四月丁亥福王至自淮

王薛由松　神宗孫先

開即河南府、十四年流賊陷河南遇害、

終制嗣封、　　毅宗手擇宮中貴玉帶付內伙

年、復因寇入河北流離入淮安、時北都失守　毅宗悼

崩、以偽、以序應爲福王名常

妖書及扶擊移宮等案、謂潞王立則不惟釋罪且邀功

神宗在位久、

時以庾籍少宗伯而入閣部侃譏者、銭謙益主譲益譲甚力、而右都御史張慎言啓部侍郎呂大器言庾曰庾皆然之丁憂山東會事雷綫作禮部郎中周鑑亦往来近説、瑯琊逆案為民阮大鋮與馬士英、姜日広、心與燃灰欣書言不可時王聞慴不得立書名南黨捴兵高杰與黄得功劉良佐協謀擁戴劉澤清素狡

元附立潞藩謀王是以兵不敵計從杰等南都諸臣不知也方列王不孝不弟等七款貽潜書史可法等與士英已軟血議立王矣可法

知事劉已決始具舟欲迎而吏科李沽與御史郭紹
陳良弼等復倡言于内然持異議者猶啾啾也獨沽
階而上面折大器示今日之事何事論典礼則礼莫
於尊君論典兵則兵莫先于衛主倘有異議者即以
死殉之禮成告廟約二十八日登舟迎駕至是日清晨
大器意尚猶豫沽心急馳至各堂臣所欲追尋異議之
人方定先数日前士英書約沽等云北事来真又有
序親賢早正名位吾輩方可不負朝廷不禍身家故沽
爭甚力二十九日以王礼見百

宮素衣角巾待茶款語語及大行輒哭失聲詰朝立輒遜謝

五月九子朔福王謁　孝陵入謁奉先殿出駐行宮群臣進見初進酒

初一日首謁　孝陵至陵後避御路自西門入祭告隕泣在送往聽拜已入朝畢禮問　懿文太子陵安在遂往陽門由東華門步過殿出西華門止內守備府詣臣入朝拜訖共商戰守何法奏對良久御史初炤佳奏小記綱法度為立臥本言卿大狐及用人二事朝罷會

議登極監國以先行監國為便蓋愈推讓愈見王志
後國不可無正登大位心乃以金縢冊國策
己丑群臣上箋初進凡三上不允止允監國
庚寅福王監國于南京
是日王先行拜天禮升殿受監國賀群臣礼畢始退
仗加尊號監國之名極正今不兩日即登極何以慰
部侍郎呂大器心忡忡前請後日即登極御史初怒
心而謝江北諸將士亟促於喪滿服後從之初揚州進
士鄭元勳開迎潞藩言于工科左李清清曰福
從北

始矣　神宗四十八年德澤猶繫人心豈可舍孫立任
況庶立者不立則詎不可立萬一左良王扶植
扶益各扶天子以令諸侯詎禁之者且潞王即立置福
王何地死之却幽之耶是動天下兵也時草野聞立沸
非序皆不平及王監國人心乃定
以監國諭天下大赦
諭曰我國家　二祖開天昭宣鴻業　列宗纘緒累積
深仁　大行皇帝躬行節儉勵志爽明宵旰十有七載
力圖勤瘁安民昊天不弔寇虐日猖乃敢震驚

致龍馭升遐英霊訴天
泣駕閽之訃既痛社稷
志圖必報然度德量力
徘徊未堪乃茲臣庶
謂倡義不可無主神器
固辭未獲勉徇輿情于
崇禎十七年五月初
監國之號朝見臣民于
南都孤風夜祝冤恥
雲郁清大雅德涼任重
民共與天下更始可大
發大行皇帝哀禔天下

諭曰　先帝天縱神資至承弘緒適逢國步多艱民生日慈動學立政罔有休暇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則見妖氛日熾戕我赤子辱我宗廟毀我陵寢四海人心莫不欲滅此而後朝食乃　先帝之仁恭者也不期以礼儀而莊以不忠報以仁卷民而民以不義報愛倫攸斁報施反常自有生民以來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則見妖氛日熾戕我赤子辱我宗廟毀我陵寢四海人心莫不欲滅此而後朝食乃　先帝愛惜愈加招撫彌切無非欲化頑為良轉乱歸治何　皇天不承遂有今年三月十九之哀及　國母掩棄片氣猶存暫屑監國益加除相從嗚呼痛哉孤鉅渺質

兖謹哀告于臣民庶機
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皆撫鎮守
三司官員地方仗祭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易丹
處哭三日迎香遣官代行衛所府州縣土官並免進香
壬辰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慎言為吏部尚書補本部事
官趙率梁朋明等
命以北推總兵張應元仍鎮守承天等處
命兵部即中郭元部宣諭各鎮

元吉先為慈兵高傑監軍至是言閩賊陷撫
潛采且徐鳳閒諸鎮駢集兵民未馴欲親往宣諭務令
相安以拒逆賊又聞高傑已駐揚州請發萬金并住搗
蹇然後會合文武論以大義共固江淮從之元吉渡江
豹行諸鎮意酌頒犒賚尤以大義又言江南葦蛾重地
不使安排家口諸鎮唯小時得黃得功劉澤清高杰等
爭占揚郡元吉復泊舟儀真會得功先至移書期以首
倡恊恭奉王室得功書如元吉言乃拔白米纖貯
視澤清與傑媾始漸解元吉請督輔可法速赴任為四

清實錄

清世祖實錄　卷二

鎮盡地分守、又以
可法、外示親信、實
心也

御史祁彪佳疏陳致治大本監國嘉納繼統寔全叛業以
疏言殿下渙頒大號沛發明綸、雖為
仁孝臨群情、又以嚴肅定衆志、此明紀綱飭法度之
也伏望申諭群臣此時共勅益當遵守勿以多事逐紛
爭之端名器益當慎重勿以之才啟濫俾之竊人之才不
可不愛惜而自媒之徑必不可開官爵不可濫俾不可不優崇而

書元

改南京户部尚書高郵孫
廷推迎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東閣大學士兼
兵部尚

踰遠之階必不可有思
無厚之覩覦開釋固宜
核可原之條勿泰
刑章庶幾紀綱明法度
然後以輕徭薄賦收
舉賢錄才收士心
戰勝矣更有迎者殿下
敬天則天休必滋至
民則民情愈欣戴後
念；法祖則祖澤益重
念念

地勿生
之覩開必不可有思
當圖宜者當為可紓之
迷當核可原之條勿泰
赤圖之
民心以
守圖
本念念

供入閣辦事摠督風陽部院
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督鳳陽
時孙國陳新政切要八事一曰正義閘欲下明
賊之罪以鼓忠氣二曰御講幄欲上伏釋服更
三曰設記註欲名詞臣侍立紀監國言動送貯
曰瞻親藩欲依列聖既拯遣使各蒿賚書慰告五
議刷卷欲製列聖主椎拂奉先殿仍于孝陵側
聖、陵六曰嚴章奏欲無使小人私徒借端立說脫罪
倖、恩七曰固江防欲將江北河北山東等處正稅本折

玉甲

等從崇禎初十六年以至十七年盡行蠲免無為

所忌八日薛詔(伏)欲遣詞臣科臣招徠朝鮮以覘女直之

逆順令能並嘉納之

廓為禮部尚書在籍礼部尚

午陞詹事府詹事兼印

學士同入閣辦事

鐸以原官並兼東閣大

曰廣附立潞議故監國

末點命再推詞臣數人乃益更

以鐸陳子壯黃道周

等為曰廣力諫然亦見

改左侍郎

推補科員張元始等

凡六員

陞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周堪為戶部尚書兵部侍郎呂大器為吏部左侍郎即起陞原任陝西巡撫總理邊務為戶部左侍郎賀世壽為禮部左侍郎即陞太常寺卿何愈瑞為工部左侍郎即愈天府尹劉士禎為通政使司通政使

國亨先撫閔中坐流賊不靖戍

乙未改補吏部司官倪加慶華允諭業廷秀等

加慶先為户部以堂官俟
補御史時錢粮註誤閣臣可洪先
同寀周延和其敏練允誠以兵
周延杖俱政
後起郎宗周為都察院左都
宗周先帝時以救言官熊開元姜埰等落籍至是
命御史祁彪佳宣撫江南
遷、
儿郝之麦重以高傑兵鎮揚州江北民奔避無頼
攫拾掠或假忠義名荼毒從逆諸妇蘇松常鎮為最

佳普按吳有成亟故命之刑斬倘訛宣布赦於甄別有
司酌否三吳宴然
命止江督和紳成入援
風聞訛逆將來故止之
陞吏部即中徐一夔尚寶司卿
一范先以御史按河南請
兵部請設防江水師定額五萬添設兩鎮畫地分防仍復
提江總督大臣協理俱允行
詹制提江總督憲臣與
先帝時欲事任誠

此即海塘之說
當日李侍為北策
著

忠伯劉孔昭故羅忠烈公是兵部從郎中萬元吉議請復
舊從之
陞補李沾張元始洗劉培左懋第李清等為戶科史户礼兵工
各科都給事中羅萬象錢增等為各科左右給事中
時刑科右錢增服制未終疏辭隨具求南第一隱憂一
疏以大海為尾閭吳松港塞水
疏以孫江南以蕪松常鎮杭嘉湖七郡之外以太湖為
江微細獨存婁江一派而婁江之奈亡十里曰劉家河
一名下江乃婁江之奈亡入海之道東南諸水全藉此以歸墟

致勝閘時劉河自然深廣運舟布船走渠于北國朝二百七十餘年湖汐泥沙日就淺狹今漸漲滿不一成平陸來流之水逆而向滙漩無資若旱魃為虐則平時急折為一大沒稽天如禹眉之戊申天啓之甲子洪流倒峽震澤不能受散漫橫潰勢必以七郡之田廬為壑求南數百萬財賦盡委逝波其如民生國計何但事関大利害大工從非一郡一邑所能藥考之先朝水利若尚官特遣興役者宣德間周忱嘉靖間李充嗣萬曆間尚委撫臣奏績者宣德間周忱嘉靖間李充嗣萬曆間

海瑞吳淞白茅之役也成跡具在特在屠斷必作上嘉
納之命浙直撫按速議舉行
楚撫何鄖蛟報奏恢復德安府隨州
戊戌吏部尚書張悅言陳中興十議下部酌行
一曰議節鎮淮安鳳廬荊襄為今日鎖鑰重地宜申命
鎮撫大臣如九邊三協之規分戍增堡各扼險要東西
開闢首尾相援步騎兼心戰船海舟添設于長淮大江
之間沿北郡縣各積穀五千石或萬石分儲立倉為公
本轉運之費二曰議修荒政或浙之處震及江西之屢信

表揚或閉粵閉擇其可者至府第薦衛官屬哲
三曰議開心于江北開田、招集流遺、開屯立業、給照免
租三年後量征課稅、縣府裒傑以百夫屯為千夫長、以
千夫屯為千夫長、用什伍之法、就收守禦、四曰禁議叛逆、
明諭在北郡縣凡口稱偽命國家三百年眷士之報致有今
賞五曰議偽命國家三百年眷士之報致有今日詭屈
膝覩顏之民家屬在南者量仍畜籍候其鄰正、不宜以
風聞謠諑即行苛議無論清濁混而真膚淑既無可還
之辦恐增從逆之想至若自投來歸尤從寬分別前誅

或原係廢籍或曾經推擬或原無官守或有
無兵馬之拖倘才堪一劄情可矜原宜酌定
不當概以死責俟賊平論定乃如唐肅宗時
罪六曰議衰恤如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等
立宜贈謚餘俟詳核論定七曰議功賞一階
勑酬恐姻羊酬浮市飲俗容侈及增貪侈今武
資無濫綜覈名實無開倖門八曰議起廢大行皇帝
籍諸清論自在假或祿非其人并追致仍　先帝玉成之德
從詘如流改過不吝初年定案無容文詘嗣後戍遣廢

務使廷臣協議于至
盜賊肅清之後今約
吏完睦重撫十日議
外餘綱司花工挽夫
近地北十餘萬人無
廷臣酌議俱嘉納之
兵部請罷南京守備
罷錦衣衛南北兩鎮撫
兵部郎中萬元吉議
九曰議停貢司會點成
內都察院科道在外
不下八萬人大半募
自永江淮發
患非細宜下
各衙依北都設京
營等官又指
揮使及參贊各

今宜罷若南京之名宜存其實以示不忘恢復之意而京官之制宜視乎北以別無敢偶尊之嫌北後大小各衙門俱宜如北仍練戰兵三萬分為十營兼用土著大抵止用單枝五百名其錦衣衛枝止用單枝三百名其錦衣衛枝止用單枝二百名其錦衣衛枝止用單枝一百名其錦衣衛枝止用單枝五十名其錦衣衛枝止用單枝二十名其錦衣衛枝止用單枝十名其錦衣衛枝止用單枝五名其錦衣衛枝止用單枝三名其錦衣衛枝止用單枝二名其錦衣衛枝止用單枝一

所謂內小人却外君子
史忠正公集世廟許赴廬
作淮撫後加都門尸

帝特招令宰命往訓至是不來改宣諭江北
乞大學士如可知請
南都詔生廬江督師淮揚召馭士英入閣輔政
天下根本宜別命一督臣使可法從之門戶而朝廷是
庚子命江南募兵兵部尚書兼
攻
起原任刑部尚書徐石麒都察院右都御史晉副都御史
事論戍解學龍以原官為兵部右侍即
石麒　先帝時以議獄忤旨削籍學龍以薦黃道周逮

戊

陞愿大府丞張不欵户部右侍郎總督倉場改順天府尹

王庭梅愿天府尹陞江西左布政朱之臣太常寺卿史科

左給事中左懋第太常寺少卿

陞史科李沾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御史郭維經愿天

府府丞仍帶原衔管理視中城事

維經以加衔係崔魏時故奏力辭不允

命復原任御史陳蓋原官招募雲南

蓋　先帝時為文選吳昌時例特至是以萬元吉薦復

以总督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九江黄
命上大行皇帝皇后尊谥
補御史宗敢一等各道员
以兵科陳子龍巡視京营
起原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九江黄
科刘正宸杨時化来恠莊
友三李模乔可聘等
時化烟

初三日坐國十五日
即位未及半月而
見迫於三公時望
如此阮集亦新予
不能忘矣

俊肯任此
辛丑起陞工科都給事許譽卿光祿寺卿
譽卿先帝時以推陞事為謝陞所糾削籍尋具疏以疾
辭
壬寅監國即皇帝位于南都大赦改明年為弘光元年
高皇帝龍飛奠
詔曰我國家受天鴻佑奕世滋昌自
陛下無疆之厚矣朕謝守藩服揣
遼江淮群臣百姓
共推繼序踐涉求迎請正位號予暫
乃眾箋勸進拒辭弗獲誕于五月十
五日祇告天地宗

廟社稷即皇帝位于南郊祭
大行皇帝英明振古勤俗
之猷致乃洪池益弄鉦篋
寰天而上陟三空共愉萬
痛敢辭薪膽之疚悲圖俾
助予敬愧其以明年為弘
命太監薛忠管司禮監事
京營
癸卯命馬士英入直仍理

可決將堅辭故也時莆田國子生陳方策自京師間南上告可法謂賊有未可緩圖者六吳三桂屢與李賊戰于徽輔如不即破賊主爽於曠日報匱不無望我援浙遑恤民無知附賊日益賊不速殲爽將孤注不無望我救援賊兵爛縻自成授首爽兵得志勞者功成不無望我賞賚一潰散必走西秦爽兵不窮追勢將南向不可緩圖所以待爽兵也獻賊蹂躪楚後已深今閒李賊隔京孥不思迸及其地勢窮扼上游順流而來金陵風鶴似未宜

緩圖所以辦敵也左鎮抽兵數十萬何難戡賊
兵丁時亦非拔若不亟申大義俾北狄盡成
癰必至于潰似未宜緩圖所以勵左兵也京師
河以北人受賊愚感知有
之　部主者詔孝詔所當速領似未宜緩圖所以挽民
心也山東差半降賊尚有
宗若不急領詔傳檄愚民
緩圖所以救東省也京師
無家鄉詛無父母似未宜

採

赴陞原任禮部侍即條陳時為礼部尚書陞少詹事兼道
刷○為礼部右侍即掾江都御史鄒仲為工部右侍
兄罪大任為國監祭酒順天府丞倭卿○為通政仍司左
通政蕪杜巡撫鄭珍為大理寺卿
陞太常寺少卿加恕勑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寧
處

甲辰命忻城伯趙之龍提督京營戎政

分淮楊廬鳳為四鎮以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領之

四銀不扣日指令
鎮沒賢助事权
一何濟於社稷

北都失守、督撫皆奔匿、鎮臣則得善地
駐箚、寂止二千、莫敢柴、唯心淺揚州思息兵以撫
立功廟堂知脈之不得、遂立分鎮議、姑為羈縻圖部可
法言曰從未守江南者必于江北○即六朝猶爭雄于徐
泗、頡頏問不止盡江而守明矣○但此時賊鋒尚銳我兵
氣靡倫分力單、頓遠遺近不可不擇所宗立定根基然
後鼓鈍而前再圖進取宜分四鎮○一為淮徐○一為揚滁
為鳳陽○為廬六○以○淮○揚○泗○廬○自○守○而○以○
取之○基○江北之兵裁既撫○則江南之人情自安○然有四

鎮不可無督郎○應屯駐揚州○通中調遣○其四鎮轄淮揚
右駐于淮北山陽清河桃源宿遷海州沛縣鎮安永邳州睢寧隸十一州縣經理山永招討事轄徐泗
者駐于泗州徐州蕭縣碭山豐縣泗州盱眙五河虹縣靈璧宿州蒙城渦州懷遠各縣(州)隸焉之經理河北河南開
歸一帶招討事轄儀壽春或駐泰或駐臨汜淮以鳳陽臨
淮潁上潁州壽州太和之遠六安各州縣之經理河
南諸陳一帶招討事轄滁和者或駐滁州或駐廬州或
駐池河以滁州和州全椒來安含山合肥六安巢縣無

為各州縣隸之經理各轄援勦事一切軍民聽統將有
司聽節制營衛原存舊兵聽節制併整理所轄各將聽荐
舉題用荒蕪田地俱聽開墾山澤有利皆聽開採仍聽
招商收稅以供軍前貿易器之用鎮窩兵三萬水色米二十萬銀四十萬所收中原土地即歸統轄賊
在河北令力恊防徐泗賊在河南則各鎮防守泗素然
于青冤開汝似置不論矣
戶部速輓漕粟以濟軍餉
御史詹兆恒疏言今北漕次入南而停江淮者尚衆

運弁旗甲折乾盡糜爛不一而足宜急勅諸臣將在
淮者會漕臣路振飛督之在京口者令治臣白抱一督
之星夜押發咄尾入南除補給京軍月粮外尤宜立運
登萊無致生意外從之
龍淮撫趙振飛起原任巡撫以仰視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
撫淮揚等處
仰閣臣士英拜里從廢猶起推
迎伯勛僖功為靖南侯各廢子錦衣衛
千戶又封懇兵高傑興平伯劉澤清東平伯劉良佐廣昌

快論

伯大學士馬以英加太子太師庶子錦衣衛僉事
時江督素紲成入見面奏曰、封爵以勸有功者不勸而伯爵反多　上首肯蛩
組成言誤曰事已成奈何、忻城伯趙之龍奏馬士英引
傑過河宜令往糾紲成亦從火　上曰馬先生不肯去
奈何今史先止額去維成曰　皇上即位之初蛩以恩
澤收人心尤當以紀綱肅下志大抵君德英分為用伏
祈振作精神申明法紀冬春閒淮上未必無事、臣等蛩
為頓奉六龍為淥湖之行上有難色閣臣姜曰廣曰所

言渾淵之行非速為此事然不可不時提此志繼咸又
詣楊前容奏曰左良玉雖無異圖所部多降將非孝順
皇初登大寶人心未免危疑意外亦不可不防
孫且
臣當星馳回汛上允可繼咸往閘責閘任可法不當遽
伯高士英不悅時人謂繼咸言雖正然使詰匡果以序
迎則上何至書名士英與閘又何得居功亦不可謂非
方
已已陞御史祁彪佳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地
錢謙益大冤等罪也繼咸遂仕

原任少詹事項煜自北通船令下部察議

煜既為偽太常寺丞至是南
煜既為偽太常寺丞至是南

史陳良弼言　先帝升遐之
史陳良弼言　先帝升遐之

工結党約賄清亂紀綱事赴
工結党約賄清亂紀綱事赴

到日或迎或窜忠烈家心可
到日或迎或窜忠烈家心可

未已混入班次且彼居清華
未已混入班次且彼居清華

李邦華范景文捐軀殉難或
李邦華范景文捐軀殉難或

如其未免首貪戀意欲何為
如其未免首貪戀意欲何為

記之曰翰林學士煜偷生逃
記之曰翰林學士煜偷生逃

史册
史册

而死聖治訟時屯撫方
春戶科巡禹泉面折其非弼爭之乃止
諭禮部考卻祀時享諸礼一歲中幾祭某親祭某遣官務
始祖宗典制詳開具奏
命礼臣追上先福王先妃尊謚
從御史朱國昌請也
遣魏國公徐弘基祭 孝陵
以即位告又親祭告先
丁未吏部尚書張慎言疏薦薊輔吳甡原任吏部尚書鄭

三俊命宥牲罪陞見三俊不允

慎言疏内先列牲督師措餉考功司員外王重文選司郎中

欽仗天下共見其過然後用之耳俞牲罷三俊皆閒住

二事

弘圖所擬也

憲廟張后尊謚

風聞后已殉難故也

永

元之

輔臣馬士英阮陳開國大計

輔臣仰史可法兆恒大理寺左寺丞

一雒陽殘破後聞聖母尚寓郢家寨當急迎卷一皇
考過難後叙叙蒸葬宜選擇宮護送南来擇吉壌安厝
一宜勅禮部擇吉慎選淑女以維中宮一以廣
妍究生心或為所扶不利社稷凡倚寓者宜俱差官迎
置近地俟中原恢復後各還原封既奏命輔臣可法遣官
迎聖母親藩事禮部酌議
詔封疆失事各官不許起用
時劉孔昭古臣讀前詔内罪廢各官逆案計典賊私俱
不得軽議惟置封疆失事于不言今日禍及君父傾頽

廟社封疆之寄猶當追論以明國法而批誤
詔此一段門戶之弊帥即以再誤陛下○天下事尚忍言哉○
時監軍僉事采訪亦言天下人才多埋于門戶每揮一
題目監採○援人陷人○則占風望氣者○景附雲集○致真正
介特之士○不得効用○宜如先臣楊士奇以天下心官天
下人○以天下官官天下才○皆可其奏自此門戶之說滋
起用原任禮部侍郎錢謙益
謙益以立游議惧禍、時科臣李沾有定策功故逸沾疏

薦為巧護化瑾臣陳良弼不平言陛下以親以舊大統乃孚龍江現駕謙益那議挽止時科臣李沽相對詫異與臣等並持公論及事定謙益猶現身容閒曰此時尚謀論不鄭正矣今忽以謙益與黃道周黃景昉等全荐黃扉臣憂奸人鑽用心不可測當陛下前不惜一死爭之退仍與沽爭彼謂為吾同鄉不得不調停夫調停同鄉情面不顧秦亂朝廷是何心哉謙益大節已悉公論共在閣沽荐疏原借名正人君子而于衆瑜中混以瑕疵從来誤國宿奸不可破願以臣疏與沽疏

縣之國門發下文武諸臣共勘玩泰沽無以屈江楚督臣初繳即玩陳玫治足國大計嘉納之玩言自古國祚久長有賴開創必有中興然致治之所云致治必先得人而足國必先富教得人而富教亦貴知人善任使弗謀也武宗亦貌中興然上不得與武丁周宣知吉甫之高宗亦貌中興然上不得與武丁周宣知吉甫之方叔之賢而終任之故能集鬼方之勳周宣知吉甫之賢而終任之故能致車攻之盛光武知鄧禹之恂恂謀莽嘉掃赤眉銅馬之熾以光

復舊物肅宗知子儀李泌之賢
其用故能芟夷安史克復
兩京高宗則不然知李紳趙
鳥之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
以光其始終昕信任若惟
黃潛善汪伯彥秦檜
之徒以故主勢日卑
偏安一隅猶幸爾臣願
者任之信之勿使小人參之
建臣各舉所知一如高宗求
啟名賛泰大業則商周建
武之隆可立致也臣故曰致

治必先得人也臣所云守國必先審勢者何也自昔論
建都者右西北而左東南以西北之勢足起東南
之勢不足起西北亦拠六朝五代弱冢之成跡論耳我
高皇帝龍飛淮甸定鼎金陵卒能芟群雄臨胡虜取
中原安在東南不可起西北哉今 皇上纘承大統宅
是鎬京攻守先後之大勢不可不早計不先自治而遽
圖敵亡敗之道也臣以為金陵之界限在大江而江
北寔為屏蔽之門戸項聞救將潰卒蜷結淮南江北閭小民漸喪樂生

之心若不及時亟盡一旦大寇蔓陝內奸嚮應得無寒心湖南帥逆徑逸千里萬萊襄陽必爭之地關葬頓圄鎮臣左良玉併全力以往計日可歸版圖然復不能守襄陽則必設重鎮則必宿重兵則必須孥餉皆不可不從長計議也諏謂欲理淮南江北則必處置潰兵乞容詔督撫二臣審察願遂真必就我戎索則分信地定額餉申明紀律毋為百姓煩苦或中悔視望急來冤勢未暗碎其党雖有焦爛辱忍小痛以除大毒亟以為念于養癰欲料理湖南則宜別

簡從力重臣撫治其地遂袖康文成和戎尺
疏通巴蜀黔粤之貨以濟公私欲料理棄款
府宿重兵伏規模粗立然後徐招來商賈
耕且守為持久計夫棄堪
南江北守則可由歸德以圖河南亦可由彭城以阻河
北攻守大勢如此若欲為
裡失是角愈厲此輸着耳
匪終以明斷為諸人材之
攻守得失札而已矣理非
不明不能斷机非斷不能

故以為淮人當勢之要也既奏閣任士英疑汪黃等語
剌己深恨之
督師輔臣史可法往淮揚
己酉詔誅仕祖妣神廟鄭貴妃尊謚
加北撫田仰兵部右侍即
陞兵部郎中大僕寺少卿監理江北軍務
補吏部司官夏允彝余煌等
命潞王帶居杭州府
寺灾使原任神史鄭文云原官暫理兩淮監法

友云崇祯時以考選科根未完耶

詔督師輔臣可決進官訪　大行皇帝祚宮并太子二王從少唐爺紹寧請也

詔議元妃謚號

壬子命祈雨

卿火郭維經言　聖明即位將両旬矣一切雪恥除兇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見寔蚤晚宮殿損于風沍悍卒拾[掠]于瓜儀焚戕刘城之慘浙過江鄂豐鎬一片地不知将来成何光景而廟廊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淡

不切要之務庶庻而就以致乘輿門而為貨寶之
閉疾足而作窟貴之階梯基朝人心如狂如醉數
朱匹夫匹婦天情鬱塞成冤抗伏乞早降綸音凡
文武諸臣洗滌肺腑從公赴見毋違道以干悉毋
以從欲凡刻薄偏私以及思怨報復種種故習盡
除一意以輯睦復仇為念即此公忠上徹圖昊自
和仍劝在京諸臣遵稟制旨安遠柳祚昌伯誠意劉
番公魏國徐邸基侯璽壁湯國祚安遠郭祚永宮衛廣
孔胎南和方一元來寧熊夢熊成安郭祚永宮衛廣子有

差

予司禮監太監韓賛周成九德各賜一人錦衣衛指揮
食事俱帶右者皆以定册功也

恕因公徐知基疏荐原任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等救劻
勲臣荐文臣始此

文部尚書施鳳言乞休不允

時欽臣劉孔昭趙之龍等皆恕慎言荐者輔吳甡朝罷
群詣于庭至日為朋党奸欺所用皆私人赦徹殿陛劻
臣孔昭等解之乃退孔昭又言　先帝無赦色逆幸之

好無神仙土木之費飭法明刑銳心雪恥緣諸大
私党要擬之中晻伏机閒拔氣之中党仝匪類事
令盡瀝其貪殘之用廉恥喪而人心散大勢土崩重
迅速賊騎臨城主亡國破殉節位数人其餘從逆
芙容令潛竄南中未卒受偽命為賊作內應否則
南走胡北走越耳鉉臣不盡為服除擊捉且汲汲說用
恢國罪臣巧為推辭勢不盡領江南不止又言慎
有二心當告庙決策定立主上之除阻難好辦疏奏悮
言疏辨且乞休閣臣知國等亦以不能戡和文武各疏

乞休俱不允御史王孫蕃言慎言治事南銓庶
或用人偶不合意入告以候上裁未有呼大
小九卿科道于庭石焉家臣如今日之異者安
尊君意臣尚未聞乎昔輔可法舍吳甡持斧建牙赦舉
特簡止因奉命討賊遲疑行遂衆 先帝罷能鄙便佞
促至京擬戍金蓋北甡之過也然甡奉命之日正虜入
犯時原候磨通兵為勦賊故屢請
行未允北甡逗之可原也并未仕路不清病在党同伐
異或以不肖之最百足不僵或以可用之才一生

臣生平拙守不解異同如監國諭款內起廢一款臣用一以臣為去之誠有除封疆逆案計典貶私不准起用之事之敗壞非常人才之彙征宜廣未可仍執從例之未不知何故復入此等字面此示人以隘不欲以國之才盡供天下用也今宜捐去成見一秉虛衍如牲之過則還以退如牲之才則用其才王路蕩平何容偏執成況北都之變文臣盡盡矣忠君各有心日寸水尺文武與不和和而不和臣切不

領諸臣存此見也已府丞郭維(經)維吉可法去逆案一語

詔為失言之過報聞時謂南宮詰屈不宜輕議用孔言亦是然啟爭非體故孫蕃等及之

詔侯恂北都列雖諸臣從御史陳良弼請也

癸丑侯應遴澤淑子錦衣衛千戶

以　先帝時曾批封伯故也

命　免

甲戌　實命督輔臣史可法泗原段寧南伯左良玉奈顏孫

告即位也

輔臣郤缺敖陳恢復大計命群臣議行

士英言吳三桂宜速行接濟在海有衆可執有金叡拒可使而又可因三桂以款虜原任知縣馬紹愉陳新甲曾仗款奴昔下羔今上策也當咨送督輔以備驅使詔可決使宜行

乙卯封閔門總兵西平侯敕孫承恩五萬兩漕米十萬石差官賫送

先因三桂承命移三城入關方北閉而京城失三桂遂

舉兵於泰乞師北庭始敗我將唐通覆其師已復三敗
聞述西道遂引北兵入京即命卧事開詔以三柱破賊復
位功在社稷乃進封户部侍郎賀世壽言　先帝神武
魁柄獨持祇以求治不效日夜焦勉未免將一人過其
並罪一人溢其罰今日更化善治莫若南紀綱而恢刑
當如吴三桂奮身血戰仿佛李靖北乃可言功拜爵方
無愧色若夫口頭報國豈逆干城河上抗兵曷不敵愾
恩數已盈功名宜立不則天下且謂人主不愛頻咲而
輕名器矣臣願　皇上申明祖訓子監典

二程遺書

藉李根言當日抗立之事　皇上不加以得伽郝詣即位之初甚至庆伯之封壯加鎮將于義未安光前烈也即在藩依將以大援仇而皇上未彰汗馬之績榮其寵亦在藏罪私而予之定策乃效忝拾之私事

其何敢安詭鎮將事　先帝所憑堪膺　皇上延世之賞若以今日無功濫膺勳爵尚宜再四辭免以明　聖主不因大位而過煩拜下宜飛勿回奉交

王子綵論為休勿因大位而過煩拜下宜飛勿回奉交

而稍越繁纓可惜勿因近侍而稍寛明主必防其漸然

後細組不除矣

興平伯高傑安頓揚州城外仍迓統前征以應來卽

礼部右侍郎陳子壯為礼部尚書學詹事府事少詹事

紹寧為正詹事謝德溥徐汧俱禮部尚書學詹事少詹事

子壯崇禎時以讜宗藩宜更制削籍汧時里居感憤

時事皆在朝同事書曰賢邪之辨不可不早日賢邪之見不可不化以君民為心則和一之至不必合党

連都而自無不同以職掌為務則猷念各分不必破党

涣群而自無不興用人者執此為衡其忠君愛民精白
乃心者為君子否則小人修職就業謹節在公者為君
子否則小人流品區明滋叙無外故人謂異國同立而賢
奸之界限以明不知異同化而賢邪之流品始出大以
先帝十七載乱惟辛仗鸑湖江于寇孽檄殿傾于賊烽
其故何於良山頻年以来是非混淆士大夫精神智慮
未嘗為君臣勤恤為職守究罔極其末流乃至渙視主
上如胡越之瘝肥妻身寇仇若泰然之朝蔡益不痛哉
今者吾 皇中興百爾在位自當洗心滌慮事我一人

有能匡弼吾君者則登之不然如鷁逐水勿赴也有能
真鹿斯民者則庸之不然為商蓟芳勿校也有能殫
職業者則陟之不然校官秘政使文自營勿貸也有
非冒不娶遠耿介特立之人毋以惆悵無華失專心
之宵娣毋引一事之快心片言之須意誤用呈身換回
公之土毋吝開殺之浮慕援引之寇繁溢收趨勢遊利
毋以殫心向
人朴二曰課職業三曰辨
寇六曰納忠說七曰破情面語多可採

命江淮閫帥趙葵調兵防江
丙辰命江淮制置使趙葵督諸軍議河防黃希憲專撫邳北歸難民厥祖德晉撫郭景昌等罪
御史宋圖昌言北都之變三督撫一時并逃賊集吳會
末雨之綢繆之防禦寇無死敵之衆方之費國降敵止
爭先去作以失陷封疆尚多一逃乞勅廷臣明大法
遂下部看議
六月丁巳大學士郎如卿自請往江干督滑粮登庾從之
命岑補記註侍班官
時戶科臣萬衆因煎匠答爭以肅朝誠和文武為吉且

請以栗主祔
心
戊午命遣官往北監營 先帝山陵附葬 祖陵并中祭
告
從御史朱謀墅言也
命內制國匣收以金代玉
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 詔天
仁憲孝烈皇帝廟號思宗
奉天靖聖
皇后曰孝節貞肅羽恭莊
敬

時議定　先帝廟號禮臣顧錫時擬乾宗恩則閣臣知
聖意擬也
上　皇祖母鄭貴妃尊謚曰孝安温穆莊忠慈懿憲天裕
恭皇帝　皇生母某氏曰孝純肅哲聖敬仁懿
謚號雖依興獻帝例然不稱宗人以為得體說末云敬
尊皇嫡母先福王妃郭氏曰恪貞仁壽皇太后
己未命原任都督陳洪範来京陛見

命

頒

誠北伐也

士紳平民殺其偽將軍偽道偽府餘相繼殺偽者十處

片石賊衆踰入都盡掠貲財

士紳平民殺其偽將軍偽道偽府餘相繼殺偽者十處

十四日吳三桂大敗賊兵于一

督輔可法言聞四月二十四日吳三桂大敗賊兵于一

書至被擒淮民黨殺之處

撫路振飛仍命磔其

任河南僉事取獄囚偽遣

學玉璽持事郎成令箭偽

督師輔臣史可法言其誓死

有功將士

時原

當時志在清國而
外也觀內昌內好小
務功而國事堪憂

我皇上進廓寶籙正位舊都在山東北
萬一人心洶散國盡棄前功即或剖撥分
忠乞諭該部院擇選廷臣殫監國即位二
北直一帶曉諭庶人心有歸大統立後從
壬戌台逆棄為民院大鉞皆冠帶來京陛見
先是故輔以延儒丹臣大鉞迓之江干情甚摯延儒慮
逆案罪卻問大鉞廢籍中詎為若知交可用亦大鉞舉
原任宣府巡撫馬士英對時士英猶編戍蘇忽起原陽
總督已知大鉞且言汪

至浦只與諸臣面商定策大猷從山中致書于臣及恭
臣劉孔昭飛以力排邪說堅持倫序臣甚韙之但本官
天啓年間曾任吏科都同官魏大中爭欽本官銀退讓
與當時諸臣嫌隙遂開因牽入魏忠賢逆案其冤本
官既未建祠未稱功誦德從坐以蔭行替導夫謂之替導
已無寃跡且曰陰行寧有確據故臣謂其才可用罪可宥
也疏上閣臣皆不可士英曰我自任之吉即士英手票也
命工部議建宗廟
補恩於弟文綬後畀都督府僉事提督巡捕營杜弘域右

府僉書提督大教場
命公弘基伯夢熊掌左都督府印
以揚振宗為都督同知充安慶撫兵
誠復　誌文太子故號及晴雅諸臣謚
從太僕寺少卿萬元吉請也元吉言　皇上從謂孝陵
徐問誌文太子園陵所在親為展拜臣隨扈詣臣後莫不手額
先臣楊守陳嘗請修建文寔錄云國可廢史不可廢知治
中布衣總恭伏闕上志請復建文故號爵其後奉祀
敬皇帝勿罪大臣立不載不若直陳其事而示之以無

可增加也削廟號弗除不若引　景帝故事遷謚文當日追尊故號祀之固寔而配以建文君也乞勅廷臣廣集衆議建文寔錄作何開局纂修謚文改號祀典作何整正靖難死事諸臣謚底忠義多厥良由　高皇帝褒予余闕作危素風厲脩至靖難以正氣漸消故醜為今日猾猶之徒屈膝拜偽官詣將靖難死事諸臣及北京各省城陷殉難諸臣勅諸司脩輯按錄編成一書分列二等酌予謚典廕廟祀頒行學宮庶示激又疏言先帝天資英武銳意明作禍亂並滋何也則寬嚴

之用偽偽而往謀之途太時時也先帝初
用事到削正氣固當委任臣工力行寬大
意見之固黃盼綢紲之奈土虜入郊斯來手無策先帝
赫然震怒一時肯胜乘間申先帝以用嚴凡廷杖告密
加派抽練使在朝者不聊救過在野者無復氣如故寇禍彌烈十餘年以來小人用
號稱報作乃
嚴之效彰如是先帝悔之于是榮寬大志反前規
天下以為太平可致諸臣復就賄賂非
再擾先帝之怨誅殺方興宗社雖淺蓋諸大臣之孽

每乘於　先帝之寬而
玩臣所謂寬緩之用偏者此也國步至今艱難已極乃
誠者求將于理即不然
之損益歷上之彼已日
爭閒外之從違違即如昨歲
皆師孫傅庭掘兵關中
絕兵歌閒一不守形勢遂失然臣有逗撓議
既渡河臣即語今史閻
挂俾隨機輔迎擊可以
名對亦曾及此然已有
成地議之者矣及賊勢益熾

臣或勸南幸或勸出皇儲監國南都語不擇音要亦推
宻然已有邪妄誠之者矣由事後而觀咸追恨議者之
快圀偽事幸不敗必共服誠者之守紐天下事無全害
亦無全利大率類是當局者心休無全利之害非狀誠
通達誰敢違衆獨行旁持者偏見無全害之利慮統羊
鉾必欲強人從我臣所謂任誠之途大畤者此蛻
皇上迷宪前事之鉴以寛為体嚴為用勘非真誠之謂宻而
宻之謂嚴而絢罪者非宻那邪正綠名

求于任事之人厥數始進寬期後效毋令行間再睡藏
堰遲才久借燃厥誠收之以嚴自可任之以寬矣疏奏
俱嘉納之
總兵劉良佐率兵攻臨淮不克
先是良佐兵馬自正陽下沿途淫掠臨淮民閒其將至
厥兵固守良佐恐攻之不下御史朱國昌言臨汪湯沐
邑何物么麾胤寇之餘復鴟張王北乞勑督師使宜撫
勦乃解
勦乃解

癸亥命原任陝西提兵官趙光速提督川陝軍務加都督
加原任遼東巡撫兵部尚書
以同知
以同吳三桂破賊也
加舊堋臣謝陞上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原任御史盧世
淮太僕寺卿賜勅書獎諭賚銀幣有差
陞與世淮皆德州人時傳言兩臣伏義起兵捨斬偽官
故有是命然陞已改面事北再為輔臣但世淮出拜詔
然未聞起兵者為生員謝陞

事有徵侍郎此命
李榮正銀二萬
略杜煦治此貢國之
注清死節之卹可嘆

補科員黃雲師等
兵科等科都給事黃雲師等科給事中王緜揚右給事熊
維典陸朗張布及戶科左
惟士躲惟供服未闋卒于鎮江緜直不壽人多惜之以
命亟庶人知盛等隨班朝列煦臣後
以舊居南京故也時謂南京既為帝都知盛等恩遂許
詔以追尊謚號頒告中外
礼臣頒錫嗚因請補建文帝廟謚景帝廟號并及

靖難諸臣誅又請增
理學名臣從祀先聖春
秋二祭從之從
祀一議終寢
禮部請建立恭皇帝廟命廷臣集議
時礼臣積鈔嗚欲矯
睿宗失建專廟別太廟
也
興平伯高傑攻揚州不
克城中民亂殺進士鄭
元勳
傑既森肯駐城外又
堅欲入城時傑兵素縣
下所掠不紫揚人已
心恐及抵掫咸罷市登
陴太守馬
鳴騄晝守禦策甚備不能入然猶日掠沿村婦女揚人
愈恐守益堅且張出
戰果能非敵也元勳素俠欵居

諷傅功出羊酒勞軍
老小使征退兵耳元
在郡與推官湯来賀
同赦言傑兵深掠狀
殷氓多木客益貢乃
捆掷釘上下為深溝
處巷焚掠城外烟火
為狄壮撫黄家瑞間
集有司及紳衿父老
子弟于城楼聚民環
堵聽元

元熙特死不

欺曰高摠鎮何害不令入城衆譁曰城外僵尸遍野惡得無害元欺大叔曰亦有揚人自相殺者益盡高鎖衆人譁益甚有被偽百姓在城中者解衣前示傷萬衆俱怒指元欺為傑党元欺恐疾趋城下社兵持刀及之砕其尸傑益怒力攻城守益堅闔部可法自請督師至揚州詣傑營縣乃飴可法于福緑巷閤部之行也以川兵三百自隨傑殺之可法即分與二百人

然傑疑如故時鳴縣迎泰州宅備
扣出入文移必呈僚始遠可法
泰鳴縣知縣來皆以為傑強之也可法留傑密月餘不得要
領而揚人亦若于城守以爪牙法爭以亂民拽殺紳疏
投祕府書堂官陶淵等六人各錦衣衛指揮僉事子孫世
襲本衛千戶
河南都司丁啟睿僉解京正法
啟睿故督兵部尚書巡撫伊弟泰將啟光等所援也
計歸德府同知知縣等官凡七人俱一日捨收復全郡

然啟光塘報所云閩賊勝上
記也
命勘議原任提督王來吉
仰文周元春言永吉侈談方
略恰約參猶報　光
陛遽授之水撫及北兵來收
十餘城登撫當擾偏守一隅
報永吉擁有全豫兵推在撫
臨城而報援城故同一失陷
居然改撫為督矣十七年正
月逆賊過河挺有三秦所

望捷甲前来保衛神京者永吉也乃三月十九之報聞
你而永吉安在夫逃督撫有重兵當兵保吉急收
各撫聯絡諸帥奮勇入援神京則金甌無恙矣即不然
當京城失守後亦宜恪
帝深佩封乃剃髮投繯望風鼠竄羞朝廷勘誤中國自
先帝特達之知此其罪豈尋逃難比時永吉亦自疏
涛罪以不同吳三桂乃剃髮先四罪無所
勘議
兵科陳和龍言守江之策莫過水師海舟之議更不容緩

請委兵部主事何明訓綠從之

命法司及巡城御史甦獄分應釋應訟者為三等從公奏

行

工部尚書程註乞致仕允之

命議殉難從逆諸臣

御史宗敫一言　先帝之喪九廟飲痛而停閒在廷文李邦華而下從得十餘人心

民仗義死節者自范景

餘人其為逆賊草詔屈節將臣者大半

紿持書中秘藁捨將拔之人真犬鼠不食其餘矣乞勿

九卿科道博訪死難諸臣從優議卹或錫以謚蔭
利及未至送逆稱臣投降或叱詬叛逆之休戚其
共苗孫使薄海內外晓然知我身成仁者不但垂
世而且降及子孫忘君事賊亦不但身名不保而
卹典盡有不入我忠氣捐軀討賊者哉臣又聞在
內各官臨難偷生望形遁逃者益復不少雖與從
逆有間而官守匪祺兩俱褫職容或緊行削奪庶以考功之法
或酌量情罪治以士師之條統惟勅部察行題上得旨
迹誅時史部主事夏允彝憂仗著降賊大義其言曰或

問唐肅宗于安祿山之亂六年定罪首大將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貶今可仿否曰是不同唐長安一等或問唐德宗于朱泚破玄宗並存先帝何在君臣如較亦與時宜如赵盾非趙逆同趙事如盡如和如爭或問先帝當赴綿爭德宗至鳳翔又斬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今可仿否曰是亦不同泚初起止姚令言諸逆党耳非崔宣等助之豈能横行若此今閒勢久成諸降賊者自新恩表有欽定逆案可仿否曰又是不同魏逆雖謀危宗社殺

害妃嬪居戚忠良而非僭位試主也今逆閹賊監魏比從逆當何等何疑或曰視唐之六等宜加一等是何以定之曰重者辟而加籍次辟次自盡次重杖乃減籍次辟次自盡次重杖乃減以遠戍最輕者流近地無貶地法也或問加罪一等寔何等罪定何等刑曰宋企郊張彝憲等戍六等也今之降賊者以何等罪定何等刑曰宋企郊張彝憲等蝟然黎志陞雒琳安伸白賁恩陳永福等從賊攻陷城邑或為投宮或為用刑大逆非從逆不在此數所謂從賊者即其最重者如何瑞徵楊觀光薛四維党從雅薛所蘊等受賊寵任為賊偽大

也、周鍾手草偽詔指　先帝為獨夫將逆賊為兇孽也揚枝起本無實而投身請降且偽任文選者也光時者
亨阻　先帝南遷、身又降賊者也揚廷鑑陳名夏魏裔
源或献條陳、或定儀注、或修請催漕、此彌天罪也、為首
降逆為要秩、且比舊加陞、如庶吉士侯投偽編簡、科道
改為知文、少卿改為正卿等職、非投順最先、媚奉最
何以至此為三等、如降賊仍為偽安宜、虽不改其舊亦
是受賊寵用、等如偽卿寺要如偽弘文偽史政偽詹
偽漕院直指官何容末減、為第三等、如已受偽官、為
所

此速、不甚著名者、為第四等、初尚受大不能
又不甚著名者為第五等、派金帆女以招賊者
故未授偽官者、為六等、似亦至平矣、內有已
五月十四以前未開賊敗、先自逃回者、視本
或減二等、又有不是五月十四以前為此後
投司賊、良心未滅、或于本等減等、惟此今
不出雖云逃難、寔受賊差、委將為內應、此無
時、斷難減也、或又曰唐以平定六等致從逆
史思明亂今刑章太
峻、無乃激之叛乎、曰臣
子所論者

法而已矣或詠亂而亂定或養亂而亂滋諸降者即誅
國扇流非緝橫險才也賊之滅亡益附逆者能支然國
家不可不立一法以待殺賊靡國者北諸送逆來歸之
家鬻其妻子錄其家庶俟之三年有能捕賊梟魁定功
於國者赦罪加官如宋企郭孝荀能斬關賊并劉牛等
賊亦赦之可也惟終于不歸即加夷族誅籍沒又非六
等可論矣議出人多是之

乙丑起原任大學士劉德瑞入閣不至

德瑞巽言任負先帝大恩有罪三臣素杜門守拙毫

無先容　先帝因屢次名對鑒臣樸直拔入綸扉臣于諸臣中獨受非常之知遇而今　先帝安在乎佐理無狀誤主辜恩大罪一也臣職班次在後遇妄言同官每為咋舌而　先帝獨優容之屢奉御批以後朕有過即行匡正之諭至兵餉一事各邊虛冒甚多　先帝令臣與户部堂司商核釐汰意在蠲加派以紓民而兵日虛民日困餉亦日絀臣因循不職坐致勍山大罪二也同官七人聞逆案文益時投井忠義卓然陳演魏藻德立聆倫俱被拷掠死節尤烈臣未知存亡

而臣以去猶存悵臣悵六臣矣臣與演
在河西移相約同歸因閒山西大同之變未思遽行而
科道及詞林諸臣迭章留臣致藻德亦出揭留臣臣不
得已避嫌辭朝而今以先出獨存臣又悵演矣王家彥
王章守城抗賊其死既烈即院寺科及勳戚諸臣殉難
亦多皆可垂光千古而臣潛踪水次隱忍遷延既不能
如屈原抱石自沉又不能效叟孔文借兵督戰使札喜
掣肘復之虛詞以自文其苟全性命之寔迹臣又愧部
院詔臣矣大罪三也臣負三大罪尚可靦顏于陛見以

厠儿于中兴佐命名贤
森布之日故不忧病死
亦当忧
先帝聪明
武俊勤综核万
几不遑
日昃收集群策每至夜
分礼下爱民求贤图治
尽
勤精之主不能及而一
旦舍北巢戎茫
然
倉天真不可
盡千古
明所望雪耻除凶惟圣
明中兴是务普晋宋在
江南时
河洑以北皆虏故不得
不偏安今奴骑方幼诸
虏争权
河洑之北奴骑不到而
朋寇闲亦久奔闻有三
迸将士
兵假名行故而已中原
士民推牛酒以待王
師之至
但使中外合力文武同
心分道北征指日清廓
大非晋

大
宋可疑也疏奏　上命其言命回籍候召用
學士高弘圖請罷不允
弘圖先為御史曾疏訐東林及再經起補又以不附魏
忠賢屢疏直言故罷至是
阮大鋮名對原辦冤狀亦
逆案不可翻士英與大鋮供
言弘
命
起
張肇林為通政使司左參議
勘議原任戶部侍郎吳履中
自北歸共疏待罪時金壇士紳撤云　先帝
焦勞

十七年○無日不卧薪如膽○詰旦世思三百載○何人不食祖
衣捉虱○入宮而奏救馬用脫脚脫胠○貴主○而乞○降
肺既以琴瑟而莫逮○即當奮螳臂以爭先○平時之婆娑
之憂天○百身莫贖○北陵以名宿之士、口談忠孝、既許大節不奪、乃受僞職
周鍾以名宿之士、口談忠孝、既許大節不奪、乃受僞職
孤文銘學士、呂兆龍本猥蒋小兒、濫登科甲、當思感恩
獨深、乃受僞職成都府同知、渙○可○隸○依○然○仍○惹○
何○遮○羞○那○不歌文山之正氣○君子固時命羞○更
之履舩○既○脫○党亦應起○愧○魏陶不逆弄权○凡婿瑞
尚從逆

論○李賊敢行弒帝○益偽官可以順存○至若吳履中誅
坦頗著直裁、居鄉猶存厚道、方現學政、晉署尚書、既熟
講明倫之兩字○何難從先帝于九京○而屍行燕市之
既不即拼殘軀救身成仁之謂何○鼠竄里門○又不先謁
新君○為國忘家之謂何○中只今幸有帝○無煩抱器于白
乃西誰○恢復不思無人○何得指口于黃冤故里○若○設○身
留有用江左之管夷吾○欲○存正○恐人○盡如君○南朝之李○
侍即安在周鍾本朝館選也豈不閒方學士之麻衣上
戚吳履中本朝户侍也豈不閒段司寇之正笏擊亂一

則通船又弹劾調丁
府
而寅起陞原任禮部尚
書協理庶事
足道哉
起補原任簡討張居黄文煥等原官
大學士奏如所請
日廣言前兒文武紛
又恨無能為宏遂使
先帝十七年定力
皇上数日前明詔克同寢興惜哉夫笑為
由人好官自

我任生来無此心腸所惜者朝廷典章所畏者千秋清
誠而已又古王者爵人于朝與衆共之　祖宗會推之
典所以行之萬世無弊也昨者劉逆叢之舉遵內傳而
罷會推此不可之大者夫斜封墨敕口取處分種種
懺載在史冊臣觀　先帝善政雖多而堅持逆叢為盛
矣　先帝容政亦間出而以頻出中旨為亂階用閣臣
內傳用部臣與臣內傳遂大將遂吉官亦內傳所謂
任則法貪巧猶之周延儒也所謂部臣則陰邪分
仁楊嗣昌倫生逆賊之把蒸德也所謂言官則温体

將授之郡夫平台一對演習舊文齊唇放舌立談取官同登場之戲夫小人何知求勝而已最可恨者在陛尊會社之扮陽避中旨之名使人敢怒不敢言而天下事從此不可為　先帝既誤哉既誤皇上豈堪再誤哉既誤參默臣朱國弼劉孔昭等恕逆以誹詩　先帝誤蜮忠臣李國

庶

慎言辭表有云　先帝山陵未卜而臣之祖父母先受

史部尚書張慎言回疏乞賚銀船給應得誥命恩

敕賜綠綸青宮皇子安在而臣之子孫安敢不定迹虎賁狼回首表陵而下拜拜表稽顙而猶伏口辭功乎惟言清執有望人皆惜其去何以為心

詔部請選立中宮詔以　列聖　先帝之孤未報不許

嘉廟　張后謚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合聖悲皇

既以后崩問未除故復宣詔

太僕寺少卿臣元吉再仕揚州臨淮六合一帶調輯軍

民　命

元吉臨行上言巨屢閱北來塘報有明賊被
度之似是搪載西還為碻當
有敗道今被剿入秦更挑精壯垂涎來南忍將
游者卻而趋下在北岸者急
以當此臣入都將近十日窃
寇其上爭功者思為史冊之
注脉古戰徒紛寔不講條一
旦有急不識諸臣
上于何地伏乞申諭臣工盡
名毋冒不可違之清議務
衆志群謀以置一
勝著納

之

丁卯命聖篤　欽定逆案進呈
御史詹兆恒言自崔魏媚秘毒庇宗社幸　先帝入繼
大統芟夷內難慮奸人乘隙竊窺伺生心于是以苛察
而現之詠党從列春秋之褒凜如也然臨政十有七年
此非日夜合謀思照溯及幸　先帝神明內斷確不可
移今梓宮夜雨一杯未乾太子諸王六尺安在仇耻未
湲悲痛尝在聖心而忍色見阮大鋮還以冠蒂使屋
欽奉遊同冀土豈不上傷
在天之靈下短忠義士
之氣

乎疏奏命錄進時戶科顧萬象御史陳良弼茅皆言大
狨不可用萬象吉尤峻有燕子箋春燈記諸劇未是紙
上陳符柚中黃石等語大鋮深恨之
戊辰議已故輔臣劉一燝文端加恤立文忠
一燝先被魏忠賢削奪逐至居家殉難故得蓋
揚州城破啓
住兵科陳泰來至城外請挾
民怨漸解城中士民出見高

兄是揚州久閉客至供應督輔臣可法無如之何遣原
身入城及慶開諭于是兵

今北回各官俱回籍候謀不許遂
通政司劉士禎言北都諸臣鼠竄南還謂宜埋名省
乃色若思恥貴臥求去不曰臣由生以圖恢漢則曰
偶義以佐中興不曰乞骸肯以歸故里則曰冤殘生
養親年臣每讀之且訝且鄙雖不敢謂不死之人盡
逆孽但既稱有籌可展何不與黎三田吳三桂速誓
設賊而頑狠貪金且恩詔業覓一函砍烽即烽何
仰煩天聽乞立渙嚴綸一切
淀北遁回不分大小文武
俱回家靜聽不許潰陣即其中有未降而逃與降而
旋必

進者若有志殲賊情閒可原亦着束身里居俟事久論
忘之
己巳詔議郊祖大典
禮部言郊祀分祭合祭本朝典制先後不同謹按洪武
二年十一月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三年五月夏至
祀皇地祇于方丘行之數年風雨不時　高皇帝斷自
宸衷舉合祀之典迺命即圜丘為北為壇而以屋覆之
名大祀殿洪武十年十一月丁亥合祀于奉天殿以大
祀殿未成也十一年冬十月工成命礼部去前代之祭

歲正一祀以首春三陽開泰之時每歲親祀以
幸行禮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大祀殿北
皇帝登正元為定制者也自　文皇帝遷都燕京恪守
未改至嘉靖九年　世廟從廷臣議始更為南北分祀
萬曆三年准閣臣張居正疏復從合祀礼今中具之日
寔草昧之時若刪繁就簡　郊祀大典宜一舉
帝令祀之制于孟春上辛歲一舉行若以分祀之制自
世廟更定純統惟裁斷疏奏如志奏鈐守关泝
高皇

兵部侍郎呂犬器疏劾馬士英以惜体和衆論之
大器以定策不合自知不為時容疏攻士英甚力内云
士英握重兵入朝砚田重地其子以童臬而都督妹夫
以手不寸鉄而總兵致瓜葛之越其傑以軍犯而監軍
附逆之田仰以久處而侍郎違問之楊文驄以抗提而
職方胆大心横目無法紀又云吴牲鄭三俊輩臣不敢
謂其無一事之失而清直剛介均係海内士民之望焉
士英阮大鋮輩臣不敢謂其無一技之長而貪鄙悖邪
一時附和者皆狡猾罪污之類此其正論也内又幸及

總督何勝蛟謂其以三月巡撫猺土兵撥
非之
大學士王杰物入京
來平伯敕澤淸入朝
澤淸初主立游誠至是陛見欲自解免極訊東林與江
北黨誣言宮已又言中興所恃全在政府秉用大帥自
應廷臣公推今用宰相亦須大帥參同退謁閣臣姜曰
庶曰廣微以先日救氣諷澤淸作色曰我在 先帝時
為東林所賣被逮無完廉不盡救此輩不止曰廣默然

越數日疏斜呂大器宙演林荐張拭鄒之麟張孫振到
光斗茅又條陳保和八款首規政麻末剌朋党攻江北
尤文語紀悉具
辛未命內臣王琴基督催省直錢粮已而罷之
閣臣高和固以內遣不可開請自往督催戶科羅萬象
亦疏爭之事得止仍依和固言命撫按督催
壬申命飛檄逆逆諸臣
命吏部即日會推東撫
時閣臣士英以蔣阮大鋮為中外恐甚念大鋮亦詩人

示彼攻逆黨吾作順黨和對耳于是士英疏攻從逆謂
閒賊入都侍從之班清華之選素犹正人君子皆咎首
賊庶如科臣光時亨力阻南遷而自先迎賊棄鳳葬
降後每見人則曰我原要死小妾不肯小妾肯為村臣
時所娶泰淮娼頗嫻也他如陳名夏項煜荼
臺省布絆琳司寇不行法臣劄疑為更有大逆之尤如
庶士周鍾初迎未已上書于賊初其早定江南昨日病
中來須到潭清來見論其初迎表一聯云比充舜而多
武功過湯武而無慙德臣聞之不勝髮指其伯父周愈

秋周維持皆為魏忠賢之孙本犯漠為開脫
一門宜加赤赦而其胞兄周鉉尚厠衣冠之列共親些
求以貓假鼠實清之器自當逆坐以清逆党又言今累
累啓事罪發諸臣其來木　先帝所定何以通不道体
于所愛而益之天赤心于所忠而
鋤之淵赤即曰　先帝原無成命科道官逐
名核奏時礼科来彭年疏駁謂當以死罪俱元瑎李邦
柬平伯劉漪淑請平正年號即覆已之
非等為正人君子時可亨等非是士英不悅

南渡錄　卷一　五七

交

太

澤清言宋高宗即位建康即以靖康二年五月為元年愍民望也乞以今歲五月為弘光元年礼臣時謂明詔已頒難于再改宜示不忘　先帝遂已之

僕寺少卿節元即請卽死事總兵猛如虎等下部議

之又泰將劉士傑遊擊郭閔守洛猛先拒俱已勦献採

力傷賊精兵數千城破死

二賊力戰死故元吉及

景昌先按山東以討故輔楊嗣昌被逮民哭送盈道及

景昌出都草其職

起赴晉二撫俱未到至是
遂遠去同那輔臣鮮忌之也
大理寺寺丞詹兆恒進欽定逆案
閒閻臣馬士英亦于是日進三朝要典矣
乙亥復 謚文皇太子謚曰常妃曰孝
元仁萬孝恭皇帝廟號忠宗 馬后曰孝慈温
肅烈恭天啓聖讀皇后 景
定胜文布武顯德宗孝梁皇
帝廟號代宗 汪
后曰孝洪

請謚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頒告天下

皆礼臣領謝時擬也時并請復建文年號先之不知萬

厥、時、先、期、復、矣。

因子復冠帶院大臣言勦賊寇蓄與防江兩合三要十四

陳納之

大臣言臣視連年国勢不振人心渙也聯絡行則人心

自固然荆襄赴豫沮海青徐延萊三千餘里賊從出之

路即我防戝而賊之路也賊巢窟在秦則犯我者定

從潼関趋陝華而出雒此其中路從魚河堡榆城邑渡

河而宛保德蒲州安邑北其來
襄北出其南路待其來犯進而應之而我人心已風鶴矣何
如聯絡一定即救援六鎮臣率重兵由汝寧與楚之撫
鎮由德安而合駐于南陽以扼其中路徐淮鎮臣率重
兵與東進鎮吳三桂合兵而駐于臨清以扼其東路左鎮
之偏裨率重兵駐于襄陽馳撫徐起元以扼其南路蓋
駐兵太速賊受難圍太近恐孤軍易衆扼北數處堅壁
上策也控扼一固使謀進取而駐南陽者可以漸偪于
清野以逸待勞俟約會集乘而分兵進取北穩着北

聲徂駐臨清者可以漸偪于
于房竹浙睒浙圄漸偪而賊
矣大注前用兵之失只是集衆兵孤注于前而
應者所以一敗之後至于不
撫率兵由大汝以接應之臨清進而勒淮揚一
由郟滕以接應之卽袁進而勒川荊州以
接應之則我卽知淺動有人
此接應一着斷：不可不預
而令奴延綏以搗其虛用並卜松落番人會西寧之

義旅泛甘浦山丹發蜂蔓悵袖之難募遣翠雒之
于商雒南而用間諜為之鋪潼關裡應外合之謀大約忠信
可以激人之真心金錢亦能誘人之死力救郢不可預
設机宜可以互施又言守長江者有三要兩合十四隙
可言何謂三要江是湖口来小孤而下連花白沙諸洲
股數不一直至黄石磯趙皖城横襟如帶與南岸鷹儀
紫對不過四五里而遥可以扶北此一要也過此為長
風峽三河口柘溝涛馬沙夾脉布料六百丈梅坡斜陵
夾紫沙丁家洲水面洁渺支汊糾分直至荻港其股又

合南岸板子磯與北岸泥汊斜對不過六七里而遥可以夾扼北又一要也過北為舊縣蘆幕夾叶化山其支流復分直至蕪湖其股又合南岸清風樓與北岸磯磧相對可以夾扼北又一要也何謂兩合磯自上遊南窺者必由來流鳥汊入郡般家滙烏沙夾大山口鎮以至池口青谿而近江之岸有香口黄溢湖以陽之水路必由小孤黄石磯長風楓夾羅刹磯以至青谿而與陸兵始能聚會北一合也池口青谿而下沿江陸路皆牛車捌水舍之缺處路如弟齒人馬難行必欲鋪婆鋪五

溪橋青陽南陵石臂渡山路以抵蕪湖至蕪湖水陸轉
尔此一合也何謂十四際江自東流而下南岸如香口
其源直接建德克城渡與彭澤皆通此處不應賊分枝
下船襲我水師乎再下則有黃溢河口其源直接雖兒
灘來通殷家滙宜防與香口同也再下則有大通河口
其源直接青陽吳田鋪諸處宜防與黃溢河同也再下
則為荻港河口其源直接青陽繁昌宜防與大通河同
也再下則有魯港其源直接下方渡石臂渡宜防與荻
港同也再下則為蕪湖河口其源直接涇縣旌德宜防

史倍于魯港矣再下則為姑孰溪采石口即繫纜太平城下而其源直接宣城黃池宜防史倍于蕪湖口矣以北岸言之對扈汊則有安慶山口其源直接太湖合通宿望淳潑諸河北急宜防者也下此為揔陽河口其源直接鼍利河鹿江諸處宜防與山口同也再下則為湯家溝北相城出蛟汊路宜防與揔陽同也再下則為灰河其源直接無為鹿江宜防與湯家溝同也再下則為滁溪口北乃巢河出江大路宜防與萬倍諸處矣再下則

丁五史部侍郎呂太器乞致仕歸先之

大器當　光帝時以王恩熊拜里為兵科冀鄂孝所斜

陳速典速乞奸

為西派山河口北乃私鹽兵販之藪與南岸和尚港相
使吁吸相應尤為緊要當防矣山川形勢瞭然如此
勅兵工二部商合之地必集水陸重兵三要之處作
相地估工如鷹俄亟築堡與蕪湖相聯況汉必集偹
荻港相聯碟磯必築堡與蕪湖相聯分罣遊巡之兵
發陸地之撿務以商合聯絡三要以三猫控北十四
浙江防固矣疏奏人服其詳明然未能行也

然大器寔不附應熊意快立潞議
附錢謙益等去固頗以此也及佐南掘壁主立潞議
文抄録送閣共謝未有云然大器應有後福以親告廟祝
原㬎神州河北靖康溫敦猶費接踵以横拠津要益指合奏而
士英大戚也末又云臣自此雲遊遠涉恐當事者訝以横
姓名遠遺天聽致形踪無寔臣不敢不預為請明訊其
横
應安巡撫加想第臚請北行命吏兵二部酌議
時想第閒毋訃音白請解任同想兵陳洪範指水師步

卒倘薨山東以固懷襄
大臣偕行郷其人乃言
七月奉 先帝容救之
喘臣曰爾以書生受朝
念我臣注不敢下而行
寔不忠不孝之身性有
前以報答殿之命臣死
逆賊張獻忠攻破重慶
時兵民死者甚衆婦女
俱欲手死

贈死雅沐陽知縣劉士○塚山求余事

士燦先以揚郡副使署篆興化、時值嚴厥
強幹赴料沐陽令、北兵至鄰邑皆望風瓦解獨士燦鳩
力捍禦、城破不屈死、
命治內臣何志孔罷既而釋之
初寧南庚五良王接監國詔書不肯拜江督表疏成貽
書良玉倫道正倫序之順乃開講請誅如礼屈內臣何志孔
延攸仰史貴溯入奈逆窺何朝廷動靜也溯陛見面數
馬士英不宜與涎綸扉葉是陞入朝又得
張獻忠僞官

周文江銀八千兩題授泰將羅可軓　帝曰若有此事
先帝時何不計舉祟洲猶攻誠不已時志孔亦取洲就
士英兼言文江不法撥色俱厲司禮監斡朶周
仗退將議處分士英恐失良玉心流寇志孔竟釋之已
具疏請斥謂南中諸臣大逆不道謀立珠藩臣與諸將
軍血祉陵前勦兵江干共誅特大誤何云葉陵謝為党人
主使牽引左鎮以要挾　皇上為門戶出力兼發原任
錦衣衛劉僑私書有黃澍借名助餉勒銀三千語自此
朝端聚訟矣澍復疏劾士英不報時有以澍此疏為正

天潢小人其以士英
實扶良玉非能伯起
者耶

念廣之疏其攻馬阮
及四鎮俱稱射人財
馬玲瓏跋扈王更為中
外忻人切齒

議者工科都李清高弘圖可聘曰以
謝以慈伐慈也
小人同一借題耳可聘是之

戊寅封左都帶
應俊以皮匠負
上脫危初授都督世錦衣
主是復進世封
左都御史就宗
宗周舟次近郊
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敦然決策親征何
以作忠臣義

卿以士英所
鼓君子與攻
人以為溢望
靖蹕厭陽以圖興復命宣
付史館
無以

士之氣五討賊以第曰提形勝江北淮泗等處
鎮九重鎖和門以貯親征之師蓋中都天下
樞求北徐淮北控豫州西領荊襄南金去陵不遠以此漸收漸
進秦晉燕齊必有應者曰重蕩屏地見賊而逃
撫非才殫厥無術即如淮揚兩節鉞不能禦亂賊南下
王泗北一堤土拱手授賊尤可恨者路振飛坐守泗城
家眷浮舟于遠是倡逃也于是劉澤清高杰有
江南之說尤而效之其又何誅按軍法臨陣脫逃者斬
一撫一鎮皆可斬也今宜加重撫臣責以殄寇勿

設督臣以滋蔓制武功可奮而擒親征所至問士卒甘苦身與共之一面分別各帥封賞取息軋濫收俘馘並則并拿伯爵平功既聚畢法益伸無不用命夫以在帥之恢復而加高劉之敗亦加詛為不用命武臣既溫文臣隨之中瑞從之臣恐天下解体也舊宮燕京既失有受命而叛者受偽命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仗命而逃急宜分別定賑為戒將來其或說私為賊行則尤當誅絕北四者于討復國仇之法亦宜具矣而更有言者當北固破君從普天皆當致死幸

而不死反膺陛設益增天譴除滋興不宜概行
一切銓除仍請暫停行在少存負罪引慝之誠又言
皇上戎祚伊始知無刻不以討賊復仇為事而即即
即即即

于南中爭訂即圖之策郤兵擁于腳卻即定第之功

總督張國紀承　先帝命反滯家園意在卻擁則封

擾諸臣之應冰二夫詔臣不服言進兵猶曰事無棄承

迨新朝既正位臣謂苟一義必先進九伐之即不然

永貶一介閒道北進或撤燕中戈戍趾塞上夾王兵

就仇恥哭九廟之靈本安枕宮禁訪諸皇子所在苟倣

包荅之義即逆賊未始無良心而諸臣計不出此也又

不然而亟起腳帥鄭芝龍以海師直搗燕都九遼諸督

鎮拮甲即北出其不意事或可為而諸臣又不出此也

天假之空令吳三桂奉功將罪我南中而用于何地則舉朝諸臣不忠之愆誅○咄乎　先帝十七載憂勤可對　皇天而泣后土一旦身殉社稷罷古今未有之慘而食報匪工如此之薄何怪逆詐人累ミ若ミ朝君臣而暮寇仇昔人云死者作生者不愧仰惟　陛下毋發哀痛之詔○將　先帝十七載遺事大書特書布告天下而後乃興問罪之師○請自中外詔臣之不職者始既命南朝班
奉中外尊敬

湖廣巡按御史孫疏糾承
聚奎先為仰火劾楊
榮王長沙赴任延按王聚奎命從重勘議
榮心風癱城不可朱弁遂武昌故訐
已卯禮部主議思宗庙號以請詔仍為
時忻城伯趙之龍疏言思非英孫按證甚核禮臣頗惑
畤改擬正宗以詵閣臣知固固執前擬上重違其意命
仍之
庚辰詔于明年正月行卯祀礼仍遵洪武合祀制
辛巳大學士馬士英疏為謝陞揆趙命九卿科道公議

疏言二臣清執無党又非逆案宜以陞為
閣銜推為文部侍郎以阮大鋮意也　初
鋮致中外拼誠意稍折一日閣中推詞臣
吉士張涉可惜士英曰以我故人也死酧而
廣咲曰公哭宋林賢者亦來林即士英曰
者東林拒予耳閣臣犯周復從史之願有
卻卻史劉宗周疏自外至大鋮等宣言曰
退士英忿不可回而為阻遏之疏出矣或曰激宗周
上疏者在籍礼部即即中周鑣曰廣不知也然人終以宗

若從此策則四鄰不敢輕覬覦之

周死為正

陞木仕左都御史加銜為史部尚書
瑞為木部尚書戶部右侍郎張有譽
延撫徐人龍兵部右侍郎王一心仍
人龍以不誅寇原官刑部右侍郎
陞御史工炌却寇陀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南京破獄降北復為刑部

詔于七月初二日恭迎聖母

我政兵部尚書孫國紹請增防三輔命

既言為國之道必居重方能收輕從未為江左策安
不曰守河而後可以守江守淮而後可以守江控荊襄
而後可以固建業今日事勢浙覺不同蓋忠在外者當
以荒亂為先而虛在內者又密以根本為急我　高皇
帝建都江南于淞泗淮和等處皆屯重兵雖不名輔而
儼然有藩屏之意今　皇上已封四鎮控勁兵扼守江
北矣獨不曰江南不可狃乎請除蒼說水陸額兵外另
于南京城外設戰兵三萬步亦一萬五千統以能將練
力訓練倣漢設京兆之制為輔其沿江下也請

于京口設戰艦三萬、
步亦一萬五千、統以能將、
辨力訓練、為蘇松常鎮之外
遮流而上也請于蕪湖設戰艦三萬、步亦一萬、
以能將、辨力訓練、為徽州寧太之外藩、江西之屏蔽、以
為朝廷根本地方腹心也腹心固然後可以連四肢、
左右輔翼而為中原恢復之圖如是而後天子
有事五陵用前則三路進勦即以為中原恢復之圖如是而後天子
事成中興之功可次第舉矣先是史料都孝沾亦言因

家做落鎮之意分設諸鎮然考唐之節度非盡武臣也上自趙鄆江皖以壓淮上下江庶等督撫各宜假以便宜孚其兵力使與地諸鎮相作地錯然後無事可相維有事可相援大諸鎮相互而相制撫相制撫諸鎮供重而京師外尤不可也是必補足京營舊額一十二萬然後可以成宅中制外居重馭輕之勢臣謂當今有計者須督諸鎮各置星列以壯藩籬而天子內掌六師以重根本意與國班筑類然竟寢說者以為畏也

大理寺左寺丞前工科都給事中臣

又月丁亥祀高皇帝以下於奉先殿以大

祭以太廟未成故也

命暫停緝事衙門以五城

蘇松巡撫和尼佳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

當事者因非法凌虐、高皇帝乃于二十年焚其刑具

送因刑部審理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

羅織為事、雖朝廷知不實、猶坏鷹狗、訏縱迫勒承按以

指授定雖衆朝晝知其枉而法司無敢雪冤酷慘等于
未周平仄從無除杜此詔獄與也洪武十五年改儀鸞
司爲錦衣衛常直爲侍衛未嘗有所理攝迨永樂得晴而緹刑棄無籍先
始開告密用張而打事件愈多及善長赤族立致忠
籍枝蔓充斥飛誣多及善長赤族立致忠
巨萬招承多出乎拷怨憤充塞京畿欲絕苞苴苞苴弥
盛欲清奸宄奸宄益多此緹事弊也若夫刑不上大夫
仁宗即位首去衣受杖刑章不
祖宗忠孝立國之本及逆理用事始去衣受杖刑章不
貶朴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加必死之刑

當、其血滅玉階內、應金陛
班行、前色氣短神挫、郎
隨、循已魄驚骨、前矣、朝、廷、
直之舉此廷杖之弊也、疏
臣意之曰、廣、疏奏甚力有
有厭衛等語乃命五城御
夫御史朱國昌言臣奉旨後傳聞仍欲該立緝事
知奸念多念不淨心旨請
官理刑之權付之緝事者
日熾

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
內使然欲否耶國朝自設
差遣必復
何
諸內
錦忠
恤錄

目甚至驚惶逃竄聚集停駐連禍無已誠非所願于聖德重光
日後以
滋
之
罪
逐
聽
沉
口

也祇開
升閣子監；丞陳龍正礼部員外原任臨川知縣張永礼
部主事後北兵入嘉興、龍正居家病瘧、感憤不
加去任吏部尚書程註太子太保
巡撫湖廣何騰蛟疏陳守楚要著以固長江從之
言楚地上自荆襄下帶新黄沿江二千餘里自
要處各設重兵宿將一員
楚根本已有鎮臣左良
一荆襄一岳陽一承德
一新黄荆襄全楚門户
在所必

爭但目前尚指恢復則兵將安排無地防禦之
力于岳陽設總鎮一員統領水師五千馬步一
利河口灣泊于監利公安等處以防狡賊之順
屯礼于城陵磯以應舟師之声勢水陸俱備則
加承天陵寢所在斬艱艱賊久踏然未可輕率其
鎮應駐兵于仙桃渓川而虔内固漢沔各湖之
承應駐兵于德各寨好義之民以守為復局從此定再如
新黄峯屬哨聚惟是新黄峯近而德安遠守遠不
宜設兵一萬總鎮一員為之駐防起自陽邏固風道士

狀以聞至富池口鎮清江各要口皆屯兵柵以
黃山伐木作柵外接則下流固若壯猶中原固有三
進之功即暫安江左亦有高卧長城之勢孫泰令
戊子原任大學士孔貞運卒
謚原任刑部尚書盧象昇忠烈
象昇以丁憂督師死賈莊之戰　先帝時贈太子少師
起用罪廢各官復原任左僉都金光辰原官候閣用
先辰　先帝時以御前救劉宗周故謫餘皆罷廢或降調

右內胡麻生胡江係撥科
例轉兵部郎中陸奮飛家
宮、時、起用紛、獨原任兵科沈迅、已、家　先帝、環、乃尚
事、後擾堡自守、抗北兵、堡、破閉門自焚、子弟皆被殺
升李之椿光祿寺丞
之椿以吏部降
己丑吏科都垂正宬疏陳國是
正宬言今日形勢視晉宋更艱難肩背腹心三面受敵
而悍將驕兵漢無足恃宜真虎豹龍蟠鞏建之業哉而

南漫錄　卷二　五

當事世：倫息何之遂望故都傷心龍泰夫亦念祖宗弓劍所藏乎　先帝先后殉社稷之烈乎青宮二王陷淪賊壘望援墟深乎從君以出者守正諸臣寃死百年生養熟參盡為枕髮左衽乎而日來聞文臣錫盤矣不聞賊臧武臣私關矣不聞公戰聞老成引退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日望興朝之氣象知其未也今宜以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則禦不堅且事會之來間不容髮比者河北山左忠義蜀應結寨保聚捄援偽官為朝廷効力若不及今電掣星馳

伏羲仲封是剖天下之氣而生夫礼事之宜亞
分波河淮與河北山左協力五為聲援使兩京
而後塞井陘紲孟津據武關北龍右豪傑並起
旦夕珍矣陛下何不綸素親率六師王淮上宣
石渠戎陣我蓽空所震人切同仇當憤百倍也
庚寅升應安邊撫左都御史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經理河北聯絡閩東軍務加馬級僉太僕寺少卿
兼兵部職方司郎中徼滄範太子少傅款北
書籍大明皇帝敕書北國可汗以銀十萬段絹各數萬

蒲江先生仗義死
義不辱君命出長
燕武邵往之上

作又時陷北諸
行往問先帝后
住○住○詔不敢
金繒載無則名
以紅理河北驛
後紅理乎抑先
行之馬紹愉即
蜱脉許金十萬
錄屈疏言中國

及吳三桂詔諭通和意懋茅言甘
王消息當哀○
使○當○○
人不得不言甘衛
重寄之衛而往
往○○○○
使○○○○
使○○○○
使

遂應解回籍矣今與臣群毓出使可無一言我
上用臣紘理祈命洪範同紹愉將使而假臣一旅偕山
東撫臣收拾山東以待不敢復言北行矣如用
範北行則去臣紘理聯絡之術但卿命而往諸
將官訪東宮二王消息賞賚吳三桂等并宣朝廷
而紹愉似無可這也統希
奏聞部俱請止紹愉改用原任
劉督王永吉詔遵前旨楚第臨行又言渡河而
未知猶以辭朝之舉
一言臣所望於恢復而
致似少恢復之氣陛下為心以天下為心以
先帝之

警北京之駐焉心聽高皇帝之松楸而即念
列宗之艱關況有
北山東之赤子恐有左衽之羞臣更望
時一以整頓士馬
以款戎爲可恃必能
把河而守河而戰而後能
是原請者収拾山
以副北往内痛
之命而完此父母所生之身死無恨耳末又云先

帝初難其人忠直知名者或語懋以宋璟富弼使卒中一作亦不可其失志如此

雖猶卒以忠直見稱

第以宋富弼使契丹故事懋曰此吾屬事非契丹也

安慮巡撫河北之地雖在遠而勿忘

補原任刑科李汝璨御史黃宗昌原官

尋召入京議既而不果復遣還任

汝璨先帝時以建言

命總兵鈐轄相機防捕州

)追定壬升辛
卯補原任工科給事
中魏莫
先帝時以幼齒
入侍
尚書翟銓順慶署銓領揚時任礼部時題請未
為贈慶吏部事也至錫時署銓復為題允然遠年補
人以
慶人爭銀觀矣
守護風陵成兵五千人
誌紀妃李氏孝義端仁
肅明貞潔皇后

授進士陳宴生等中行職班
宴生汪鈺盧象觀張昇之
已今至是借差改京戟與
四方

大理寺丞唐兆恒等同班
皆應授

命嚴汰劉付武戟非兵部督
原任戶科熊汝霖疏請喚群
疏言當事諸臣爭詮空第
心隱此乳坤何等狡不利

如何守淮如何控制秦如何定齊後如何使諸
鎮貢男

北伐册懇：江左而一味招徠揖讓寢露張參始武與武武爭徙文與文歸請夜自想究有何因而如此且閉戶主人翁使首聽之天下事其都李清亦言先皇十文載宵昧不以興亡人知其故乎或倭步低言情躭燕爲則其罪在誅或寡慮張參毒生烽蘗則其罪在兢卒之籌兵畫餉之祿風罷之心不勝其持社是前車也今在庭諸臣不此之鑒而泄泄刑名見公玄黃又如故堂忘　先帝時事耶一時心

吟成諸臣之舌戰何猛然完克迅閩一入蘭艾與玉石俱盡而迄今時移事換獨一夢也將舉半壁山河不供諸臣之全擲不止乎無以調停起紛蓼無以捄亂

物可也疏奏俱俞之癸巳鎮江于永綬等兵判肇基陳可立張應夢于永綬皆督捕可法部將四人剿而永綬猶傑黠相與統騎兵百餘以功遷鎮帥加官銜而永綬猶傑黠相與統騎兵百餘舟二百餘從可法北征駐紮京口會浙撫兩調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三四千戍其地之奎安靜獨鎮兵橫偪

一騎買民瓜半子價民當之刀砍民淅兵把縛漫
枝江中途大隊六月二十六日淅續發防江兵至今備
李大開率之忽鎮兵二三人衝道砍其馬殺兵三人
馳本營鎮帥知有變率兵與大開相擊他淅營生視莫
援大開矢洞脅死鎮兵乘机焚株死者約四百人餘
財物撫臣和庵佳開亂從蘇卻整部伍疾至永綏等兵
開風亟追庵佳兵追之所收資貨衣甲甚衆奏聞命四
將由六合趙可法軍前勦核治而心未幾移駐儀真鎮
江民始安康任戶科熊汝霖言兵至今日百姓視如讐

朝廷畏如虎先成謀國者始為養癰之術以苟而直言無諱者一觸其鋒身家之禍立至且目前來知浙兵為邊兵所擊大吞民者十餘里然邊地方何待執自焚我開邊帥言江北四鎮以殺吾輩何悼不為且意四鎮一開北言必當憤發為雄毅然北伐以雪此恥、淮楊邊廢此土何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供即做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麻永北帶礪曾堂與內遷以蕩籬視之至定霸之地強幹弱枝兵力宜孚頃見樞臣張

因維請建三輔疏推術神京莫善于此當勑速行以成救敝開

革北選御史汪承詔戒為民

以應按賀遂代題故先削籍

升四川巡按劾之渤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本省以

丈和鄭卿巡按吏科左給事熊汝霖言蜀事已為書腐陳士奇按畫今不宜用一弱不勝衣之人渤不穩士奇為按

學則該兵及馬巡撫則又該文武故汝霖及之

戶部以兵增缺餉請勑會議量入為出又請開援納事例

俱
甲午命從逆諸臣以六等定罪
從
兵
將
命各
召對
尋
興

曾命旦使北若款成必無令出　上問何以不成紹愉言使者再往則款矣主款者陳新甲以言官劾棄市故恐上以如此新甲應邸諸臣無應者獨詞臣陳盟朗應曰可　上因命邸并察覆斬新甲者時諸臣恐相爭論勢且前鞫遂退既而工科都李清等言新任中樞楚撫喪失者為衰陽河南汝寧南陽歸德等郡即恭皇帝飲恨上賓禍亦繇此近聖明御極雖追崇尊號然舉葬莫遂徒想遺容于子劍想亦不獨旦民所痛心也且新甲又誤聽張若麒言出閫催戰舉五鎮八

為之精銳盡喪海濱令者皇叔淪陷其病原此不以為
深將舉而功之乎若　先帝以不世神武屢呼韓而紮
頡利是其壯懷追虜冠交橫內帑如洗欲緩餉而兵且
脫巾欲加餉而民已剝由故以憫念元、至意不得已
誤款此亦　先皇所隱、茹恨而不欲明告中外目民
以弛我戰守者新甲乃諺行抄傳可乎當日刑部初批
猶緩以秋朴　先帝竟改棗另擬加之立決蓋惡其以
浪戰誤國又惡其以主款死也若揩
新甲為杜應與朝雪則以未失一城、未喪一旅之總督

鄭崇儉因人巧部立肆西市然諸臣雖微知其冤而未敢顯言正以封疆事重寧嚴無寬耳況新甲罪狀再頒天言仍始原擬又給事中袁彭年陳子龍將新改吏部員外倪嘉慶為户科給事中察核省直我報從特疏爭之遂已

大學士高弘圖等薦其有心計故也

丙申左都御史劉宗周即言文武將相未盡調和宮府未表裏多出權宜又以紀綱法度風俗人心為言俱嘉納之

命速議開國靖難及正德天啓慘死諸臣謚

時靖難諸臣謚雖奉命旨然以人遠事湮又礼臣碩揚
時將祭南海中止至是工科都李清復舉崇禎時前疏
請之得旨速覆礼科都沈胤培復申其說于是署礼部
詹事府少詹事王錫爵始相繼題復矣
丁酉以杜弘域楊御蕃年文緟丁啓光實國寧胡文若補
三大營各總兵官弘域等統一營至五營啓光等統六
營至十營
命推補原任戶部尚書于七應等
從忻城伯趙之龍請也前此熱臣所薦無任命推補者

來平伯劉澤溥請宥故輔周延儒勒歸銀命刑部議
時輔臣曰廣思澤清疏忘其漸干紀改故勢傳不
今發自言路奉有俞音然後下澤清疏止批有旨
既久無言者乃票發部覆不允
戊戌命校原任鳳陽總督楊邦憲
原任戶科熊汝霖近
委南北諸鎮非之雄師不干此時渡河而北或駐
戎抵德河節制鞏絡直待長驅入境使欲一
筆江南公然向小朝廷求活乘且闖賊遁歸志在復讎

及今速檄諸鎮過河拒守一面遣使伴虜回轅然後合五鎮全力公道而征或如周亞夫之入武關或如王鎮壯士東行以佐之戎狄中有如史思明者使其自圖許忠之湖渭水直搗長安出其不意仍檄蜀中銳卒河西以重賞則猿猱之奔不日可懸梟賊可以戚虜捴在我內外文武諸臣凡事實做急做無緩謀論無遲時日而心又言大典雅屢排彈文然毀家捐餉宜令先爲事官北行命校議具覆

撫軍侯朱國弼疏枚卜會推全五府不允

以劉宗周疏糾也時閣臣弘圖知士英未可逐恐宗周
再疏水火益甚大為
庚子高壽聖節帝御殿百官朝賀
詔者以為國哀仍宜做宋高宗、光朝故事
升開封推官陳潛夫知為
壬寅工科左李維樾請改設北馬酬北以正名義從之
命上供應用諸物須內做門衆奏熟過方發部備用
工科都李清言　皇上自中州播遷梓後兩涕風俗桂
艱難光武之不忘參飯豆粥唐宗不忘貧衣做食皆從

安樂憶艱難蓋以勵儉也若　皇上持此自厲則安不忘危修源塞矣非然者用必至多歲多歲必至厚歛厚歛必至煩刑恐全盛之天下膏血亦難伺況半壁之膏血有幾伏乞申飭內外廢無用之金玉罷不時之傳奉勿謂奢小而爲之錙銖点巨萬之開端勿謂儉小而不爲巨萬亦錙銖之層積奏俞之

詔諡廢大典子孫不得擅求贈奏者禁

諡山西巡撫衛懋德忠愍隨州知州王勳忠愍

壽以城陷自縊懋德先事革任聽勘賊至督戰遇

追贈宁遠直生開國功臣
臣宣勇方略三等精
厲加亟先此弟子業

宏皆礼臣循
不称礼科張希夏疏駁之吏部尋復贈官
命事係兵机者照例寮封下科
叅加革閒部擬将于永綬戴罪立功降勅
各三級仍命自今兵将調集地方俱聽撫
追贈開國功臣
額國公傅友德贈麗江王謚武靖勝聡睿陵
従工科都李清言也友德贈麗江王謚武
王謚武壯倶塑像繫于功臣廟又贈徳慶
國公謚武定遠庚王獨漆國公謚武威長興庚耿炳

文興國公秉勝庚江興祖勝
興國公俱謚武愍馮國用武
翼丁德興武衰朱世傑忠烈
茅成俞廷玉俱武烈
即武節將成忠北花雲忠愍八人皆已贈者
羊從逆諸旦戕命法司察有確據者先行撫按解京正罪
淮揚迎楔玉璽奉以皇太子及二皇子皆過害開
時有未任陽春縣典史領元齡于五月出郡見聞敗奔
被吳三桂兵追去北又傳言皇太子幸于亂軍定王永
王俱于賊走日過害于吳三桂宅內皇城宮殿太廟享
殺各門俱焚惟存正陽一門前三門外焚却更慘突據

元齡言以開、者流涕

甲辰草原任漕道蒞慶戒飭

兵科陳子龍疏糾其貪也廣會後仕北復官參政

廣從龍內臣屢尚忠田成張執中等各弟侄都督同知世

襲錦衣衛指揮使

禮部尚書碩揚嘯疏糾從逆臣諸詞臣命察議

疏內所糾、乃周鍾項煜、楊汝成楊觀光、楊迈鄒陳名夏

何瑞徵、韓四維高爾儼薛所蘊、梁兆陽朱積魏學濂、方

以智等也

奪改輔溫徽仁蘇國龍延儒官僚挾理
御　　史鄭友玄言延儒之貪倍于國龍體仁之奸又毒于
延儒今延儒國龍皆相繼服法獨體仁以先死通珠體
仁陰狠性行酷類李林甫而賢士之罹其毒者八年中
圄圄無虛日更非天寶時所有乞將延儒體仁官廕贈
廕或類點嚴追或比秦檜誅醜之溢貌其奸慝勿令國
祝獨恨地下疏奏追奪有差延、儒國、龍死、徽仁閒棄憤懣
安、有於廕官、御人訊

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即
日入京

丙午晉輔如初加疏陳分設四鎮始末且請朝見論是非

疆臣論功罪當約之

初四鎮垂泚楊都可法不得已許有警時各安頓家眷謂彼此有分可免猶豫且謂之有警則無警不得駐耳

然以調停故坐罵北使者恨之

誤旌北都死難布衣湯文璽

原任戶科熊汝霖言北都一案臣嘗訪之耒者確知梁兆陽楊觀光何瑞徵為從逆誅謀之首侯恂書欽程為

出獄謝恩之音方岳貢魏藻德為見朝報名之音而湯

文瑾以布衣死難衣帶中藏有位非文丞相之位心存

文丞相之心二語賦兵此以責陳演斬于市應揭出以

悼史又言楚恭王揚基送一武昌以曲媚鎮目蒙面受

事避賦甚巧虐民甚慘應勅部核議另示處分劉督王

永吉聞変思歸明告切責旋不愧死臣知永吉才尚可

用然亦須先定其罪而後徐開使過之遂憐才伸法庶

幾兩得疏奏命核議未幾鎮左良玉疏言已不受婚

語意驚倏

戊申户科羅萬象請以副榜充貢不允

閻臣擇意也時請贈廕者多皆以遠年冒乞擇一祭特之然自他輔票擬又每得俞旨濫觴遂開

兵科陳子龍陳防守要着命速行

一曰北使宜速臣料虜今在臨濟聞者以安民為名不

過建州來騐或即我降將為一大衆南下而我玉帛待

諸境上城下之盟國體益傷宜勅左懋第陳洪範等星

馳渡淮先齎勅諭往而令馬紹愉等護銀幣繼行沿途

將登極詔四行勝衣使諸臣晚然知有共主則人心尚

可鼓心一曰河淮當守淮自漆梁以上秋冬之際沈而
難守河自徐邳以上緯德沛雉之境荒遠近戰今我兵
特為江北陣蔽四鎮兵單耳劉澤清把守淮陰劉良佐併
鎮漆泰差為浮策揚州無藉兵守高隄之來安撫家眷
今秋氣漸爽聞其久據進取自當速往徐邳本信控黃
河上流黃浮功素稱忠勇亦當移鎮符離宿州以便東
西策應其應用粮餉當先行會計陸續措發移兵之期
斷不可過此月矣一曰防江宜察數月來料理防江兵
非不多將非不良但患統制未一分信未明號船隻鮮少

令
孔
平令黃襲班未受事而
之師但當晝示信地凡
諸營是兵船皆附慮之令其
上有郭鴻達之師下有黃斌
廣石慕卿黃二帥須兵
仗當即日給發令刻期
受事者也
備聞逆命速議
楊玉永吉楚督年文綬楚撫
擊完四川貢生吳邦策
先是邦策窩都門日
歲之髮中至俗都邦國
變抵家死難刑辱因辱潛身
叛北盛

逆桉官誅戮文款、臚列姓名內戚方即棄去以崇禎十六年陞韓而誤刊授戚疏排回命擊究迸邦為是庶吉士劣也以字類重出且數人訛耳時終以排笨錄已面奉次府通判朱統鈞疏請保衆不允古謂先朝之壞、于保舉不必行內傳户部左侍郎張有譽任漕儲道上召對御札多本部尚書閻鶴高弘圖等徼有聚斂之不聽

兵不可派有舉不與排柱歷陳諸事原委洞如指掌固
祇一語不能對類亦已至矣以尚書周堪屢久不到
任傳升有舉為之議者謂且咨院大臣等待升漸之勤
有舉力辭不能從工科左李維樞言當此軍興浩繁有
舉紅減通才用甚當乃臣同官童正宸請倣御札閣臣
孙閣等合詞引咎豈為有舉爭哉今日可用一非有舉者
日可用一非有舉者漸不可長耳我祖宗鑒古垂憲之
意宏深政以大小相維閣部不得尚推人以甲乙互議
臺省皆得與聞故景拔在中書忠其威福封駁在左掖

存其是非中旨傳宣未畢、見偶有之正先
臣到健肇
之而已報聞

四年
皇上慎持
庚戌命馬上差官催礼部右侍郎趙南星
主事
事業遲秀以都察院堂上官涂仲吉朱永
秘
明以翰林
兵
部侍郎趙南星周等棄擬者閒住鐸也前趙
升
何楷令趙升遲秀遂為吳已藉口矣
辛亥上傳
旨
賛群策旋鈔故都
乃自殿爭

敬業馴至穴閧成風封○事○罷○勤○廟○和○安○在○先帝神貺
獨斷彙納衆流天下事不○○○○○○○○○○○○○○○○
武大小諸臣鑒于前車匡復王室昔漢宣起于艱難丙
挹令志唐肅典于靈武李郭同心今若祖公左右
玄黃天下事不堪再壞茲特諭尔諸臣和衷集事例須
之交讐忘康節同車之雅嫌泯復恤朝廷以此望
臣尔諸臣以此體朝廷意不則祖宗成憲弗尚姑息特

諭

後原任御史毛羽健原官

羽健先帝時曾糾阮大鋮楊維垣後坐表揚東林
兵部主事陸澄原所糾革職
命高墻庶宗除謀不軌另議外除盡釋放
命起用鄭三俊姜應昌啟可壯孫晉等
從兵科陳子龍請也可壯後仕北為刑部侍郎
命都察院嚴禁各衙門詞瞻
御史朱國昌南京文武衙門自勳爵部寺及散秩首領
皆受詞會膳洛禁平民故禁之
壬子大學士高弘圖等請建中宮命候皇太后

兼經筵以公弘基知經
知經筵詞臣我謂
官
太僕寺少卿鄭元韶
之
元吉言高傑開兩
其巢穴而之者鉤
之以孤忠長規
相脅今款金既

催科　皇上卧薪嘗膽以湔嗜好
早朝晏罷以作宴安日進閣部臺省諸臣戒絶玄黄
收謀　邮几行間兵事各疏一一簡出面商批答不許
司廷　詰促之
史科章下部覆行
一曰惜人才北都淪陷忠義志不圖生天下之寸土
一二　燕趙豪傑齊魯英秀秦晉雄宿不可復問天下
六三四大河以南仕于膺者又以汗溢死灰難
才十　燃
天下　之才更十去五六所留以資中興者僅在荆揚
益

之間可不知愛惜乎廟貌
來可不嗟于之才一日
係爲人求民生係爲今
之品八面之才孰爲望
撫奚嗇無能宜留宜去
無快一日罷俸册吏部
法成不變令掌故無愆
親押屢遷珠迷不調難秩平
其道何由必據呈牒咨
訪是易公舉爲私訪變明試
暗報之行推立限勢不
容緩一曰慎名器國步多難
方
爲
進
移
貔
寨
練
政
淑

殷忠智定策既成厥賞共餘復人自請叙將使金銀
供其印來帛不充其錫何以免瓜果之誚息繁纓之
哉一曰特戒掌用人獨歸吏部非可雜採自旁求來
武詔旨得自擇其屬有容送有薦按有奏討冢臣所
其餘幾何宜一味銓註無使政出多門一曰重卿守
卿守上制司道下制司理欲行其治不得変通之法
若陰體貌重事権功績茂者晉秩加等兵衛要地必
治賦長才兵使自練粮使自儲才使自按六曹條史
株所謂詩賢守一勝雄師百萬也一曰補懸缺長吏
員自得美迓戎文論不

扶無如今日人無數事不服給則就近遷補勢不得不委之該撫按山左右河南北遷本土後才庶安江淮以南諸長吏撫按所與共安危禍福之授綏急有資援成敗功罪為力殊易一日大用人撿乱其可使凡俚近器使俾功名我宜將廣劾核瑕瑜容覈本末緩條用舍酌年資審才品應陞者陞復後者復一考之士不已汰乎今即破格拔才新宜以年為率使宿其業吏不數更久任以責成功近減條行取及未周古官

郡吏戰心供戰鬪多應之一
曰諸雖吏文武諸往共寄封疆則共宜死事迎者迎賊
長驅望風奔竄不斬誅明之住安激報國之氣即有智
謀勇決可收效桑榆亦必定罪案徐論才誅未可遽釜
除事以改作門一曰飾廢官宿過之典興志士乃勑法相守則士更始所
以作天下氣也然爵先重不自靜聽親鍇鞏下或儀然知思今
恩詔吳中許地方除薦乃不得行金懷刺殫相接也條例廢官罷吏不許叩閽
陛見宜加覈正寃所言皆切中時弊

副原任戶科給事沈猷沈猷言臣親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即保江南即偏安尚未穩
故、計宜止○○○兵○餉○戰○守○四○字○令○改○為○興○即○思○危○四○
字即一二人之用合而始以勤臣終以方鎮固圉恢境之術全然不講物
臣矣、後又開以疎落奈轉矣扈又宣傳復厥儲向人
心望、矣輔臣曰卿正直忠誠么麼小臣為誰驅除聽
諸將使其閒上章不錄通政給約當在何途內外交通
神蓍五像飛章告家墨勅斜封始自此始可不嚴行詰

先帝深用杜將来至厥衛之害損者借以樹威黙者固而利人：可為長遠事、可作嘗試緒紳恪裕所不必
小民雖犬亦無寧日　先帝時正此一節未免府怨前何以失即知今日何以淨事不遠後事之師思先朝何以使帝為念宗藩而聞冤先逃誰孔社稷保衆換換如盡
是殃民則今何以使罪不萌而維城有賴　先帝
重式匡而死綏猷悔十無一二救降疫危扁背相踵令何以使賞罰必當而成惠易行　先帝委任勲臣而
則今何以使
官舍選練一任飢寒疫藉則今何以
使

文書有用和容氣是保　先帝簡任內臣而小忠小信原無足取開門延敵且據傳聞則今何以使柄無旁採而思有餘也　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遺才皆關文臣而遺才皆指謂趙宰執罪狀底則今何以使用者必賢而賢者必思事急矣及今為之已遲再欲不為何待釜遊化為灾陛下試不知何說疏奏不久

疏言嗣昌當虜入犯時不宜盡調勤兵有緒之虛衆并

甲寅戶科侯嘉慶追論趙輔楊嗣昌謂度事方詰削官廢

孫傳庭等來地狄廷氣日蹙時
欽、寬、嗣昌以自、款地未幾楚撫
嗣昌招其五世塚遂有當日不
為無功之褒矣

七卿大學士鄭鄤以爭來厥不得俱乞休不允弘
因又請召還督輔可法報聞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車駕祀先師孔子

禮科都給事沈胤培言恭遇　皇上
傳制祭先師孔子親聆
天語責衛臣盡戰夫朝廷之禮有升
殿之禮有視朝之禮有升殿非大朝

賀即大紀典未開可開以傳宣而有超班奉事
況崇儒重道宜尚徐緩刑何對越先師之誠未
肅清好究之思若日食之變尤有可言春秋書災皆謹
日食大臣小人凌君子之象今之蒙氣強半在
旁于私開黑白混于公堂則意見蒙之干進者
必陳情者拿滿公平則利誘蒙之而且封事不
則蒙于戎掌匿名屢揭衙衙則蒙于風俗祈
上獨攬乾綱專精吝藻日升月恒自今伊始俞
丁巳命舍詰先正和諭功從吏部尚書徐和鼒等請也

先是諸子應天府尹吳無咎人于萬冑梅諸族子得
世杭州千戶奉祠後改世錦衣衛時御史黃洲六由嵇
籍移杭籍故為萬後之英謀求改伯石麒等疏即附草
也工科都事清獨以為不可曰以忠肅功即公侯之非
濫伯況于伯然非其後獨不見開國功臣廣德侯華高
辛無子約養中弟乃以加遠不可知之族裔耶時同
臣陳之遠心庇之英又援安卿伯張與侄勇世襲例吏
科都張希夏折之曰勇隨興有血戰功之英有此否議
遂詘

兵朴陳子龍請優卹仲吉祕澔以塗諫不許

仲吉以枚黃道周述林潤以浙衆人爭列宗周不當旅

祝遠故子龍薦之

述雅户部左侍郎抗有聲本部尚書乞之

時部科議內傳不可長仍宜舍雅以存祖制故也史科

御章正宸復疏言舉動當慎報聞

命補河南巡撫及缺官無察規避道府有司

升吏科左熊維典户科都給事中

祀補爲應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升礼部右侍郎王述祖

左僉都御史趙睿川湖雲貴廣西等處
起升原任順天巡撫楊鶴兵部右侍郎
來平伯劉澤清疏攻憲臣劉宗周
先是宗周疏出都中謠紙有云
來林為不軌詩更言四鎮方修行署將入清君側縉紳
發、旬日方定、越數日澤清疏至、列己有功無罪、且言
宗周若誅、即卻戰來　皇上賜劍、語狂悖、上不得已
温旨諭之

礼

科敕致敕年疏斜宗貢朱統類報聞

上前曰虜曰皇上以貶

以序合立何功士英厲聲曰且無功以尔挙欲立珠落

絶意奉迎故成旦功耳時時閣臣士英與曰虜同詐統擁寫京師逆来机件曰虜

大衆謂從逆挙皆曰虜私人而迎立一節曰虜又特其

藤松邊撫和虜御請定三关貯賦

虜住言西北隅没財賦皆取給来商供餉非舊可比

請委原任廣川府推官顧後虜奈各郎卿紳會議更定

議疏不由通政司以他官進影響疏之事非體又
請覓熊汝霖抗言之罪以昭聖度通政司到士稽亦言
統攬越奏違制自求罷作俱報聞
已未浙江總兵王之仁請開七金塘大榭允之
命優恤前國公吳三桂父襄
襄故總兵前京師李自成勒襄為書招子三桂降三桂
不從遂并妻祖氏及二子一女皆被害至是三桂始書
劉澤清期合兵滅閩澤清以書聞賜襄遂因公謚忠壯
祖氏贈夫人給祭葬

升編脩撰迁○尉左庶子孔
廷麟以纠物制昌詗
後降北役為編脩
庶甲諫迁原任副督王
河南令吏部堂司官
绩業故也吏部尚書徐石麒疏言　皇
猺朱北騎方驂寇烽
粮于饶豫报又責其自续纽甲具狀
累鉅萬不煩　皇上
主藏吏一錢擘如
有一人為欺使

利猶重任可以膺試
許惠準施行於

入毒龍之潭而探其珠走猛虎之窟而拿其子則必懸
千金以募死士然無千金豈不得無數千金不得無數
萬金而拿其子則必懸一以敵億萬之勢又如有兩人焉均為是年五老駕舟海濱其一人屢遭風顛覆其一人屢有風雨奈然後之航海者則必就兩人問之何也以猶愈于遽感失向望洋而若撫舷而嘆者之兩臣尚能和輯將卽申明紀律而
皇上又不煩矢鋤蕩惡之勞為齊旅經營此間部馬士英與臣為封疆共事而不得不植宜出此疏奏命另推豫
撫

加閣臣可注水保其
少師曰廣太子太保武英殿大
英殿大學士鋒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弘閣太子
法蔭錦衣衛指揮僉事徐俱中書舍人
辛酉復石原佐司礼監太監李承芳入内
承芳　先帝時以
壬戌升刑部左侍郎賀世壽戶部尚書
御史楊峯倉場
命陽北撫兵楸大
子漱滅隨陵滅敵北
行

澤溥至北面不迓
復設東廠札科赦款年疏陳鍋級調外
彭年言　高皇時不聞有厰
立東厰命內官一人主之與
不見正史惟大學士萬安
言之亦不聞特以緝事者副
直瑜年親寫東厰尚銘有罪
矣再戒于正德其紐用事者則丘聚谷大用張銳等也
初皆倚逆瑾煽虐猶八黨之禍
酿十六年之禍天下遂
駭然三戒于天啓之季逆犯
之禍幾危社稷自此而外

列聖圖無開也　高皇帝十五年罷置司改設錦衣衛
不通刀仝待左右如漢衛尉唐司衛卿與宿衛宮禁耳
太六年詔內外欲毋得上錦衣衛諸大小成經法書終
高皇帝世錦衣衛不復典詔獄　文皇帝時諸生紀綱
甲馬有請設指揮為都指揮僉事典治詔獄未几奸利事
覺即日捕誅自綱而終　文皇世錦衣雖典詔獄畫可
領諸而已其後莫重于陸炳事尤莫重于北鎮子
者指揮次十之八族校次十之五歲省度支我
窮困姓稚傾海內然以庶人伏誅詔下革侍奉遣
數千戍

一時翕然稱神明之炳位師保參論繇領宿衛則光祿勳也刺奸則司隸也分將相任則古大司馬大將軍也自相當咸寧侯鷟無不曲奏也中外重足而立殆矣到聖雖時有禁衛之事取備官耳夫即其時厥衛之興廢而世之治亂恒因之陛下試考鏡往事深維得失則旗校緝事是否應作可得其槩矣頃　先帝朝不嘗任厭衛乘勢訪緝乘乃當世大無不營而得之宮中外自有不脛而走之賑逃網之方即從家網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反資發奸之人以作奸始猶帕佩交際馬人情所

有之當後乃賜賄百千成桂重英之於之進愈私而事愈逞之間愈曲而貴永究官長不能行法于吾史陛辛醸乱形乞陛下清鑑擒用舍之術法司捉捕之責以杜奸萌則綱事可以不設成命可以立回疏奏責以狂悸詞外吏科河南道俱疏救不聽到部右侍郎臣孫慎行等

史提督楚援軍務巡撫承德袁陽等疏

起原任到督丁憂以楚以兵部右侍郎臣秦燕都察院右僉都御

癸 命 戌 升 南

北 同知

以章城

坐會故也時志漢已仕北京刑矣

提問原任蘇松巡按王以志舉

作樟先為兵科以糾楊嗣昌高起潛誤升今

戎後降

原任郎陽巡撫王永祚

原任總兵張俊棟本寺少卿

光祿寺丞張俊棟時以先机成

楚崇禎時以先机成

原任戶科都給事中

甲子內傳催外解找根

旨言勿違內任仕庶回轉臣弘圖幷臣羅恭等疏此

今軍興旁午外解無幾若欽部催全完限八月終盡焉

違內旨地也

」

革原任巡按山東御史余

日新戍法司提問

以開支冒破也

浙刑部貿世寧按上從城六等條例着再確擬

一巡領兵赫策謀危社稷卷即應條不宜末減一督

撫提兵降城情罪枉重不宜列等一四五品京堂及

晉
輔如可知疏請名鎮兵鉤
以國進取命户部速
於

科道翰林受賊要職并降
庶官受偽命如科道翰林
吏兵等部官又封雅
方司道聞變倡進者不宜
止于流一献女献婢
媚賊及
可法言近閱諸臣條奏但
和催兵不為計鉤天
下宰有
不食之兵不飽之馬可以
取進者目前但有鉤
狠可應
日清皆因名心勝而實業
不脩談論多而成功
紀少過
扎仕路
又言國家人才日

清狗台省之缺則曰擇賢遴兵戎之寄則曰此差事不足煩大
若乃掌北推使部姑俾庸人候用俟更有同見哉即
特簡又必百計求全一事不做非托病則親官去舉
精神力量盡用之做官無為國家宴安等兵餉者
帝皇、求治卒底于亂蓋由此耳今時事益棘復糜
必以討賊復仇劃入堵臣之死憂除却冩兵等餉
議詩除却治兵治餉別無人才如掇拾浮珍爲引市德罪
無故如巧猜華衰厥薄頻誅或倚趨轉官虛應候事罪無

赦以後陞遷考選必須
之人則人才必奮而事功必出若空言計賊空言
旦能言旦亦能言即草野書生少明君父大義陋
安者亦人人能言安在空言有濟已勅近臣將在
人才合併打算某塔治餉
兵即用以治兵某堪治餉
治餉其治兵者或為危疆督撫或為要地司道
或為戶工堂屬或為各省藩司但論人不論官人
可小就而後悉破格之遷官小者亦可大用而
宏之效其餘一切不急之官姑且緩用不急之務

行則中興之業成矣

逆賊猥歷以忠被戍都僭王

詣王及檜按各官僕夫所在兵道元逢降賊

升礼科都沈亂始太常寺少

七五命礼部選堪任監司府

量人地里補

命法司提從逆張燁熊克雅薛弼孟等

從尚寶少卿程正揆言之

後北兵破南都正揆亦

為內

院辦事

行

辦事

升尚寶少卿徐一夔范鴻臚寺卿

命優恤湖廣殉難衆人賜卹祭

萬某等為從逆御史喻上獻閒萬閔賊偽官將用之為

策自縊閒先編墻死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周言南都定鼎福建江右皆為首藩江右之事則合三省之師不十日出

鎮南揭肇廣西梧汀漳有虔

郡陽福建之有浦城建陽東連溫處北距水陸所湊在

于衛州衛州之北度鎮雖為孟豹所建訊之皆度
等有軍即令三省之師亦不十日出我塔外誠以
之鉤接濟度鎮以扼東之
分駐賴州衛州則臂指形成落屏蔽固矣一曰復
而後可都雄陵無京雖偪
天壽陵寢所在食息不可
復晉宋南遷無意北望皆所未安今燕京道遠不
宋然漁陽盧龍悲歌慨
未陸沉可多方勸率劉日
永幸比許不
篤以

修龍盤虎踞之業此
討賊自古王室不廢入援崇禎初年以客兵
入援者動輒遣還手足頭目之誼盡矣今神
京顛覆四方恬然誠欲矯情鎮物無動寧功忘亦種師
方激厲克詰狼皇策其蓄
所窮笑之乃今多方
氣名諸侯師咸集江上乃警期北伐此二務
討閩賊而後可平群盜凡群盜之起皆假閩
悍將叛兵又假群盜為名實欲先平群盜則
日以恣宜先大討賊以計潛弭群盜宗洋在
河東張所

在河北招集一新恒八九十萬收益兵資賊糧但
才旦信江南半載之
約下已拆大岳飛言動三之
集歲穴未固親率六
帥北波則將士氣作中原可
今決意用飛言中張
不足北三矜乙一回
先理山左山後可復山右山
皆古帝王都德義所
宰決無拾十四景天子自僕
左右
理中原雖論計自全
某以西籍捌以北擇汗張扶
當一中州闕有張遮
孔他之使奮臂其間哥陽蒲板必
闇風相應山右政復
真保自還薊北兩翼以扶陵突
真

為行有推宿重兵使自我守
不煩天子待達北四
一日先靖河淮而後可定江
漢先數年臣過清河
平汶上暴客飛馳有司莫禁又以龔授于朝薦招
下嘗數千人且私嘆曰舳艫
命脉盡于是矣誠索
之力以佐淮揚誅叛魁散諸
從遣選十五以佐西
討如
是則河淮清而江漢可定由
是一意以理新黄淮揚
為江漢兩眼此五矜也一曰
先復承天而後可以
收全
楚承天楚之即都王氣所鍾
與獻陵在焉卯之當
復菩
于衷荆州矣衷陽在新鄂之
衝建衍水下楚據相
界賊

所必爭荊州西窮通蜀夏水水一日千里雖得
不足守復却而後可
之道北六務也一曰先鎮滁州而後可固江淮滁
內與樞來走汴應紅心大柳二驛之南
浦相直其地皆坦平四達道賊亦必趨有大城重
于其間則中都之勢不孤維揚之形亦壯天長六
苦風雨樞互城增池河兵築大柳城于樞衛二都
北文移也一曰先定進取而後可攻鎮守令諸禁將盡
皮葉諸曰取洲南則鎮洲南取洲北則鎮洲北曰
取河

北則據河北取河南則據河南欲割中原之地以捍
使欲避萬一之功以分節
我然觀古名將皆規畫先
利焉應之今諸將士如流
尾閭欲其時至何日乎誠
欲克復河淮必先直趨閩
蜀進勢一丈收勢五尺畫
無所入之誠如所云湖河南北隨所自取以為軍糧
迂亦何新焉此八務也一曰先樹儒臣而後可用武
自棠棣以來遠圖日絀故者皆謂文臣不如一意右武

然自十文年中八九大將能征貢盈無有不
死功者一二耳狄自唐宋以還儒將策勳綢
明典尤盛于燕羅通薛雍王守仁之徒指不
勝屈儒曰致命而武臣不敢不死儒臣立功而武臣不
于風力之司按其骨幹識者以行三軍犹風習耳此
凡務也行此凡務而一本于克己防躬者
禮樂而後刑威先仁義而後功利先家邦而後四海皇
容用事每選兵自衛動輒先走請將皆與賊通
問取一
憂閒狀我王取將謀
唐時靚軍

棚一縣坐合特延引成月李德裕宣制乃約監軍臨戎又約諸將不得取一棚一縣焉功今元逵取弘敬取洺州茂元取滑州彥佐汚取潞州期在平河北破降此一法也宋時南郡削弱呼兵不應文天祥言宋慿五代之禍罷藩鎮雖捨尾大之弊而勢不振逆賊過州縣無不下者宜分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興除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鄱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揚州貢長沙取鄂岳取新黃鄱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宋人不用天祥而

國終不報此一說也今責諸將取湖河南北以分
其勢徐稱同意責嶺東來協潛江右以福建嶺南協浙江右以
出都陽以臨州出我塘以加援皆亦本于天祥所謂先
措置而後用人先具舟而後名工亦次第然也

科右馬嘉植疏言朝政奏
音田話已宵之

嘉植言比者舉動乖張決
事顛倒節：馬搖撼根本
之權仍候上英出流弊必至
險特之以傾動海內漸使人
主疑外迓進言指為姦激
論事指為迂疎堂國家之利

董言董諫則云日者既奉熊汝霖俸復取表彰寒諤為狂將以矜阿取媚為不狂乎以獻替為悖恣為年富以以詭倭依違為不妄不悖乎以盡言為近名試觀從来遠猶勢救深詛以近名者亦有幾人乎其言救厥衛則厥衛問救害不旋踵一入鉗網附會者多忽氣愁結上干天和其言大旨則云士貴向後主尊上人軟則百姓惑下無可信則事不可何史對寫詰耑是辞也使之汗流決背請死無地且不須與朝臣水有此梁家之其言當緩則云我方有事中

起補原任吏科莊烈帝即位召對各原官

丁卯山東濟寧知州朱光生員孫龍泰御民魏立芳等各

皇太極四出勢必詔令不信伏求

減民間歲入有數水衝不給勢必取盈于民勢必催督

原官陰以測

疏請兵既而不行令補道官而已不能救也

其朝廷與東南窮百姓共守此一塊土今額餉有增無

兵食四方急

元宄

直得吉田話適太后

田畫救

險誰為

禁 先帝張公等制 卷 三 一一

是 方起補後仕北

幸 未升户科左葦朝爲礼科給事中

原任 大學士程國祥子衷初其流請卹不允

命淮 撫嚴逮從逆各官弛戍敢敢以吾政地時加派過多爲寇戕民也

閣 臣士英疏列奈時事錢位等

起 也時、亨已祇淮、先與劉澤清善、流爲北使、以從逆不許、湋孳先爲閣臣偽直

與 澤清善、流爲北使、以從逆偽直

獨位坤

指蕪湖地城呈見又附北役五給誅餘俱南逃
皇太后至南京
先是制臣士英詢知
太后所在密啓請令內
將王之綱迎之令李際遇等護行及至各官迎
於江干上
施迎洪武門內各注下
浙東陽諸暨復亂
兩邑向有許都之敗雖
誘誠厥渠然餘党尚伏
通氷大
興募兵勦平以釣少抵
杭南漕剿捕至諸暨許
有司令皇甲泰旋勒定

命速從速迎駕火喻
左都判宗周兩斜也率先從逆者、為喻上獻
今者為朱希度、謝禎固、陳羽白、余必孔、蔡鵬宵、柳寅東
張鳴駿、熊世懿、偽命無被、或持戈逃者、為陳昌言、馮垣
登、周亮工、判令尹、朱朗條、金毓峒、魏瑄、李桂、吳和甘、張
懋爵、倫之指、莊談、江永和、鄭楚熙、在差逃者、為蕪京、余
日新、向北戎留戍逃戎叛向、無下落者、為判寇幸、俞志
虞江宗文楊尔兆、傅景星、成文談、徐一掄、俱應在六等。
又言徐眷心迎駕不終向棄官、復璋望班沈向迎清不

終、而棄官、侍從例轉、楊仁愈迎益兩淮、尚未報、代而往、
御史、希度寇來、嗾駿昌劾、非迎也、必別後供北益、
處工部副使、坦坐已被、閻逆刑夫死矣、
修撰士春隙、以趙各原官、升庶吉士、隸于敞、編修、
同井編、
士春以言楊嗣昌奪情、干謁以

贈
光祿大夫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貞
趙
國公謚文貞
李
申起陞軍夏巡撫陝西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總督川陝等處恢勦軍務
地方民変之遠以父累告
坐降削籍之遠後仕
北馬學
士刊行列仕為編修
陞編成僉事遷其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河南兼

師孔士英戚揚文於公云
縣廿主事監軍京口
陞太常卿朱之旦刑部右侍
改戶部侍郎總國事馬兵部添註侍郎
郎
時原任宣大總督孫晉推戶部右侍郎閩已焉內召文
選司郎中王重至云欽根本既而止及推晉巡下
復抵補疾宛然院大銭詰人云、我阻之也
命修西宮

欽
定
四
庫
全
書
卷
四
十
一

擬奉皇太后旨之
政文款命之

一定官制地狹則員宜省差減則款宜裁事紛則官宜

倂時隸則才宜儲此在內者當擬又皆多則官冗

慮撫多則力分而民益監多則指繁而視乱此在外者當

高皇帝方孝孺

常議一曰慎破格求太祖詩張齊賢我

皆不自用而曲為後人用令風俗既薄全才已鮮而好

奏服試堅借考又勑求破格不知新發之硎先鈍初露

鉅則必鋒銛錄折而不可用一曰行久任先朝諸臣席

未暇而諉遷惰甫爾而
上戒作以來北風更甚
旨遣意外賊自方面以
還朝者地方受戴挽留
体恤年不得調大僚未
不分治效自奏一曰慎
紀濫于是沙破亂憝釜
陳言或求汲引無我曰
之新貴有推知求退京
秩者有三甲求為二甲者有户

刑思濟礼兵者北嗇進一念何所不至庶恥軽
決案、従逆皆此一念胡可有此一日嚴起廢進
者悉按篤指往、井陘杼本妖張竿筲以為律器
當于起之、日嚴辨廢之、固有理直而廢杜者
無失有情可原而為法受過者宜以困斟久累
有情本軽廢太重者宜薄其廢以歸之平有情
當者宜守　先帝已允爰書無為不肯燃灰如
知一念不謹遂沉永刻庶罹然戒矣一曰明保舉
吏皆有五品以上京官保任故能守身守官鮮
上裁下　國和外　此則人　與罪和　而共情　者急復　器宜指　進見塗　則防維

刻之意自保任決境京官乃有庶外吏以市交者大
之才足治矣智足理賦者于除吏中各舉數人開具
却且列其名次并舉主姓名開呈御覽賞罰其之即
縣滿亦須保舉的確而後送詞若無保舉即註下考
于集思廣益不負國家一日消朋党迹朝諸党或由
多而接陛賢士大夫之日少于是或窃大阿或棟名義
害物日玄成卻送知貪

朝日元于等朝次日召見
於兵輔且部院面商可否
見之施為雖欲各立門戶又
何從淨珠奉命之
蘇松巡撫和坐御珠留撫且
議於郡命兵部會議
議郡先開撫京口與鎮住
兼兵貫赤頭有次第至
兵部鴻逵欽調武卬于上
江以下江自糧應住深惜其
皆精如可御奏將北伐命震
申紀律如四鎮徙安淫掠一
次請留之
依拜奉

甲戌命還振三樊桂兵
遣戶部郎熊維與論推
計浙江創伏作爲虜寺少卿
爲康爲御史以訊待
東平伯狀淑清等承疏
初澤清疏下聞諸鎮
陝與澤清疏言宗
抗疏叫閽孤臣無
交士心醲生堂之初
不仁良佐疏宗周主特
三案爲門

上不為群臣所容不若順
成其志靜幸風陽話
公既尤甚請諸人往以紅
九扶擊謀害皇祖毋令
皇考與督
臣為士英朱國弼等秋血
定盟札約史可法翊戴則天
位素與朱技此代往罪之
罪之不安于心迎立吳藩
事、非默其謀定聖躬已
明見之判宋周欽處
皇上
風陽一語矣大風陽在城
皇上新

承大統乃欲安插於大元之地此必非宗周
諜乃基曰虜天性狡諜之
不快 皇上入戎為非其意中人恐將來內外
皇上執問不知死所故容事
外諸臣一斜棒然後迫赴樂與遷居別省外
將曰虜等三件拿送法司正典謀危名父大罪
周必欲進京臣等即渡江赴闕面訐其奸正春
之義如宗周意往捕剿目
五軍前怨恨指示刻期渡河赴者謂昔俗發且自憲
勅宗周
秋討賊
如性宗
耳乞
皇上內
諸忠與
言堅拒
一人迎

且詩言不詩將迎宗周也
清啓云不知逐援以入告
公疏宣典急佐等知會輔
臣不專處經事而分聚公
疏乃言前吳
新党数人苛求太過然後知公疏及牲澤清意之
命史部考選廢籍忘官及衆貢生監才品堪用應効力免
强者咨發督輔以補地方缺
乙亥内傳起陞獨撫史部左侍郎從魏國公徐弘基等請

張孫張市井無賴中尤為桀黠

投先以萬逆名紙如為言路攻未免又以私書被於配至是弘基等請竟赴之并復誅卹之遠張孫根判洋清流催請承授人思舉附何忠羅織細不恢秘忠往官多雜張捷若卿官推能根碣特前北佐銓備偏逐來多口今連荷殊知定當盡撥城府一秉公忠何敢安有吹索若卿之逐逃扶疏稱述人未為心頗卹之張孫張彈文滿架豬狀盈車列先朱淘色為指揮指揮按臣等隱忍不言兩職何事應自今以往鎮臣以殺賊為功勲臣以屏翰為職一

切用人金歸吏部流奏得旨葉廷秀
院堂上官群臣宗
著為晉的田奏蓋
大理寺少卿和繩紹
未幾劉澤清以封爵請
丙子下從逆項煜于獄
草原任礼部郎中周
朱統鑽糾劾臣曰庶
姦媳且欲下曰庶

改兵部主事凌駉馬山東巡按御史

其、舌、矛時江督表繇咸亦疏雪曰庶士英不悅

亦其人令、竟、狄以狗、風之、行、加孤潔之身、猶不

學問者畫地而路如曰庶誠

無、盡矣犹賴士大夫稍知

媳等語不禁賊惰吮而思

礼義廉恥四字陵夷至今蕩

非善類公論國法所聽之耳及取純類全疏閱之至森

升右僉汝霖言輔臣曰庶

心王室之衷而振以結党

必誅以大臣倫生皆提問史

等于理越、淤不倫疏奏有乃

命 封 增 丁 工

皆輔文可法焉之也

部尚書何應瑞孫言江浮大水有助賦工命擇吉興役

五命修築雄城設團利官歲時致祭

安慶水兵五千人

卒悼死部生員詣闕 先帝崩于戚、憤激、一

存義皇太后弟國戚世封紹世廟謀第部來稽也○

義為大興伯世襲

三曰俞言、命礼部依春時、金增生員王明灏、亦物哭不

灏再編、卒死、至是以進士

食死

命四旗得絆有司

從廣昌伯劉良佐請

戍寅命原任薊督王永

吉戴罪梳督山東務

仍同陳洪範

從閣臣知閣等請也

未幾刑部擬戍誅詔

以永吉身為

等科理酬北事宜

督師閣校乃亡竟止

一戍姑戴重罪任事

不効加等

贈原任福府長史王秉

已卯命三法司將從逆諸臣會同府部九卿科道限三日

興平伯高傑言國家士氣自靖難大礼耗瑾三大案推折內謀奏
已甚今乃復以從逆為題恥悅鋟錄過刻忠閹風慎罪
外樹敵而內益仇秉平伯判澤清亦言文月二十又等
日北來官紳船隻絡繹不斷後船追趕迴迴回清冢不敢
渡河以臣之愚除真正降賊作官賊務有名法難整貸
五千枚賊刑拷之心還望少寬文網收歸依舊時以為
上幷拟遣太僕寺少卿王漆右通政
二旦疏、昏、從、逆、諸臣決之、之、之

加錦衣衛事焉可宗都督同
補原任給事中焉北義礼升
北兵部郎史成勇福建道
轉王心一高倬各本部左侍
郎
贈原任延接湖廣卿史鄒點
點祚為張獻忠所執題詩
于壁、憤罵不屈死
先是詮部陞桓山東僉事、
戶部題留、奉旨准留、
不准加
衛、不旬日復有此旨、

秦皇太后懿旨令礼部同監
辛已改補李模張煊李長泰
模以迎方劝監臣論煊以
拿推房可壯等一隅以復泰
璇楊時化喬淳事緑辞改戍
傳庭重龍俱成長泰以
降北仍為卿史
山東巡撫王樊懋兵丘
嘉赴任兵部右侍郎加
督陳洪範渡河
光祖等錦衣衛千戶尋
加指揮僉事子孫世襲千戶
者凡三人皆上寫
淮時吾侍主也

陞光祿少卿仍兼理寺右少卿
壬午命提督下西楚一帶意勦賊并承德巡撫事于何揆改原任大學士王應熊為兵部尚書仍以原官提督雲貴兼辦蜀寇賜上方劍便宜行事
復南國子監：丞王之晉原官補兵科左給事中
封鄱芝龍南安伯
參木升尚寶司丞我元慈為本司少卿

起
命
陞
起
竿
吉

原厥任登撫閩朗先子膝上吮乞恩不允
乙酉悵寧侯孫維藩子維城乞卹不許
朗先曾以監成
維藩與故輔陳演等俱被閹黨然同死頃肇迹王
等數日內又允卹閩撫曰仰兵部尚書薛一子錦衣
追論先朝挑紅猺功加
衛念事世襲
仰家居十又年至是
內傳赴陛院大銊兵部侍郎從安遠侯柳昌征吉
也

開傑言

時閣臣士英固爲大拭業誤意稍懈、至是忽因昌推爲侍升今官、說者謂司礼李承芳發南都時、因失勢無與交者、獨大拭杯酒慰勞、意甚感、此番侍升、定録之。士英尚不知也、順懇恨在、卻劉宗周言大拭隔于逆案、使以當年爭吏垣不得、致魏大中死于詔獄、杖大、中者、抵踪大、拭、其主使也、國○家○莫○大○于○邪○正○消○長○之○辨○如○不○知○邪○為○此○即大拭才拭可用、且應党邪害正之本、終病世道、則所爭于風紀之地者一也、祖宗故事九列大僚必用廷推主之者吏部堂官主針砭深得古爲人於朝之意

乃者中旨頻降司農之後繼之少宰犯曰僕一行夫參半也未几而大鉞之一切卻院臺省職掌皆廢獨宏北二三權貴朝進一人而其為科封墨敕莫能一入而其為科封墨敕之物之漸有不待問者則一司馬又繼之從此迄推可底于夙紀之地者二也夫一大鉞耳掘耦言之而不生意其必屈伸公擾與天下更始何勲臣作昌又繼承風旨更唱迭和取旨如寄宰相之權如此旦旦為精之紛方奉明旨申飭大小臣一案作昌又不能為非昌解則所爭于夙紀之地者三也臣聞明主尤

賞誅臣而　陛下且須遵一扇禁曰不得仍前把持賣
擾假令令後還其相率唯諾取媚皇盛
世福祈特寢大
拔新佘某度人才可用不妨徐俟論定再議還推吏科
右熊汝霖言新用阮大鋮　皇上既以如兵拔之自當
置有用之地壯我長城臣前諳其長江要害一跡果亦
區畫分明以此才或當處或當剋果能使封狸此若前
此執事諸臣自當吾心退若止優將司馬樞補已銑
為之何須添此一席皆不聽大鋮為人閃狡初以科條
補吏都同已左先手等從惡之迫使去用魏大中代罪

高倫亦陰行貶黜
必有實據方能
此如何改過
改耶

大抵者亦倫心若
作姻結公案不時
官并正猾營之罪
人皆資其言

南渡錄卷之二終

大理寺左寺丞前工科都給事中臣李清張嘉謚武莊

九月丙戌勝原任提兵扣松扣松與鄒縉同戰死

撫寧侯朱永歐歿請先上太子二王謚次及死難諸臣命禮臣議奏

禮部以太子薨問未確姑緩之

靖南侯黃得功加趙楊州興平伯高傑以兵襲儀真大僕少卿郭元釪和解之乃罷

初督輔可法慮傑跋扈、故置得功儀真、陰為牽制勢適

傑銳復開鄂請可汝將家眷寄揚城得功謂督撫駐鄂地非諸鎮宜居發牌爭止次日率快騎數百由揚城往高郵迎其宗弟黃蘿初不恪傑也傑副將胡茂功素驍瓜州謂得功圖傑令發兵遊得功於援得功悍持刀躡馬決死力戰傑兵懼其刃者皆僕遂推退時傑又問曰出奇師乘虛搗儀真得功兵頗儀遂兩相紛擊元吉急趨調和督臣監臣九德亦先後至喻之熙勝落湿迹昭義之討行諫李回今朝廷新立綱紀乃解元吉言古來大將保全功名必以恭順為本淮蔡以大義

未孝、恐從此相沿恭順日替、遂至輕朝廷而褻綱紀、
臣罪更大、固乞罷不允、
改新陞南瑞道副使王則昇管臨方司郎中事
陞臣士昇意也
丁亥督師可法請進兵恢復諸以北仗方行大兵組渡未
使命詳酌行
營春先殿
錡弘光錢
授考選博士行人推知等官將明王等為科道部屬等官

初部院考選授科則莊元辰吳廷抹冲霄鄭瑜湯秉欽
授道則蔣鳴玉游有倫胡時亨吳春枝王寀大沈宸荃
梁應奇王化溶丈部則趙進美吳特礼部則李日池泰鉞
刊部則左光明密近選及命下則鳴玉應奇自道授科道
自科改道鉞自部授道元辰寀春荃大又自科道抑部
錄改吏為禮光明自刑部抑同知先是鳴玉曰池泰
皆為閣臣士奚所薦曰池未賀而入言若不屑者及考
選太都劉宗周言詠宿不由執政欲獨抑鳴玉掌科正
寀道不肯妙解尔得道誠者已知士奚必改矣元辰

錄寔大以卿院掌
凡子令嗣簽文宮授
陞大理寺丞廊把恤
改隊名御史詹爾選
爾選子　先帝除
無把鵬中拾
命原任御史王應
崇禎時應
欽川
崇禎時應丰九華
德陽降後九華
仕北復為祠

後原仕副遣掾督趙光作給事中垂死作劉延
紹仇黃伯傑御史王續埭李石說李曰卿吏部
文王三重等官
先是太僕少卿元志言劉遵惹督趙光作超名廣時
之衛受事成口之役驍領烏合身先被創竟與俱圍督
帥駢首西市追令文武貴賤皆抱宪至是戶科都熊
維典永吉流謂吳三桂黎玉田屢請撤
寧內陟守關渠恨屢人謀國以失地為媒遂及大變
然系知光作在說方時出關核察即跋言守入城足疲

中國而快虜謀豈意不幸
後元官允儒等以言詞早
已五工部科左李紱趙鳳民勞吏弊命飭行
紱趙言民有七害、吏有三
虛糧賠丁、賠累馬戶、農民
此訟師乘吟搆證左哄、
遊客扣盜、北七害也散
預頭上有虛名、下鮮寬恵
而吾縣無法報名供應
後原文難任保障
是為今反

此特案更直次日
例如其有违乎

内

事例本衙亟之街、而奉行不善奉封、祇飭
了公事、是為例乎、今欲安民必先察吏、吏
知○知○监司者守令之表○撫按者监司之
主○必臣間諸長
老言隊為初年上官俱做行卯野、訪問疾苦、吏知畏法
民無過情、近来
能奸别奘以振扬风紀、訪知行各撫按
地方
署刑部朱之臣再
撫按究報

計大逆凌遲處死、五條絞六條流二條徒二條
李維鈞趙言、從逆一案經侍
逆之一字、未可懸施、導賊略地攻城是逆、則偷
受賊劾狀要津是逆、則暨
則受辱非逆、若乃管河管閘、有職掌而無封疆
考、有空名而無寇盜、所受同逆、平反出入之
謂何、大司寇所慎者刑、必令其無冤、臣子所
名必令其可受、是逆則不
而數公者、何所逃罪、若其非逆、則止有應得之
名、以考

功法定之令概題之曰從逆譬之流就自全之婦與夫
節同稱豈不宜哉是逆非逆為兩集母使一念令
生與十惡不原者同名題時是其言
萃蘇松巡按御史周一敬疏言
近一敬貯銀萬兩孫裴賊
皆明等所定不由部試
陞福建提學副使郭之奇應事府正應事
之奇以庶吉士散館為
源憑忽北將應事閉匿

琉球入貢

湖廣巡撫何騰蛟請敕學臣預求以處
勝蛟詰敕學臣預求以處何志孔御史黃澍談及時事、勝蛟附耳云、我已入晉、與部撫王揚基內監分鬼、且前星易位、帝星照南、諸人孰勝久之、兩月後、米脸至、是疏言近來紫薇垣中、光芒若隱若見、占者云臣工不和、帝危疑不安、天市垣居臨艮位、乃金陵分野、庄中帝星、時隱時顯、明而微弱、主太子有憂、欽不決之念、頒　皇上仰承天意、酌覽歷之宜、妙鼓舞之術、羣朝

大小諸臣和衷体國挽回天意
偏沅巡撫李紹德奏報偽官吉允献俘
命張成福以都督僉事充山東河北總兵官
庚寅近制原任戶部尚書李待問
以加汯狹民也
命故官子孫陳乞謚廕通政司不許升進來有德業即義
忠表揚者礼部察請
命刑部究明繇惡我又命錦衣衛及五城御史驅逐原任
尚寶丞黃正宥等

當時諸君子生有多矣

朱統鋐糾鏈諸款多端摭唯云以梃擊燕湖抗疏借題恭也時臣吏科都事正宸河南道參可聘言於左都劉宗周宗周默然

內臣張晏恣以去試問爲則不盡杜劉曰鎮不純宗周惕然問故正宸曰有餘而行不足

命省右布政一項

吉云右布政清塵無事徒分火耗於左非王言佚也

米昌府鄉紳張歐翔等捻斬偽官復米昌等府縣

湖賊推將軍鄧井以兵犯山米一時偽署府州縣皆至

會聞此賊於吳三桂所在起義求昌則張燃翔候光祖
濮州難志德昌會警求平宋祖乙及各紳弁生員監
軍職方凌駒淮鎮副將王國林凡捐僞府尹一人監清
濮州求平僞州牧三人即城求阿堂邑陽谷朝城博平
在平范縣平陰僞令九人又僞防禦同知推官各一人
劉澤清以開昏命僞北
弄外命撥赴原任淮安會事劉若金通政司參議
赴陞原任淮安會事劉若金通政司參議
壬辰自川例推戶科陞朗

朗居家忽都以例推忽
即尚書徐石麒所云奉
也石麒既朗通內被忽
可覓矣此并及文科都
示石麒故外遷也年得
都有妻子山庄田成家
公言於朝廷移故門生
郭維經薛貽與考選後
託山庄孫元德為求御
麒以此訛朗

予公孫弘基伯孔昭一子錦衣千戶

以迎 聖母勞也

癸巳 皇湖廣巡按黃湖職

湖、按楚、班私罪籍收糾劾巡士吳以益共貪及為原任

錦衣衛劉倏糾下院着議左都劉宗周疑倏疏附會欲

救湖、御史喬可聘稔知湖貪狀與史科都章正宸審言

於宗周乃誠行撫臣何騰蛟查勘在北革職永不敘用

陞御史陳良弼周元泰朱國昌太僕寺少卿予寇慎管左

如故
以定策功也
大學士吳ㄖㄖ廣乞休允之命行人護送子驛賜銀幣
優
ㄖ廣入閣爭内侍爭厥衛供給欽賜敕守尤睽
洋為劉洋清朱紘捌証試逆以此去
贈故參酒陳仁勉應事府正房事謚文莊
命脩　先帝定録并纂脩
閣臣孔ㄖ疏言　先帝在祚十七年逆厥威美指不勝

原今長安未泰起居日記章奏編類亦遺座師
悼仕方深採綵即載兒聞正可授管南並淑
國其各為災祥人物節孝義烈等通行地按提學官分
人採郡縣彙送到部毋濫毋狗至科臣羅萬象陳子龍馬
志祖武奉假或奉差可令兼行採訪事竣還朝各付文
銘元揭侯斯云有則學文章而不知文事者不可與有
學則文章知文事而心術為主本朝寔錄間有微詞遂
永後誠方孝孺死節最烈志其叩頭乞生劉珝純孝書
其大養兒若此者今宜倍增表之

南漢叢錄　卷三　十

央　中午在都御史劉宗周臨行疏言五事一曰修聖政無近歌娛忽遠敵固家之不幸有逆寇之發難以北狄陛下奮起南服聲靈所播稍足褫敵人之膽而緩其狂逞若需我以數月之暇矣內監充(矣)述金吾赫奕戚畹聯閨矣諛夫昌矣言路陀矣宮常亂矣有一於此皆為聖政累馴至今日經塗

日促國勢日卑中原之役所恃者督師一孤未卜将相
和而士豫附也則上流之布置又何其如此所謂狃近
媒而忽遠猷也一曰振王綱無以主恩儆臣紀自陛
下正位南國中外臣子不曰從龍則曰佐命致
初推恩於近侍則左右因而茅橙再推恩於大
臣則閣部可以兼柄三推恩于煦蔫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
於武弁則封爵視同兒戲于是表裡呼應動有藐視朝
廷之心因而彼此雄長猜為狐上無等之習恐漸北礼樂
征伐不自天子出矣此所謂衰主恩而僨臣紀也一曰

明圀是無以邪探危正氣臣聞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自古而然所稍清賜補救之而圀是從此出至後有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使人主昧于是非名實吳知所從勢不得不去君子而用小人釀禍如　先帝末造可鑒也而今也反為一元忠大憝稱寃至詬君子後先死于黨死于徇國者並有餘戕於厥所由來止以一人操用起無限風波挑激動引三朋註悞及于聖世總足身家為重君父為輕自樹党而坐以黨又懲坐以非党之黨此所謂長邪鋒而危正氣

也一日焉治術無以刑名
皆有仁義礼樂維持天下
之說泰用之以亡　先帝
申于溫體仁殺機一動殺
不可救也近如俞史之誅
名先事逆賊無乃傷於急
此方借成德以揚推臣又
奸樂道路嘖有察言罪衛
何為使令人主虧損至德
所謂急

刑名而忘教化也一曰國邦本無以外衆釀釁養兵所以衛民王後世遠無病民今且稱甲人國如毒藥猛獸之不可近不見前者汪楫告変乎當未幾時而禹黄二鎮又報治兵相攻剋日興朝廷詩和今日遣一仗明以殺賊而自相屠毒又日遣一仗何為者今即使諸鎮並為忠貞永為藩捕可令天下之勢安於磐石而臣猶慮以十三萬不殺賊之兵討十三萬不殺賊之衛耳老子不稍為哉抑但有加派横征畜一

二荅爲乱虎之有司以天下殉

之已矣此所謂積外懷而釀內憂也

科吳述請申明　祖制以議論歸言官報聞

遠言頃中興求善一陞姜回劉宗周于

忽若與舊家匡張慎言向訐祝特簡曹曰月幾何三臣忽

先後去揆席所自啓囚舍沙為蒙耳身非言責還一言

掄大臣進退則搖幅從蠅而正直氣衰臣恐延臣中有

如三人者漸且懇盟援鶴即啓事未到詔臣有如三人

右益徵鋤夢林泉去者日多來者日寡誰與共圖天下

事總自今請申明　祖制以議論歸言官毋使說說高

張獎亂聰睹別大臣益恐於職矣
例將御史黃耳將江西南瑞道僉事尋以疏訐冢臣徐和
謝等命以原官敘用
耳將奉差按泰以蹤跡不
實道喬可聘又劾在籍尚
書鄭三俊大學士吳甡等內
北部州仍補原官御史
命黃斌卿移駐九江郭鴻漆
命處按御史凌駉侯宜聯絡
丙申以玖之繼為都督同知充河南總兵

普丁酉叙江北文武多年戦功加贈少傅太師追足批殿大學士晟九俸一級各與廕一子入監排衆事世襲無御加封良佐加太子太保廣子錦衣衛千戶其餘文武内臣加陞還職有差

戶科佥事張國紀

巡視倉厫兩浙福建皆剛兵少不可制敵倘少不足恭兵工兩部皆務其多而民無可加奈何汰之使與岡府有

衛縣有所一衛一所之屯即以養一衛一所之兵郡縣
租稅不與焉故民力寬今屯縣法曰勉其田故在近如
傳庭撫秦力清屯田養兵數萬奏捷功不貲司農
鍛法無他奇按屯田一分養一兵一軍共田無軍
率而精壯即設其田為餉即索精壯一軍共田一分
不疲其始不無怨讟而後平安焉況兵驍之餘原隰
望力行堅壁所養騎多者督撫各具金城方略兵餉
無憂矣屯田既行則練郡縣民兵城守練衛所屯兵
戰無患寡弱矣若足成銷萌捍奇制勝標兵誠不可
少力可

勇撫標兵不過五千需餉不過十萬
三千餉不過五六萬司農以若不及支今每設一督撫部
請兵三五萬餉數十萬民之力不能給也諸臣身任
封疆志存報雪次無責朝廷以難從之事預藏該卻即
竭力從之而人窮益起瓦解土崩諸臣又何以善後況
督撫建即數省撫臣統馭一方皆其節制之衆何慮無
兵即戰守不充則或緑民兵或募民兵何不可者詩曰
今已往仍以五千三千為額然後聯絡諸鎮以自強力
講屯田以自贍可也

戊戌謚原任禮部尚書兼
忠
謚舊輔臣孫承宗文忠
忠烈
戊寅烏陽失陷承宗閉門死之繼亦死
陞行人司副姚孫棐尚寶司丞
己亥命戶部等衙門會議生卹以國用匱詘故也
工部科都李清言　先帝時何嘗不因奴寇急餉然猶
以天下供天下不足今欲以一隅賠天下有餘此必不得

之數也益臨字雖縮之地不縮費沿江沿淮之兵不
九邊且昔者宮殿有脩結而無營建今則百
儀衛器具盛倒矣無縮反有盈勢必取給江
花石綱擾擾江南實致方
毛赴今日前車也近儆
重勢必紛拘民命責雖
取盈不止計小戶
逋反裹足盡可為切喻
引增設兵馬需求器械
不顧今日司徒乃已縮之賦

非彌增之賦也各監前都
本色為御計彼此執例增索錢粮
右交忠之尚安支民有必
死耳如其不甘死也以我為
賊以民為魚老又以何地為淵叢可怵然惧矣祈勿各
部察現可徵錢粮通行會算以入定出徐俟
命會議時正項所入止六百二十萬養軍所出至七百
五十餘萬通計每年正項缺一百五十萬
戶科吳達疏陳憂勤節愛四款俞之
命行人洪紐餘俸銭粮

庚子秋敏
裎科都沈鼐培疏請其祖興久也
陞右通政王濛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登萊江等
處
加原任淮督漕兼飛右副都御史
補原任錦衣衛指揮使劉僑管西司房于之英管御道徐
同原任刑部等各僉書
准年文綬以原官充總兵鎮守荆州

命劉良佐追補定文死節諸臣賜謚立廟京師春秋祭祀

令晉南侯勤偉功移駐盧川以防桐城與廣昌伯劉良佐移駐徐泗進恢黃汝與平伯劉

追贈文臣文學博士方孝孺贈太師謚文正兵部尚書徽猷

褒部忠吉陳地刑部恭昭供贈太保弘謚忠襄迎謚忠烈勛謚剛烈翰林院簽修撰

烈勛謚剛烈翰林院簽修撰衛府紀善周是修贈詹事府

正詹事謚文貞都御史大夫贈太子少保謚忠貞清俱贈太保

父子俱謚忠貞清謚忠烈禮部侍郎黃觀贈太子太保

禮部侍郎黃觀贈太子太保尚書謚忠烈刑部

御史茅大芳贈太子太保都御史謚忠清大理寺少卿刑部尚書謚忠烈翰林院修撰王鼎贈太常卿謚忠愍僉都御史高翔贈太僕少卿謚忠愍僉都御史謚忠發蘇州府知府姚善贈太僕少卿謚忠愚伯璋子有為浦縣知縣顧伯璋贈太僕少卿謚忠愚伯璋子有為贈翰林院侍詔謚孝節濟陽縣教諭王省贈礼部祠祭司員外郎謚勇烈谷府長史劉理贈大理寺少卿謚剛毅金川門守將謚勇烈翰林侍詔謚忠愍國公徐增祉贈太保都御史謚忠清大理寺少卿刑部尚書謚忠烈翰林院修撰王鼎贈太常卿謚忠愍僉都御史高翔贈太僕少卿謚忠愍僉都御史謚忠發蘇州府知府姚善贈太僕少卿謚忠愚伯璋子有為浦縣知縣顧伯璋贈太僕少卿謚忠愚伯璋子有為贈翰林院侍詔謚孝節濟陽縣教諭王省贈礼部祠祭司員外郎謚勇烈谷府長史劉理贈大理寺少卿謚剛毅金川門守將謚勇烈翰林侍詔謚忠愍國公徐增祉贈太

師謚忠貞都指揮僉能贈平陽伯謚襄烈朱樹伯謚壯烈燕山衛卒儲福贈指揮僉謚忠毅秦齊秦俱贈太保侯秦謚忠貞秦齊秦謚忠襄秦昇贈太保尚書全有聲俱贈太子太保尚書昌謚勤愍仕清發迹貞建昇某敏子昭介愚秦謚忠節周瑛贈都御史謚文恪陳信善贈太子太保都御史謚忠節周璟贈都御史謚忠烈王寅謚勤愍仕清發迹貞建昇某敏子昭介愚秦謚忠節周瑛贈都御史謚文恪陳信善贈太子太保都御史謚忠節周璟贈都御史謚忠烈王寅謚勤愍張泰師謚忠貞都指揮能贈平陽伯謚襄烈朱樹伯謚壯烈燕山衛卒儲福贈指揮僉謚忠毅秦齊秦俱贈太保侯秦謚忠襄秦昇贈太保尚書全有聲俱贈太子太保尚書昌謚勤愍仕清發迹貞建昇某敏子昭介愚秦謚忠節周瑛贈都御史謚文恪陳信善贈太子太保都御史謚忠節周璟贈都御史謚忠烈王寅謚勤愍張泰寺卿謚貞愍黃子澄原任廬廖昇俱贈禮部尚書子澄

原贈
本生俱謚節愍界文節
毅直本忠介魏光甘霖
嘉猷隊方回俱贈太僕
忠莊愍界貞勁英林英林
次坦光禄卿翌謚貞愍故發直子信
莊愍子桓貞桓高施贈太常少卿謚忠敎周繼
張方向朴卿華俱贈太僕卿少繼瑜謚莊節愍憲節
方莊愍朴忠莊華貞莊宋微光禄少卿謚直愍庶子

清黃謙俱贈工部員外子清謚義節諒果義陳思賢贈
禮部郎中謚勇敏高誠贈大理少卿謚果愍俞逢辰石
撰狀通俱贈翰林院簡討謚貞直以上俱文臣俞通淵
贈偏圖公謚襄烈楊茂贈霍丘伯謚壯愍謝貴贈英山
伯謚勇愍郭二贈舒城伯謚武壯馬宣贈全椒伯謚貞
壯宋忠贈壽昌伯謚壯愍孫泰贈象山伯謚勇愍莊得
贈分水伯謚勇愍張皂旗贈淳安伯謚英烈俞琰贈
陽伯謚冀愍宋瑄贈西寧侯謚果勤瑄西寧侯晟增
以應襲故明張侶贈保昌伯謚貞勇紫剛贈德清伯謚

壯愍以上俱武臣婦女六人
愍愍以上俱武臣婦女六人
人謚貞烈俱福妻范氏謚淑
孝貞文臣有贈無謚八人贾
翰林院侍詔黄彦清錢芹俱
愍從光祿少卿黄布范楊任
愍從光祿少卿黄布范楊任
錦德慶侯永嫡孫以應襲故
滕小馬王盛恢俱都督同知
猶本周拱元曾溥能子俱都
猶本周拱元曾溥能子俱都
列誄督侯業俱謚淑謚

名附祭尋從工科都李清言診奪故大學士胡廣
都御史陳琰醜厲如此紊太滋宜稍裁清
非手定忠少為貴耳既與復役奪可施之諸患
群例已久與其新心寧濫
壬寅改清浦知縣陳燒中書舍人
燒毀皆迹帝於奴虜向疏請内秩允之尋又討考選不
改正科都章正宸大理寺左寺丞
正宸屢忤時故遷之寇遂之也正宸為人深厚
陞文科都給事中

杉卩
沈鼠培嘗言正宸不獨忠時可畏即笑時亦可畏後北
兵入紹興正宸為偽太
史游有倫巡隊和衣俞之
言今國家遘變正同舟遇風時也故必人人從君圖起
之上述言者平心而談止求
見事之為朝廷究心殿廷
其事之有濟毋傷於過激
之無他勿趑於沽名察察之間吾則相成無嫌於党同
遇則相諍何姑於伐異大臣撫休容之量庶尹分股肱
之勞文臣一心於廊廟勿怡堂以坐啸武士協力於疆

揚勿尼大而生驕事有可為則任其秉時以赴不必功自我成人果可用則聽其改步以取不必思何以獨處何以退兵何以復土何以復仇何以復讎之人心何以收拾冤心而等合謀而等大舉小和而卽游光一心之雅文興武和內外有一體之維舉天下事直如一奈事於以雪恥除兇斷可必矣時司禮監見詔旨卻御文訖忽索招往例有閣揭無監揭也拿前辈

壹陳執不與乃止

壯王允誠以後府右都督充兵府署掛兵官吳學禮以原

它充前鋒署總兵官馬進忠駐鎮荆州
浙江總兵王之仁請清察衛軍團練以資戰守允之
癸卯命閩兵曲鎮京口從按御史陸清源奏閩粤寇橫侍言會勦
福建巡按御史蘇松巡撫祁彪佳言也
設輔臣李潢請俗剔裹以
工科都給事南北撫趙開國金陵命督撫飭行
命給河南北撫趙開國金陵命督撫飭行
甲辰追謚開國名臣及正德琳臣天啓慘死諸臣各有
差從工科都李清言也

閻圃十四人太師韓國公李若長謚忠烈二部尚書太子太保謚莊敏
水車謚贈太保謚莊敏
賠太子太傅謚敬安翰林院學士承旨應奉翰墨兼禮部五侍郎同謚文忠
春坊大學士解縉侍贈禮部右侍郎同謚文敏太子正字杜方良贈翰林院編修謚文
介繩謚文敏太子正字杜方良贈翰林院編修謚文
訓導葉居昇贈御史謚忠愍來兗伯何真贈伏謚忠愍
陶安文德孫炎忠愍胡深袁凱王性狂忠愍許瑗忠
人皆已贈者正德十四年御史蔣欽忠烈主事陸震忠
定何逵忠飭刻收考發行人孟陽忠介李紹賢忠端俞

廷瑞忠愍黃忠烈李忠毅唐執忠潘平甫忠
烈評事林公輔忠愍給事中周聖忠慈京衛指揮張英
忠壯天啓九人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忠毅蘇松巡撫周
起元忠忠給事中周朝瑞御史周宗建李應昇俱忠毅
黃尊素忠烈表化忠愍主事萬燝忠貞僉都大章格敬爭
諡臣皆已贈卹時我政院大臣如仇尊
素子宗羲已北京將為父訴諡見事勢不可決歸
正德與天啓並列故當事者
請疏所列恰死一案原以
不死一案北九卿光斗等後人亦自謂意外也



謚忠節兵部郎中成德大理寺卿謚忠毅兵部主事金
拭太僕寺卿謚忠節大同巡撫衛景瑗兵部尚書謚忠
毅宣府巡撫朱之冕右都御史謚忠壯武臣六人贈新
樂侯劉文炳太師恒國公謚忠壯忠安伯張慶臻太
安忠侯謚忠武襄城伯李臣貞謚忠壯勇敢營都督
武陽馬都府翠永興侯謚忠烈文報太保謚忠
壯果三關總兵周遇吉太保謚忠武內臣二人總保謚忠
營王承恩謚忠愍原任司礼監李凤翔謚恭壯又贈長
洲縣生員許琰翰林院五經博士布衣湯文璽中書舍

人又贈成德母張氏劉理妻馬氏妾李氏俱封
母章氏江倅妻耿氏俱恭人馬世奇妾朱氏李氏時氏俱孺人周遵古妻刻氏大人一体致祭
姨妾都督紐祖母封同於興弦庶母王氏弟錄野阻章氏
大井以不知道路內臣自有明二百餘年無謚者浮之
病叔先帝繼破例非濫風翔思興俱翔始然承恩從
郑城百姓俱依嘉靖嘱雲奇例可也
命紳衿與庶民戴孝三日多發一体
鳴玉後降北為山水余事

命散右中允柳廷碩所募兵
廷碩聞北加突募兵勤王以永統猶証誅龍之
命都督杜弘域提督池太地方
丙午定皇考恭皇帝陵曰徽
陞大理寺丞宗敬一地政起平陟南吏部郎中張鵬延大
理寺丞
鵬延後仕北為吏部郎中敬一後陞北伯為伽史
准張拱日褒打隆平伏
加吏部郎中蕭士瑋太常寺卿

命豫督下勉趙并撫仰勉趙另用趙撫仰勉趙
丁未命兵原任庶吉士史可程在寫候察議
可程督輔可法第南都後子爵青弟可遵與邓文輝大
忠六人皆被殺
命諸撫楊鶚范鎮趙其杰等俱速赴任粮餉户部即給
史科右熊汝霖言　皇上仰宇四閱月用過幾何人去
過幾何人何人何鎮之封爵當崇何官之惹恕宜叙黄白元
庇青甘榮盛路克打成一斤品貴世界究似六朝仕虜復
兄于令嗛訛訓宪虜今日竟志情南下哉閒虜有設書以

不葵　先帝不討逆賊為辭仗義果而入而我諸鎮一旅同興曰何以指日且即不敢作此遠想而尊孫之規何不趁此時以北拾吞虜之規賊聲勢為順逆人心忠義已無半點全恃我兵足以制之方背田而向而督撫下亦必得勁兵若干乃自當一面然後可以提呼鎮將而與展尾大兼藏仗若曰鎮將之兵即督撫之兵不過美言可市耳試今日鎮將誰背為督撫下者所以今日推一督明日推一撫只是討兵討餉進一吾行去已無及則何不就吾

處兵的通盤打算恩痛一到不猶愈
而潰敗之後予來撫來鎮五令排仙
乃割婦女撫何意五省之督為判
為亟應之破蜀中已無完土上流控扼全在判
在都何不令共速行撫鎮在赴何徒聽其盡守
義滇點是處置：倘入黔且中斷點撫受命數月而
叱馭何尚未闖沿江諸戍汛而未更黃狀即且以病告
矣兩鎮相戮誰曰訓俾然啓釁何人是非宜白豈有一
味令棚衍亟火凡此大計諸臣會定：閣維吾君若夫朝

朝廷之上議論日新宮府之間拘攣日熟自
悉廢置推而出品監司意迫唐突之席追班
司寇之車雖膝斷無私群情共該況乎瑛
誠慤與一人永用使目擊鴻鵠為雲一官外遷
為可救無賴未捉耽得官呈身應募以為
嗚矢者環伺待發逐客之令時刻刷之情未已堂怡
然在穴開龍蛇半壁江山幾堪脫悞臣願
勤政寡欲清心崇儉即倦以裕平需勵憂勤而
諸臣因以吐出肝腸共面匡復必不仗中興
改玉之日

猶有敬天不共之仇則一切聲色貨利等舌戈矛悉銷
鄖于肱薪膏腊之內可矣時汝霖將以差行故病切言
之耳越數日戶科陸朗密汝霖飲適疏抄至朗和詩奏及
節梅索二語相視默默閒者笑之
戊申命督臣王永吉馳赴山東同撫臣王樊王深料理戰
守事宜
追撰寧伏牧郎孫爵保國公添註中府掌府事
初國初祖水交中貴戕屬夷冒封保國公王是國孫又
篤已定策得之人故其世胄

加陞楊根宗一級廕一子世錦衣百户

吉云功在史策

命與平伯高保赴徐州

加慶遠侯帝延齡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

削根授文部以江西

江宗禎時提科旨改文部以言事削籍今　上立典兹珠

有言尔從非定授者改文部仍至是因補司罕感

其與朱彭年比之羣流也徵降北為淮揚道

已酉陞禮科左張希夏火科部給事中

起降原任兵部侍郎懇賜添註左侍郎
復翔先任工部尚書坐累下獄後起降北侍郎
侍郎
命奉先殿立主致祭
禮科都沈鼐培言殿非大廟止宜設位以一后配一帝
從之
禮部主事張承宪陳四款會
參言 先帝朝吏兵二部悉債貴官文臣取債民間武
臣取債未任職無已則兼用保舉換授

未徵保奉復有常價通為貧人開一孔無已則復社
宗時行分法未幾損復分有常價又為貧人開一孔無
已則委任中官而守尤益甚向者賤糴貴糶貧人但知
即制中官特其與奪總心拯意吳可詎何故
瑤屐撤無已則故厥衛而害尤不可言蓋小人但財是
視初猶採訪既則姦宄兼聞通賄造端逆仗大獄奇冤
上與下俱困不一二年貧人生心各交通顧衛聽其說
事過錢至于與國供盂又山　先帝日夜憊貪而貪愈
賊者孔子謂刑政則民免而無恥德礼則格

位中興回當事之臣保舉永俗積分水行中官偶遊旋從誅正猶仰版衛則是臣交辜不尤夫在廷賢者既無伏若辜爾求若小人褒昔年故智陰與交通則從為增一全仗且是在廷而為之厥衛皇上之疑厥衛皆市井無賴而欽其仰給褒裘矜吉是家猶不免勉厲以效忠以為梯之所在則利隨之而重權矣如用人天下人史使俾用心寔視用人者為進退誠莫恬抑兢端乃銘銜則天下從風況乎摯蝦餘三款多可採

庆成開事例佐工
除惹納中書三司府首領
州縣佐貳定授遥授光祿
正監事鴻臚序班各祇職
外二十四為部院司務
加衔一千兩為翰林院待
詔府判二千一百兩為
兩以廩生乙榜准貢皆新例
提舉五府
祿正

壯
辛亥革浙江巡撫黄鳳翔奏
撫仰文左光先疏参
仍追
也
訓外

先是許郡攻來陽知縣姚崇啓門迎鳴後天成欲納之先以問里解說及閣任士英莽阮大鋮為先先疏
役心恨至是以晌庇會令罢職提問鳴後天成亦生累
時光先及提不至或云已越
逃
左良王軍中
華原任吏部侍郎吕大器職掌太常寺少卿李沾都察院
堂上官
沾言大器恢狀異心阻抗定策故也 上宽仁即
恕不追咎異說一日閣臣士英及立潞王事上
脫叔父立其分耳時禮科都沈胤培曾以此詢
之

史科都录正宪正宪曰光廟
廟為國本當　光廟與
藩為國本若謂海可越
福稱福可越　光廟也
本安居人皆是其言
命南郡河北北直山東泰晉各紳文臣赴文部武臣赴兵
部酌用往督輔可知請也
定投虛縣授兵官解守武出
命禮部發帑公議諡應謚者毋得濫狥
孟尚賓司丞李之格往浙直值趙光祿寺錢粮

命察原任左都御史宋即所劾江蘇京向北皆在差南歸除裸珞李拉等外又及侍景星為黃耳將代辦者左都李沾誠及北茶掌道御史喬可聘力辭言前捏寫提絆原未相商已悞失職令象其辦任捐前人所為是悞且負七終不改典刑于是始誠命從逆臣不得濫舉

昭雪

先是劉洋清疏薦從逆黃國琦寇掠俘等已奉命吉至是御史胡時亨言國琦寇掠共同鄉白容令朱

誠懇所言感激受僞勅
慮必千全代造北同
臣張永所言若借道受
泰洋請恕試時亨濮滋等
國則之

卒川時亨不能爭也

命修撰授授誥宣回籍

命副將以下時駙馬

時慈衛各官横行金肩高樂閘咽道途有中軍不避
者至是職方王朔昇詣禁之有非社當陽之坐鎮而
捉

未明而玄輝其騎車駕出午門不跨鞍無詰

命寻訪越女日復如故
王子命刑部提問牟職仰文敬湖
廣中尉朱威滾承士矣意言其殺制尋宗班械張慕
出趙何將蚊流寇默言附入朝不知何故生許多事
端部議亦微矣
趙袖荀寅此太僕寺卿
水德清邱安等沿白蘇折
原任唐事雷跟龍自殺時眾命下法司究擬
躍龍以國變南歸

賊庭之鳴矣仗非　皇上痛心憤志切齒君親之大恨
常膳肝旂與忘事之臣都到二經度支飯不得遑
何以錦衣玉食民庶半論于腥穢何以廣陵深宮西北風
塵尚有南部犯駕于此不為翔翠固守何庸可作龜茲
尚有高城府不開猖圍計恩仇不顧固之仇恥者哉今
[illegible]之大計無過戰守兵餉數者獻賊西蜀荊襄之兵無能
駐出鹿角來者江淮之兵未能即移且器甲倫乎倣格
裕乎將有李郭宗兵其人乎則戰未可遽言且先言守
耳一道上游川蜀之衛宜屯重江陵北險夷陵陸遜之

北沃一絕水唐泰晉之下並九封澄武戍守大河西以
西起北守之地模北循采北邊之成迄以為第一重外
築更不及已則倣宋之南渡自襄樊迄靳黃徹楚荊陽以為第二重門戶庶南都少可安枕矣至兵以不
戰之兵數何如寡之精以百當千各府州縣近各緑
卸易可以固用江楚並不北上則運軍有餘閒江北
北上班軍今亦不北上依工宜緑以定伍所云戰不
以守或勝者也若倘雅言之現入六百餘萬而淮泗
四不足有之任山落因

鎮二督二撫江一督一撫三鎮京師營兵捺江守隘

口京口各鎮戍餉並下江徐戍即以民資兒孩女有司
刻削剝減亦未能足昔我　高皇帝得金陵時令康茂
才克當田仗開心養兵今屯政宜酌舉也各鎮興利宜
領之縣官以利所入減餉其餘俱俱也　皇上服御王作閒
或可止可減可緩為兵民兩裕地所云以節儉
父丑令當州道來樞沂州道　即正中三日赴任如違令究
時北兵向山東正中留京師日具條呈樞以任子陞監
亦從謀留部求乎伯劉澤清言虜已至沂州正中慫恿
安何為若樞扣稅游墅閘奉　先帝旨察議奏今回部

公然監司大公然廻忽丸
已責北云何當又責南云
然竟不遵也
禮科都沈侃拾奏　恭皇帝
以
皇祖孝誠太后配二先
甲寅命奉先戶科左羅禹象
不前也
後回奏到罰俸一年
命俺孫撫趙其杰孫按陳沿
到任

庶孟津監生王錦王無党世錦衣衛指揮
皆輔國將軍鐸子第以從駕渡河庶
改撥兵部尚書徐恪請徐州李世春徐
僉事充總撥兵鎮揚州
下從逆梁兆陽于法司
減故輔周延儒貶張三魚兩
史部尚書徐石麒以
子石麒欽易民
一番人矣迄乞休初石麒終
朗役內臣及子告
訊臣知

山臣恨之薨后甚哀
遣耳遂得温吉敬北兵抵
卜月存亡、攸祈自縊二僕
命禁諸臣拜哭宴會專理
十月乙卯陞尚寶司卿錢
薩山臣李國卿弟任錦衣衛
以親之敬為捴兵官鎮守福建等處
丙辰起補右通政敬數推
後降北為右通政

陛尚寶司丞李之林為御
戶部侍郎借錢法仰既陳鼓鑄事允行
戊式以一錢為準作銀一厘廣收銅多鼓鑄用
紀私鑄廣收上匠嚴禁造末之格則錢自精以
粮責成米戶蒭錢重八分以上者准二文抵新錢一文
七分以下者准為制文官收時給價行仗低小者交其
資本則錢自行供得令
戊子保國公朱國弼請貶卷增祿仍世襲公爵俱
陞太常寺卿掌院左都御史

命初亮工作到院史部尚書徐石麒難之至是奉旨
陞職云功在定策亦緣呂大冤故也

命史部分別酌用察典瑣拗紐塏等從裡部尚書錢謙益
言中興令主世當屯艱皆倒身忍恨著元帝初
東江頗以酒廢事王導以初言引酌寢遂絕有司奏太
極殿地絳帳帝命冬施青布夏施青綠將拜貴人有
請帝在釵帝以煩費不允史稱帝恭儉有餘雄武不足

然小心祇畏再光哥祚伏望取法至堂；天朝不能報天地不共之仇而假空居手胡虜蹴果殄滅其恥滋甚況虜遊閧掖燕哭我梓宮修我陵廟收我臣僚盡其草面而草心懷我好音其殆沮閒以覘我也是故三事之官六典不可不修舉恐其多作之工不可不慎恐其沓我也將作之工不可不慎恐其沓我也一命令之出無俾反唇相譏一政事之行務使臨指扣飛我前虜為外懼而又借其覘以自強此所謂戰於廟堂之上則屈敵矣三十年來文臣出鎮先奏虜

功者王不忘之後焉士奕一人耳言貨幹濤則云有
頓將建之臣如秦奕琛焉元熙祁連吉何謀等言雪
一段則云　先帝欽定逆案一時捉筆詞臣未免輕重
有心故出故入今既以贊等無據用阮大鋮若庚廷
以京營建祠不盡題捐削職者稍紓首斜崔呈秀
庾大復以哭奠左光斗致重譴者吳孔嘉以報父仇
者陛

視見門戶諸臣植党蔽私斷送君父何忍私其改智且
他日獨不忍見先帝于地下逆柒之故入者阮大鋮當
周建宗攻逆閹時寔贊其謀安有引人攻閹而身反贊
導右貢組春家居時頑大章被逮過新鄉組春餞送泣
別已法司定案一玩解死者之奴僕生者于因閹而反
坐罪案不亦寃乎他如馮銓以申救繆昌期周宗建被
逐去相位而不免于入居壯麗膺陽毅輔投井死節吕
純如與董應舉及臣等以社濟相期許應舉每言共朽
聲泪共一行矣而不得出記崇禎初年欽柒定臣待放

國門弛禁者可壯遏匪初
人他日當事宜共理此案
舍于今日我謀益老于門戶
戶薦非門戶之
配原任登萊巡撫都御
擬有清節先帝時以失城
投法可改配
刑部請寬原任吏部郎中吳昌時贓不免
旨言其貪穢素著改不得援恩詔概豁止減五分之一

附
旨三

石已

與平伯靖難馬溥逆犯武陵不允

陳以谷永迁士為開遠徐州防禦使張示招誘書自為

實成為永遠逆賊也

以武職冒濫命安撫察送復歷試録

已未宥原任兵部尚書聶緝以原官提督河北山西河

南地方使宜行事

秀爵先令家眷入京身處河南流言集義捕偽收復多

城朝議不行已用之且月給其家米五石工科左李能

趙言綽齊開智夫拽寸斬英腦當逆賊入宮青衣候
賊時司宦劉春負哭罵綽彥謂某曰魯初某曰提防
日魯初某處宜堵綽彥衮如弁充耳遣此烈禍國已
面日矣及賊被虜困亂窠狼朝廷哉今賊臣未誅反先登用若法紀何況賊踪乍
虜騎方張益有河北殘艘為綽彥收復者綽彥昔列
絕魂即起熊羆態遒之俾略
有起理乎燕吳相去二千里而遥黄河以北郵問絶

綉彣之從賊不從賊詎能明其心事集義勇便城池果
誰見之而詎聞之夫國家所以厲世磨鈍仕懲未有
名器而已軒書閑防何物而為賊臣頒給則尊在王室
兵部科臣督何官而令賊畏臣竄處則玷在樞要文武使
宜何事而委賊臣專行則在官常史兵劄付何器而
假賊臣旗幟則污在符牒臣慮天下豪傑之士聞之
體更忿　烈皇帝在天之靈亦有恫乎不忍聞者乞收
回成命無為所欺報聞後北兵入南都綉彣偽降為布

起補編修御史張孫振按晉以干請不
孫振劾晉以干請不遂科學士遂
相攻為牡斜建成至是起補著銓侍郎張捷意
准文選司郎中王重回籍以原任南吏部郎中劉
先是吏部尚書硕鵠時署銓開單坐缺批送司
從以手書與亦不公重聚不
科都韋正宸疏留重然猶容詔人曰吾不敢必
玉是言于尚書徐石麒謂重門多招搖重遂請退
大學士鄭弘卿四疏乞休允之命行人護送予歸賜銀幣

弘圖入閣時持論侃侃如阻內遣及內侍詰
臣風弘國士英始事政時事日非矣

庚申黃河口決命部議築塞
命原任大同知府蔡屏周以
又復原任應天府通判徐樹
大抵自受事以來凡寮庶
曰國家何患無賢即如撫
半飽私橐耳但今納銀者
予春推而庚之公郤克矣

外祖蕭以助銀若干建堡故保之

壬戌詔原任礼部侍郎張邦

卹紀恤臣弘圖屢師之

廣寧錦衣衛事馮可宗一子世本指揮

僉事贈大學士孔貞運少保

謚文忠廣一子尚寶司丞與

榮葬

初署礼部管篆寧以文恪

無表見等語至是始寧忽改文忠貞運為柳

長前無謚約

命再訊於紫獄即中周鏡
貌叔原任御史班持節原任知縣鉦疏言臣家門不幸
突出周旋因與鉦有隙私刻燕中紀事及國變錄等書
自捏勒迫去下江南策砭坐于鉦從淮上逮南中、致臣
宋城名且貌于　皇上登極時首
倡異議劳固狙戴是鉦罪止一身貌罪在社稷疏奏命
并訊
甲子加
陞四川
湖廣巡撫御賜蟒衣卹右僉都御史王鼎鎮高實
右侍郎撫全省
司少卿

耶律阿海等列傳

鄂領宗禎時以御史例將命提從逆朴視光等保尚吉錢張益史部左侍即張捷兵部右侍即阮大鋮所糾也

時從逆一案、逋誅屢訊、然、止、欲攻門戶者、從逆者雖里居之方允昌、祭似之梁兆陽、衆矢交推不甚深求也至是又合攻視光等而于原仕庶吉士張家玉則曰春劉宗周黃道周于逆閹令其收人望以振群黨蓋以阻宗周道周也於史可程則曰係閹臣弟友于素篤公然

從賊下于理蓋以比逆可法也後家王起兵廣東來與北
師抗遇害
庶內臣馮進朝等子住一人世錦衣千戶
謝勃勞軍中屢經大捷也
命附祭死難內臣王之心等子庶有差
國變後王之心狀回元自經高時明自焚方正化罵賊
死餘俱論刑者
工科都李清請遵孝康興獻二帝于專廟又請祀孝廟為
不祧之主命下部議

既言臣閒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若祖功則高廟與
宗之矣若宗德則舍孝廟何所今稱弘治十八年
臨民疾抑追仵宪詠庶幾盡而桃非并有德祧之也
敢布君臣何異父子龍飛景曰洽
皇上即今世宗而恭
帝即今献帝當時張孚敬
等供力持考獻然皆公別立廟謂祀太廟則有祧期
祀別廟則無遷期也今者專廟之建誠寔本此夫以世
恭皇同祀則仪異日得長享血食以慰孝母慈孤心者
勛獻皇没遵乎祧矣何如俟太廟告成後奉遷專廟與

諒亦世廟所欣然於在天也且不獨帥皇可合祀即孝
康亦可合祀何也均一追尊耳統下部議竟從
祭陽地
由宦命
程
元德初以造泉及紙至浙、實甚、及得逆羔、恐啻民不
及期共、所獲不償後北兵至於以案付潘中軍置江來
迓皆盛宗去中軍司庫、乾沒者不與
江來將士藉之、金放高三尺許、滿貫大珠、將士十三

起陞工部主事郎以戚尚之獻尚
之獻夙以時譽與益氣左故容志
起復原任戶科都英原官補兵科給事中
英以葛峒辟圖觀門生例將容志不證至是以
官非誅言賜環始此
加考功司郎中梁明太常寺少卿依舊管事
命內臣田成往杭州選擇
京師兩進淑女、皆不稱 太后意、乃命成出
采、於、杭、即、稱、女、

丁卯雪被絆御史魏珠等

從黃平耳鳴言也

免解就試炭

工科都李清以國用太侈言於閣謂此項宜裁閣臣鮮

曰可裁忝士英曰裁之易其次日批免相臣之揩足有

為若此計省價凡一千七百兩

戊辰命赴鎮赴良玉兵以益代餉從閣臣馬士英

言也

每百斤定價一兩五錢已良玉疏言不便有令考三軍

方切防敕若罷益糊口何時方完益既不為衆兵須料

而為商等訴冤泰士英不悅時良王與士英已隱相矣

加掛討玄永敘一品半俸色

陰仗住體也後以侍行緩急

贈太僕寺少卿劉時俊兵部右侍郎庶子

以先朝勦水爾功

以上從善駐蹕湖領戎政提督營

已已命議勘汛伏李祖述及朱元臣阻卻鴻罪從兵科左

王之晉言也

時詔勳臣持誡每以文臣不死難為詬及之晉
國公朱國弼等始悉狼狽補糾元臣勳衛御鴻錦衣衛
指揮皆以京師兩同祖述尚寔
命戶部左侍郎即俾掾兼工部左侍郎以便鼓鑄
予鎮逸侯頒舉逵等參
舉逵等十五人恒咸國公朱純臣先祓發餘皆因則為
北兵敗乃與蕪湖陳演等供見稅至是裡臣建於詔勳
臣祭以狗國例詠奇下工科都李清言舉逵或株
半濟賊亦非狗也彼同時文臣中如大學士方岳貢丘

玠等何啻不以枯朽棄死而衰誠相半祠祭猶懸既
生之殊亦無殺先之對卿迺有文武之異無已將
十五臣附礼旌忠祠不必易志以蓋民奈至仁也
國用王俊也以偷生與就死者別而又以慷慨赴
義與鳳陽地毋震
庚午御史陳瀚知請設定邸間鎮河南命該撫酌議
國子監生蔣佑聖吳瑞昌各追歷朝實録
加文選郎中刑應寧太常寺照舊管事

再贈故工部尚書沈公太子太傅河南按察司副使番
太常寺卿一子入監
以為蔭泉指縉造 恭皇帝藩府旁也
吏科都張希夏請嚴計處諸臣不得濫薦從之
吉末又云如有完贓隱者該部則判緣繇奏請識者知件
門未塞也
加王道坦九府都督食事充登萊總兵官
年未再贈楊帥孔祖都右侍郎兼侍讀學士
一贈再贈皆以子貴文駿公

奉巴原任禮部郎中周仲建職
命司提問刑科梁應奇所糾
仲建興故輔周延儒客吉呼輔為叔號指為義父私
乞
恩廕
旨下吏部覆奏
上以仲建係原任官照例廕一子入監讀書
和議既成
命禮部嚴行各城精選北女
以備
賞賚
上諭曰朕聞中戶科吳逵請選日講年例
命兩廡

聘楚負罪赴岩疆忽改
命工部侍郎地人以為錢神有靈
于進士謝于宣徐戎半造亟庶子
于宣太僕少卿三察子以閒逆刑死
命工部移會興平伯為傑
時工部貝到官硝已經
命、傑、諭放諭賢於古矣
兵部侍即陟太僕卿陳水陸兼防事宜命申飭行
流以湖口為虜自京口來犯之西路高寶為虜偏青
徐寇紐扔之東路以和州為虜間自瓜洲諏寺驗淮趙

定遠滁州之中路西路之兵以西城郡為前
黃步為中拒趙荻港皖口郭鴻逵為後勁駐
洲駐江口為援兵路之鄧鴻逵堵瓜儀步趙
駐蕪采採臣亦駐江口中路之鄧鴻逵為前
魚嘴為前茅鴻逵自京口趙大勝關和尚港
江下無湖為左右翼捺江而別駐江口為中
害建德拔浪九江彭蠡而陳家衝為中於此
太安和門拔浪龍洲浮梁而三通巖為援路
則敬寧安神京扇背可以無虞矣

陞編修陳邦彥為左庶子李景濂為右中允

庶子李右泰坊尚陳邦彥為左庶子李右泰坊尚李景濂為右中允

于謙淺降北授任編修尚書於為光祿少卿

貴楊承恩承德承惠各百戶

余門楊氏所請不知何功

漫宣廟吳妃薨溫惠淑順慈仁孝莫溫惠淑順慈仁亘天錫

聖皇太后誕文皇太子文皇帝登大寶恩漫皇考元廟吳

王誼導引衛王誼憲引徐王政誼哀簡曰哀誼公主

為帝之仕母而既薨尊謚且并削原玩可乎則何以慰
即位尊生母吳貴妃為皇太后寔正統十四年代廟稱宗矣汪后亦加尊謚
子兄弟間亦一為景泰之際太后寔正統十四年代廟
統以忠廟與代廟並尊且有加謚又有追溯興礼明
備矣然就此而朝中有明未盡備尚在母
名不念忠宗弟君子乎封爵之
皇上
初言孝肅寻既謚礼部主事張采言於
之弟名头猶懸如
於諸
清曰

代劉太后之仍為明德止孝之心以為明德太后之仍為
夫廢而復之者正也一為建文之故太子察建文元年
立子文仝為皇太子弼今惠廟祔宗矣
未革及帝統則亦未革及皇太子弼今惠廟祔宗矣
太補遺矣為帝與后之元子而壁改號不錫新誼可
則何以慰忠廟止慈之心以為明德敦睦故略于故皇
子之無益者大無而補之者正也一為建文不以眾
之起玉與不以建文之皇次子察建文元年非弟允
吳王先世新王先妣徐王又

出未幾三王皆降封、且廢
元廷元燈為庶人改名
臥穿王、又開文生于大山
矣、今忠廟之孫誼漼
與孝康后亦復為皇弟而
或降都王或夷庶人又
少子而不錫王封可乎、則
何以慰忠廟手足毛裡之
或曰孝康有四女其可改
者為江都宜都南平三主而
其一無改然皆貶稱郡主
是可並復否曰帝子與帝姬
一也何記敘別以為明條
罷者大貶而復之罷而應
封之者正也乞並賜命名下
部詳議從於吳賢妃應漼
又應加謚則如諸生母周太

后以下例、于皇太子文本应加謚、則始悼恭哀冲詁子例、于先烟先煙应凌郑亦应加謚、則始畝孝王子謚哀簡例、于皇少子文主应加王薨、且于謚、則始詁諸王以下例、以此詁告海内、曰典礼明條、是真明條然則定文時之呂太后與景太時之陳欲太子、今孝文時之陳欲太子、世子者、遂可不謚乎、一則应制而不列、牖與少子康侯時不應立而立、王欲點寔堂以自私則始立終廢可也、卻不應立而立、王欲點寔堂以

今在春坊謚文以存宮僚共科監馬保安画討

令諸臣不係從逆外餘皆群的末減從督臣如所請也

可法言　先帝以先朝之君慘刱社稷倘在北始應從死

豈在南朝臣人臣即如可法諸臣可法詒典南樞臣同官士英

四任僚於未聞悉來南之出疾趨北援即鎮臣高傑劉

洋清以兵刃不支折而南走是皆應亟誅者乃以聖明紐統遂蓋臣等罪也

茶盡被脅于諸臣在北者毛舉而概絕之盡散秩閑曾

且息其責及亟于南推鳳督臣頭若

若數人垂淚示僕若僕命未污身被刑枷未皆當置勿

問又如管仲管河諸侯
避賊南来不係受任封
握兵馬者皆當予以寛典
即督撫大吏亦當権其
時勢以為罪案重軽其餘
脱避北方徘徊後至者
戴罪討賊赴準前因才
的用至于来兵助戦義
仇諸臣委曲相從尤當原
其心事揆之應罪者罪
就危之借題應寛者寛無
令人心之解體仗天下
知君臣大義不但在北者
明宋過不但在南者
忍詆之人為雪恥除完之
詆寛以死而報以死或
亦情

張居正集

理所心至也疏奏元之

上成內侍陞吏部侍郎張居為吏部尚書

閣臣士英意在戎政尚書張國紀惟

居以國紀為言官時糾屬皆其訓也

林鴻慄自此意怏怏太猷矣先是捷言

之心皆悵悵滿閫之域自造端萬曆之逸樂生則林有

用精神不矢之奉公効職而死之結党行私兼人才力

知有朝廷並路所使人不知有法紀文武變之移任意

把持封疆功罪之權全
然以文並為糾逮應吁
獨於是奉會官汚文
風以科場為塞斷
擾而衆仲仆士之所推過
債帥騎兵之所深據恐
毒于民人心既去則逮
特急着非盡反前此所
忘盡破方隅舉從前款
之即目前從賊之衆汚
共不宪者雖宜緊仍
者救人群之衆逆無被
約廣烟荳惑盡情放下
自強作用兵寔講求然

後所行不悉所言也

保保宗室敕總領所詩換京職權行人

統領所比例向詩已摘奸功不在定策下又欲援先

帝時朱壽例任授將拖見者哂之

遂工科右梁惠奇催趙西廣錢糧

乙亥都督同知李誠鉅請取三朝典宣付史館以昭信史

敕劻

誠鉅孝定皇太后侄也既葬原任礼部尚書朱賡被兵

部右侍郎謝啓光右庶子余煜編修吳孔嘉乞加環衛

言、安典赤於此煙絕典人
赴陛順後兒渡錢塘煌自縊
處　德副仗張殿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撫浙江等
　　死

初文吉房內員侍今拒張
以來貞右上免點用上侍
御前前　　去假北也秉勇淺陣北為礼
　　閣臣

丙子內侍改授職方司主事錢遹為御史趙撫浙江
除授不自銓部、遹差不必拘忌、聞臣工奏所為欲布廢
心以修正也或由遹職既得

訴
吉、凡浙紳詣賀、張輒先足疾未能閉門、皆簪紱
王商
王商借為王重侯偽為
知為偽以聞殺之
徐紳等不允
安
遂侯柳祚昌疏言副臣陰懷兩端、問
祚昌疏言　皇上中興應運、姦臣
徐紳朝衣
冠、詣先他落于京口脾前、而惻然撫戴者、詞臣
徐紳也、
沂自恃求林渠壯、復社
張采○○先○○誠○至會至橫之舉人楊○廷○柱○為大先驅則有

趙陵杜狂之監生領衆　皇上定鼎金陵而彼且妄意為封金陵梯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祈哀大羊分地盜賊是何等話乞大奮乾斷立速徐汴早去奉人楊廷桎監生領衆先行提問其餘從党容臣次第指參恭請

御文沈宸荃疏薦禮部尚書黃○道○周○詞臣劉同升當世振

徐沛為僧紫等為馬上盜催

命五城御史收錦衣衛緝逐罷廢諸臣潛京餅劳者從戶

科吳適言也時罷廢諸臣投刺白日亦終無緝者

郊祀於卯光元年上辛日行合祀禮
先光禮臣頒紀時以合祀請
己奉旨至侍即當紹寧署
禮
聖祖合祀之禮宜遵古山澤
上辛日所以先百神而君最
於卯而百神受職以泰壇的
志氣宜遵右一周朔建子冬至圜丘適當獻歲不妨迎
陽執天我朝仍舊亦正不無地
泰之辰行大報天地之禮孔順孔時宜遵
世宗遵

諭原有加祀等礼各務祖宗典制以
廟時制臣献議曰歳一挙合祀奉一祖以並配其
祖更定之制庶世宗未安之情蓋分祀者一時改
合祀者永刻通行至遵者三南都自今祀淺北郊
今依所称地增非地増也更定方深功難成而淵
礼于合祀之所非所以為礼宜遵者四況乎大増近
宸居遠通廟臣知 聖祖在天之霊必有憑依不合
者仰祈 睿慈俯従合祀之礼履
命戸部発賑罪欽卑衣省五従之
閣臣士英請也

原缺

不
兵
卻
使
復
陞
為
加
己
升

綠故例轉先是文科右熊維典疏紳丹衷謂先帝時
原仗暮兵曲學將政監員何故久滯而揚安撫名定
何故井表無以辨也
准銘衣旗牧袖足二十名
命復張悰郯治書帶侍即事仍庶子
庚辰復革職御史何倫例轉御史黃耳鳴俱原官
准茶註京卿
辛巳改西宮為興寧宮
壬午戶科吳達疏紳徵督取啓慶已故兵部尚書馮元颷

不問

先帝赫然震怒勑令
巡言啓廖撫泰數載特
燃灰今問時堅剛者何
邑之阡陌所安集者何
鄉之鴻
色俗往
事日收
趙趙

臣越其杰正當倚重為
上為道遥誰復為
姚月間珠簡將晉中樞提
徇其陳議予奏奏是○使○悞○
改啓之疎斬將丁啓啓
戒仍勿朋白後加典勿滯志何
命內臣孫呈繡以分監南賦閘臣知
東平伯劉澤清言也
呈繡以分監南賦閘臣知罪之呈繡說劉澤清言也

疏薦請用為登萊撫臣孫元化計也

召田其按計也

詔責友義蓄貲河水即令金聲枉殺孫楚援勦各捺兵不行呈倩仍免行刑

予楚殊難諸臣禁莫有差仍准自行建祠

楚府長史徐學顏長沙推官蔡道憲知嘉縣王良艦蝕

祥萍渓蒲圻當扒均洲納承煦衡陽張鳴翼與都由守

徐壽榮武昌通判李琉吳紘屈任文煦皆死楚者泰府

長史長尚綱商雒監軍副使喬遷高皆死泰者

予原任保定巡撫兵部右侍郎徐標等祭並賜謚有差

標與即徐中徐有声給事顧弦彭鴻猷史俞志虞副使朱廷煥僉事徐杰等皆殉庶吉士死事有知遠州蘇

瓊妻舒氏史目超皆升河南死事有卿紳簡討馬剛中南陽知府丘懋素左鎮監軍主事佘翁山西狼道蔺剛中死虜有土事列大年前南科張焜芳河間兵備趙現供贈祭並又有主事成德父文柱德妾蕭氏尊氏妹孝白文柱贈如子官邮女附祀旌表

定江北鎮鎮兵三萬四鎮鎮兵一萬京衛營鎮兵

一萬五千餘俘獲有差

戶科吳達言臣今屢蒙

及刑斃黔罰應：用兵人：需餉而餉何在前此有加

汛可言今無可加矣前此有內帑可請今無可請矣前

此猶以全盛之幅員供一隅之挽稅今弱以偏

命四應之紅費矣黔全無術而采何期臣以為今日兵

非不足忠選練無方與營伍不實耳請　陛下速勅各

督撫鎮就見在兵丁定加抽缺而充信當將同甘苦乃

能臂指相仗緩急相應夫孟人知戰是處可安用彼

省沽市兒壯名羊伍以虛
其壯籍無用之徒雖去其
而用自足矣部寢從之
癸未起　刑光非補原道御史
原以大參不註史
起升原任史科都副安行通政司參議副都御史
院右僉都御史
理海防畢發若金提督閩廣沿海閘壩屯田市舶魚鹽
安行提督南直浙江沿海閘壩屯田市舶橋稅等稅兼

珠池兼理海防軍務未幾復差二內監共職同且設
監司各專所知元之
命几城敕自死及病死仇救不得借名求卹
甲申准南巡撫林一桂回籍
升光祿少卿張作楫赫林院掌
御史張瑗張既疏論吳牲鄭三俊和恕住不聽
庶住撫三吳時、與諸紳相見色若不屑張投柬投不
孫振之糾人疑捷意也捷居鄉孝友尤自礪、明旨亦
共清執及為冢宰追勘實、且以、訪歎臣、及士英
大許悅

錢爲已一切批并惹酸酬勞公論尤
十一月乙酉贈原任戶部侍郎祖諱
免議益王
命改折各衙門上供錢粮以寧內帑
原任杭州推官黃姑伯病其不法故
事而已
命卻又差委暫行掣戳法事平仍舊
時卻又寧忘美差左都李沾若于情
也

以掣戳請非體

丙戌廵己故兵部侍郎董先宏一子
起升原任刑部右侍郎乾隆癸卯五侍郎
夾榛先生閔稅握成有古葉銅終身永不敘用
起少宰、會推之日、户科吳達吉於朝曰、今日乃是特
推耳、言官往往題不敢奏駁、何名會推耶、同官感其言
皆托故不赴、科臣到者、惟户垣署印陸朗一人
行海也
菊原任文華殿中書顧大成
時糾共從逆糾、狠九、兇

子故詞臣沈懋學謚文節倪元璐謚文端
兩人皆明元懋學以阻江陵奪情疏劾以科場註誤論
皆淪落不竟其用
丁亥來寧伯焦夢熊號荐原任浙撫熊奇渭着遇缺推用
命陳龍署按兵官管理江督標下水師
戊午世廟陽副仗張如憲大僕寺少卿
以與閣臣士英共事也
壯弢文克襄封定遠侯
贈少唐岡仲倘礼部右侍郎不准應

國下將亡必有妖孽
明未諸臣以為阮葉
沽妖孽等必勇閉等心
逐內臣全歌

桂王薨

京師早命禮臣戕謚益等請兩於天地源
以西花園殿為慈裕殿
命兩湖四籍侯勘
先湖既訖計楚餉、有
陰唆部將、羣譁歌
扶五良王自重矣、
為栽留江沙十萬
以鎮臣恐其仕勞
言、士英不得已批免速乃已、湖督良

玉筆中、竟不歸、說者謂士英之修陳、湖之抗提皆非也

時祖大壽以累疏與當路忤、既已陳情乞休、而朝廷猶以原官總督薊鎮、兼理關內外軍務、

供置不覆、鴻逵五千人、既留京、仗戚以隊、

衛代鴻逵料理水師、卻扶奇加鎮銜料理陸師、

既大約鋤索六千金始給一單、單給劃必再索六千金始肯

給扣印也、此外白丁用重賂大師者甚衆、京師有賊

亦蛾如狗、都督滿街走之語、

巳丑夏陽方奏 皇陵災松柏相望燼

時偶陽里民遠見陵中二人、一衣朱、一衣青、殿擊甚苦、

孚間巡江不報乃率數
升原任河南副使張知道
庆寅命淮上舳艫赴孫督
命温台玉環等山三年起
投書幽林牛覓王文學錦
予死事彭大炯奚贈庶建
以葬拔從做官得之
陟北兵過河也
振威備河北
太僕寺少卿
十人持北入北一大狼
走誌

彭遇賊請之也已礼部題以太遲不允

壬辰予死雖內臣李感朔五月恩各世錦衣衛指揮僉事

勅慰德音衛各蒲

癸巳寧南侯左良玉奏華容石首戰捷

赴升廣東布政王騏太僕寺卿

甲午誼古王曰貞

升楊御蕃一級廕子錦衣前程

追叙崇禎時捨李青山功宴誅其來降執而脅獻也

乙未命遼王常治兩淮軍務

端門外火
其地即社壇門來與太廟門對
內中予劍者英門衛誼忠發
請也
阿衛因墻子崩失事、致北
直山東失陷七十餘處、因死
罪、勿論可也誼麼逆矣
定中宮禮冠儀三萬常冠儀一萬
時內臣忠儀三十萬責于戶工部及應天府催請甚急
工部合戶部言今何時耶金臥斗扶民力已枯今天下

大學士史可法請剿賊詔
兵馬錢糧通盤打算欽剿至二百二十五萬有奇戶部見存庫銀止一千有零耳乞勑監臣加意節省疏奏不
定救
擊燕痛陳時事命之
疏言痛自三月以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大仇在目
大義加晉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南
之事也其君臣盡力圖蜀而僅圖臨安蓋偏安者恢
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遂能自立者也大廈之初
泉洒泣紳士悲歌痛憤相乘稍有朝氣今兵驕餉詘
文默沒
宋
一
乃
部

恬武嬉物成泰氣失屢得北未塔報寄言虜
則廣調鳳舡陸則分布精銳直河以北悉染腥羶而我
河兵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漫仇之師不
開及於閉陝討賊之約不聞違于虜庭一似君父之仇
置諸膜外近鬼虜示公然以逆之一字加南虜必南窺水
踩我近境是和誠罔斷：難成也一旦寇為虜併必以
全力南侵即使勢尚張足以相拒虜必轉與寇合先
犯東南宗社安危決于此日我即卑宮菲食當膳卧薪
聚才智精神而枕戈待旦合方州物力而破釜沉舟尚

恐無救以臣視廟堂之作用百執事之紏
然者夫將昕以能攻敵若作氣也君昕以能
廟堂之志不恭則行間之氣不敢夏少康不忘
賓之事漢光武不忘委蕤薪之時臣頫　皇上為少
康光武不頫左右執御之臣軟以唐肅宗高之
憶前北麥初修人心駭異臣等恭迎聖駕臨莅
弟之人欵聲動地　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
沾襟次謁孝陵餘及　高皇帝高皇后則泪痕滿袖
天后土定式鑒臨當幾何時可忘前事　先帝以聖明

祖陵祔此千古未有之變也　先帝崩于此恭皇帝亦崩于此此千古未有之仇也　先帝待臣以礼臣思一旦爰出非常在北詔臣死和者寥寥在南詔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未有之耻也無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胥斯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領可朕置以臣仰瞻聖德俯察人情似有初終而鮮終臣愚伏望陛下速發討賊之詔嚴責臣與四鎮伏思簡精兵直指泰開懸上爵以待有功假以宜而責成效俾給之布廣加淋湯庶仗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憤也國家

過比大赦皇上承前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罪
罪當於誅從無功足酬但有
刑除不意頒於登極詔赦將加恩一秩特為
黜外加恩伏心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
斯為極以後尤宜慎重若待真正戰功庶使行
可行兵行討賊最者無雖投括既不
將勿兵有所派屬也至
淡淡報罷朝
夕之安作左右之迴
工程可已之業一切
不容

廢者亦宜概從儉約
深宮曲閣豈能安處
舉一動皆人情所關必吾皇判：在　先
帝深仇
振興朝之精神萃四方之物力以併于遊將銷兵滅寇
宗周謝玩有玉毀瓦全之可況天意可回矣時原任左都劉
忠除兇之不遂心在臣子則人人有
報閒
御史游有倫疏陳國計

筑言　皇上宜有四海雅
其時如衣服金玉珠翠器
數十萬其時用者求盡
皇上所必需等無可裁而
者乎天　皇上躬行節儉
如織造服作織工衣帽等
米盐菜之類每月不下萬
奉明旨以提俵止曰今與
冬衣靴料燈蓆等貨亦不
力啬其費矣倘可比與制
為辞乎望嚴為清查毋輕
狗　民　則　有　嗤　然　為　下　非

所謂以有盡金錢供不給用度也至通計今日財賦之內省住居十之三用兵者不啻十之七閒有積年之兵者不啻十之八九閒有積未入于太倉而常解之他省而北鎮積留者閒有積未入于太倉而常留于不問裕餉之道何術而可坐致乎

振振方庚公頻呼戰守不勝是謂弱兵弱兵不能負甲不勝是謂弱兵弱兵不能負甲不勝是謂弱兵弱兵不能負甲不勝是謂弱兵

牧夫荷戈無力黃顏瘦骨負甲不勝是謂弱兵弱兵不能負甲不勝是謂弱兵弱兵不能負甲不勝是謂弱兵弱兵不能負甲不勝是謂弱兵

汰也彩服錦衣翩翩健馬上妓重美女朋樂營中是謂驕兵驕兵不可用

兵奢兵宜戰也市人逐利閒執鞭心為清逃羊閒金色也紙上能談兵法兵宜去

變是謂怯兵怯兵宜去

斜按數則無是謂虛兵虛兵宜清也毛羣勒督撫鎮臣

一二中防或間也推近食或散老弱婦農毋
鉤為不戰不守之兵坐耗而虛原之也
丁酉狂蘇松地震○癸巳○甲○回籍
虎住撫吳甚得民心迭為朱纨張珠振
去及紹興失守自縊死
命督輔寇山東提兵立
品級齊不行、每吉借住、乃捐家貲河又捐
定總督侯恂同往、督下海北發然後白以
梁佩振旺田仰時因加手札有急情語遂
百時田安東

致督輔可法

吉其不執狀至是訪入無院署、捨下獄事聞命可法先
太監欲收
戊戌加授兵部尚書督師薊遼
已亥賜原任大理寺卿陸世科右都御史廕一子
起朱紈祁原官證卹尚書協理府事
察逮御史羅萬爵疏糾周鍊着法司究明
鎮推燕閩有頌言萬爵燕湖人言之甚詳然以糾經故
備試來林至謂已與院大我張孫非等有拇戴功人皆
哂之

庚子起原任南京兵科給事中應勤原官
部題原任工部主事徐孫初改授科員不允
蘇初為人朴拙
以部屬改授杭關住俸門報罷人謂不諳世故也
升工科右李永茂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
處
時永茂念、謝先廻京、與訪弁爭庭詬礼、被殴仗外
狀孫組坎衾封條寧侯
然、因陳承批先非、已奈謝閣臣、俾以卿禮之、

辛丑加户部郎中沈廷扬
廷扬後在海中起義兵拒
蘇無一降者人比之田橫云
升大理左寺副王文企太僕寺丞
文企稿朴臣崇禎時以言論
加監軍道宋初兵部郎中李栢龍供太僕寺少卿
加刑部尚書解學龍一級廕子世錦衣千戶
追叙崇禎時江右捷功也
壬寅新任光祿寺加許譽卿乙終養允之

崇卿見時情不合故乞身去卻霞仍出新街給與諸舍
孟原任兵部尚書出納帝意節給祭亞
永興數云
紹祺里居九流貶雅
原任禮部主事周之琪追玉
予故刑部尚書沈演祭葬賜
祖錦衣衛百戶張翕之入錦衣衛職
其後以食事孝內侯恭司張風翔子也
中辰加考功即中梁孜明太常寺少卿

後與父雲林俱仕元仍為文部主事
陞應事府正應昌熙禮部右侍郎仍管翰林院事沈定嘉
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讀劉同升右中允兼修撰陳之遴左
中允兼紹修劉正宗管理誥勅
贈原任山東巡按采學朱大理寺卿應子
游南之陷學朱死提故卽與至此始得時同死提
學翁鴻業子既詩又有敢忘行者許其道糾參削職遠
乙巳命永禁按按改陞有
遇外永遠充軍

明吉自拱一体調閫臣鉾之衆非也且罪何至永戍

丁未命聚燃翔以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

浙直水陸軍務巡撫蘇松等處地方

鳳翔浅陞北仍為侍郎

升浙江參議盧若騰加僉都御史督理江北屯田

巡撫鳳陽等處地方

加副使職銜駐劄太僕寺少卿監參將汰定州兵練其昌

川勦賊受督輔王應熊調度

北兵留宿遂尋以沒卹

兵至則逃去則稍復積弊如是

予郭移庶一子錦衣衛千戶

授黃魁世錦衣衛指揮僉事黃政黃吉各千戶以

勞

授李佩蘭錦衣衛百戶

河南永差以徵勞官

命內臣馬起潛提督江北兵馬駐劄沿江水師

起潛先泛海至淮命入京陛見至是乃用

罷職方監軍

以多傳溫故也

巳酉命九江擒兵典武都防胠屼池兵用屼伽

庚戌命都督諭寇鄙鈐守九江候知左良王莊帥不肯久駐遂改

試知鈐九江擒兵典武都防胠屼池兵用屼伽

命提問罪先帝拔之為督宜如何效

仰史沈寀荃言今來琢西為所為提約經營為王永吉

張紘奏罪先帝拔之為督宜如何效

死為報乃撤兵近向不能勤王故敗惟知一逃置之拙

典猶壯繙疏先考選部為先帝屢拔為中樞亦宜如

何敢死為報乃身居帷幄不能固城衛主觀顏荷活加之寸磔非枉幸衆　皇上矜念封邑寬恩仗過者　皇上自宥重由之人可不效尽剤孟明收功三敗故奈何永吉覩望逗遛徘徊淮陰未聞苻戈先詰命為労予昔日之罪無可逭新功乎今日之功無可録且何急於勁君上緒彡不聞一矢加遺狼狽鼠竄間興衆按南未斜建義鳥枝拾河北之嘗何益一視衣冠貪生自固之心漫出死何以對　先帝也何以對　皇上與臣民也不固一喬跡訣萬年矣若薊

與昌平侯三輔也永吉罪在難逃何誅更多一次地尚
豬陵之罪至京師失陷先帝并遷北在守土皆宜屬
吳林為侯新君之後仇乃賊歷未揚先去為望則來投
立祖德河臣黃布窓何以自解皆不得令文山頻望延
尉也號泰興不列名之登撫會化龍一并提問
興平伯高儀請豁原任大學士周延儒督朱大典勦林
吳孔泰家產儀以合時為誠赴高傑武
大典孔有德死於財而孔泰又
人請恤錄索於泰家非其志也

大學士馬士英請敕酒稅取
給兵杜弘域所陳也宮傅
文堪大小各將例派納
之課後名粉坊為宮店
免納柴一斤納銀一文惟土酒半

遣者依私益律究罪

辛亥起補原任御史曾偶
閱崇禎時建削
建原任山東巡撫王國寶光祿寺卿
漫原任刑科吳希哲原官補工科給事中
希哲先以察處

命城金山圖山

京口監軍主事楊文驄請之

速結從逆諸臣葉以四議參六等

工科都李清吉今方從逆一案倣唐六等定罪矣然今

法與唐法異何也彼議于東京既復後此議於北京未

午時也或從則或從唐能令如速矣夠休希烈輩皆死

足將類大理對等否然則如之何曰無假之羊耳大子

之悲筆亦北也益能盡一時亂賊皆伏兩視誅戰正緣

書孰書救不貸于素王三司當心迨今由已久寒膏猶

斯痛則此筆之成豁亦無矣故臣願今日司三尺法者
吾頭可斷吾肢不可移堅持北筆而已若現在紫獄請
臣惟有決可誅耳夫一身仗義故錯血有時枯而千年點毫
臭無時洗明有天日照有鬼神故臣又願今日司三尺
法者無軼此筆亦無軼此筆上者群中者戍下者配與
北一以明允為功耳然則從閹從逆詔臣逐有死法無
生路矣一曰誅閹君欲誅閹密為普顧榮其陽名
帳日以函首送都顯逆賊陳敬之名為快於是典甘卓
合計誅敬而榮卒歸晉如是者無罪一曰誅閹君欲誅

開當為晉朱序其陷身符堅也從陣洗大呼曰秦兵敗矣于是謝玄乘其挫亂以八百破百萬衆而序卒如是者無罪王從誨諸臣又有別矣夫開釁而虜功名身羈異域心眷天朝則猶兵息民亦所以報也十王雄述忠是故列史也因兵敗臣遠然卒以通好破任一為宋初宰臣先以監衍補官者也因汴陷官於金僞以詠南役被執大如是死節丈夫哉晉列為四論以為從開從虜者啓一始失身而終報國洛也既奉命如詠述約

予能

西

汽正宗寻報聞

監軍侍疑兼兵科給侃文因保屬吉壯按孫嫉泰都

河無論晉人尤德之有

大病在記來林太兵高

時監生陸佐家言永南正供

多為文吝段蝕故

人以為奉元德意

金光宸美埰熊問元金

也

殘

子命蘇松督撫嚴緝拿同

監臣孫元德清查來南

已以君子莊紀人以小人附己者雖盜跖亦指為伯夷不附己者雖伯夷亦指為盜跖當壬午癸未時流賊盤踞荆襄壯奉督師命三道並進一月平生氣概一朝都盡先帝若詠以抗違誠不為杜蔣與一戍此至仁也既幸逆先帝之仁則此時更不須追論壯罪扶艱濟難今後過事則從國家起見過人則從人品起見史勿以声氣二字排隘杞特則水勿勉如山但入骨之病亦認來林太真加之秉性執拗偏聽成僻人曰某是來林則

信為腹心其非秉林則焚如化魁至會奏
時亦因聲氣二字破格拔擢誠鑒謂何若
稽清氣三俊其可少哉金光宸經濟逸牲
俊而把持門戶頗與相同當周延儒再起時光宸與牲
拥附一手推定仗為已用而後漸激水火此明短也然
才非庸伍守又庶特去其禍心便成佳品採于昌時起
巡俱即日疏催赴京潛為贊聖此畏門戶而不敢不入
送至胃昧耳若令依真十年清恭惠政儀人感之其為
給諫亦貌敢言翬之林壑豈曰憐才臣嘗嘆國家敗壞

皆由在廷臣子仝不務做事東林浙党勝負相爭高者以有用之精神供無益之口舌畢竟成為納賄招權之府東林中君子多而小人亦不少但東林小人皆借君子名以欺人而人畏之浙党中小人多而君子亦不少但浙党君子東林亦必指為小人而傾害之一勝一負相攻不下惟望 皇上明斷于上諸大臣虛懷于下略其所短取其所長則所裨非淺鮮矣疏

復原任御史熊廷弼疏

奏為官貶廟謨聯絡海上官民

)

甲

戴

保

公

京按陳以勗聞又從逆山到洋清荐滕復後陞北

湖史

聚奎

且述原任湖廣巡撫王

以仕事已壞兵餉俱無

述說亦紈為黃謝所糾復

與浙

國公朱國弼等言兩浙財賦重地不宜建藩令礼部覆

國弼等的奏定策忘於王近處時脫故也

寅起原任河南右布政楊邦弼太僕寺卿

邦翰老以居里宋升文科部
張布夏曾面詰文部尚書
不能答也
戶科吳達疏劾監司陳之仲裏
之仲父未遷充東道關防
疏言得旨降用復列監司
吏遷言得旨降用復列監司
邑勘農知縣遷轉當題加副
使通判農夏初開圖支
南逃又當賑給差入豫無何
江方伯正中罷職州守借
司曰事條陳竟不至境皆司

英國琦阮濫等監軍宜今制秋圖功許滿前非
二罪俱坐阮鳳徐以故向往更原某以絶效尤
尚有紀綱而臣子稍知法守至于大會逮問之
失地潛逃之某即孔
奏文部覆之仲降紋
衙脈與國琦供奪職
充為事官一時與論翕然快之

南漫録卷之三終

南渡錄卷之四

大理寺左寺丞前工部郎中兼權刑部郎中臣李心傳編

十二月乙卯予殆罷諸臣議廢世錦衣者令非有軍功不得與加兵部侍郎綠國事尚書原任尚書白始清太子太保冬官冢宰原任通判副樞兵以伯爵時詩追論奴書及三案諸臣命之贈故陝西巡按李應期太僕寺卿罷盛皆以勤寇功

此何時也方
汲汲於此

伯時自稱隨封恭皇帝知前後事最真因
宗時宮闈內治皆賢文母但册立東宮稍緩蓋緣孝端
皇后年茂明詢閣臣待擇若諸臣果從國本起見言非
不正但謂非加之易不測讀　皇祖慰皇太子有逆惡
寧太后暨恭皇帝於裡造妖書離間我父子兄弟之論俱時洵下皇太子亦
含泪時綵訪緝嚴奈底蘊多工終以貴盈生假生死
充戮而吞舟畢竟漏網及東宮已立恭皇帝之國可無
他說矣乃乘瘋漢張差突入東宮而王之案以捉牢主

事構無影杖詞作本
於太皇太后垂次太
我父子何等親愛外
使我為不孝之子可
黨逞此兇心將置祖
班趋進大言曰如聖
神位因遣詔獄時轟
大都類此迨　皇祖
奸壁執不從隨移居

熹宗初年猶牽詘不伏凡能指詬祖后皇考者即群為
風力即此舉動無非欲謀陷祖后皇考於莫可言之禍
耳臣又憶先年有三大案賢奸顯著如梃擊之案主之
者王之寀劉廷元岳駿聲楊維垣也紅丸一案主之者孫慎行張慎言吳炳駁之者徐景濂
挾霊維垣王志道也移宮一案主之者左光斗魏大中
駁之者皇上承統祖后皇考尊崇茲疑
若取實錄一覽祖后受加奸陷害身處危疑撥
者幾三十年今日報沒當不在閉城效應為
洗雪速須

之丙
記詔布告中國外實錄通記
削或另入一篇以揭明其疑問之謀仍聚
與諸臣自供按名追詢得
情已經大臣科勘李崇以毒鬼相
持請申飭中外
毋庸深究
皇祖聖訓
日抄盡行刪
統落服僅有天下半而說者謂其病於意
足以已之未
漢光武有言既得隴復望
人苦不知足
明知足不可
扣而反以不知足自咻故
取於天下者足
也若宋高紹

有為有而不以祖若宗之全有為有故足耳若於今日何足之有以河維為豐沛則恭皇帝宅中之舊封也為恭皇所已有而不有則不足以全陵為長安則高皇帝無外之初基也為　高皇所全有而不有則亦不足恢復之謀何可緩誠然昔人不又云乎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于所喜夫亦謂內省甲兵損其蓄積乎將士惰且驕弱本以國功則功不舉耳臣以為事雖試而志無中輟則窮有味乎子胥之揚勾踐也曰辛苦何謂辛苦則無荒於豫無荒於色無荒于遊宮瑤

宝之祀與南金和寶之玩皆此物此志也況今
國已拋於犬羊圍陵逼於狐兎登城北望慨然流
涕斯正其時且不獨此也臣又常歎我朝有二
仁恕心皆不以失德然昔
先皇以英斷心皆不以
先皇以英
今從逆比肩
先皇
在天之怒恫比患劇更甚
皇上藉甲枕戈縛克
盟慕下剌心血以祭
先皇陵則
亡患扇
何時乎
而句踐乃得以辛苦乘其敝此亦有初鮮終之
前車矣
殺而
此
痛可仲耳昔夫差初
立出入必令人呼曰爾
忘越王
殺而父乎其報越何決然究也志終垂成以荒
港自懈

文章甚动
於此時心
即文章之
我

故臣願 皇上時之抱痛刺心恢恢以興志
民倡也不然眷 皇上既弛于上則諸人必
亭之血淚漸乾東山之絲竹日閣臣忘中原
慚於高麗猥詘不呼于河湟民忘中原矣始
上焉謂黃能之直於有斯終耗雄心於跡騷
得樂可若將若士俱忘中原矣誠如是將列
何時釈 先帝之深雖何日浸臣願諸臣發
抑臣更有請夫宋之南遷猶走李成撟楊公
外而今則獻猺交熾西川危若累卵且汀灣

以警我剛矣北有既哭之室
酬南無可怙之室
倘安何爲可逐安猶大言
敵不思網紀未恢惟
敵漁人一鼎將乎時乎時乎後
申飭將有不及用者此
丁已進封誠意伯劉孔昭東平
事寢文恭太僕寺少卿
皆以定册功也文光後降
皆巡按不許拏訪拏者止許
旨覆奏不得追賍

先是劉澤清跋扈江北按兵不
有寇二民內不勾幾背皮包
命督輸所徵調度行間供
命左金都御史郭維經專督五城御史嚴飭保甲識
究以清肇釁
從户科吳适議也适言維
成弭盜熊奮留李茂芳堪任督
撫不宜兼掌
戊午升御史鄧起陞太僕寺少卿

加封予荅曰
朕不日

淮原任刑部侍郎朱大玫薨一子
命明年合荅天地以
太祖成祖並配
並配非禮也
授雄縣民白可檢錦衣指揮僉事
以籲恩故
錄開國功臣郭國公滁
國用與弟勝皆有功
朕為不滅
已未升工科都給事中大理寺右寺丞
復原任右副都御史原官尋詞用

初傳四維從逆已授修撰至是既弊復宂忽以忠義褒
工科右戴兵言四維　先帝時曾受人千金保舉非類
事發詔別衙門鐫謫百計再入木天至從逆
維殫射為多乃云逆封既簽三月初十日命下即出都
門夫舊例四月中旬方以封差題四月二十六日方
停御領節牀或服物未具儀狀未成尚須守候今曰三
月初十日則去題封時尚閏月整裝出都何其遞也至
援御祇文例為言正自有別蓋祇文然受刑慕賢未汙
偽命豈容同年語哉奏四維復詔用

庚申命建文諸臣止予戍廣以滿倅額
祐服閩御史高允哲雲南道
辛酉命湖廣巡撫何聖以原官提督川湖雲貴兩廣
慶揚鞫囚部管事
巡按山東御史凌卿入覲
廣加級着哥俸二月
禁錦衣衛食堂擅受詞狀拿禁平人從御史泰卿
庶吉士金吾雖事原有專司今則食堂等官並侵職掌姦徒竊
祐一瑞如

役遍地孳訛冒名恐嚇所在而是詞訟閉理巡城
令則部司戎政整理都督各
凡此獘風起累苦善若三
輔要地亦内地民力已殫
全時寬租薄賦固結招徠乃
假託除咊妄肆紛投為一不
察誤用其言誠為根本之
憂若南畿以至兩浙亦内地財賦之地不建藩封
今南
泰諸藩遍布浙直設處供應民累民財通處蕃殖
國冠之
大誰未雪乃安心寢閉罪之
即之和議未成乃

譲河北之地將帥人臣已裂土封益屯諸利
呼韓之既日逼聖恩未宜
命它或委遣不去或召致
莫西北去彼就調紀墜擄
不為地擇人乃為人擇官
下皆不屬為監紀一官原
今則添設多官非假
即冒
指別何以彼虛戴罪之名此
同何以一入廷尉之室

壬戌之大者亂秦通行申飭

安遠侯柳祚昌風靖以定策功爵賞閣臣馬士英等不允

戊戌平伯高傑討賊程繼孔斬之

避孔以衛猶作亂先為撫馬士英梅乘國變逸去復

乱徐州督輔可法與傑密計令將賀胤昌等捐軀

户科吳適疏請優叙行間諸臣激勸軍功以清逃叛

命各省直提學官嚴汰武生

先帝時所立也

令有司士民不得輒拘役逼逐致戚抵寫家産

刑部尚書解學龍先撫江西因有司拘繫文舉等家甚急捉及族戚故請抵寫後學龍復行取有司罔知適從矣

癸酉給追赴訓府尹原任應天府丞邵佛友從等訖命

原任兵部侍郎彭

法物祭俘嘅廢

時乞卹甚多、閣臣錄以為壯其廢則自總督漕務者又

間、得之、故終不止

前政为至

永编修吴国华右谕德
革留抚州南团主事林日光戴仍提问追赃内臣孫元恕
斜其串同扑棍加税入私也
元恕又查新焉钩缺额一百七十五两、发引价欠三十
三两、於是兵部一主应新焉钱粮俱命清察、未
意也
甲子省火事巡视厚谟恭驭贼
罪在失防衰限以纳银二萬兌
升兵科左马刘之勃本科都给事中

況降北為燕松道旋乞休
起蒲原任御史馮明玠向供廣東道
明玠崇禎時按山西以北兵入訓練向則吳昌時倒轉
者
丙寅御史況宸荃巡廣實奉命兵部飭行
言虜賊今日守為國大患佗自東海失事三十年來兵財
盡耗於虜故賊起而乘之及賊逆不容誅復巧借復仇
之名收拾殘寨是我中國始終受虜患也故目前之策
防虜為急賊次之以討賊為先務以防虜為實奉又當

以致虜為虛聲以聚寇為實勢已急賊
捐棄之也賊罪可聲虜之罪未可聲也故於討賊則
師抵某城吃某師衝背某師持堅或紿再遣一使陽約
角之勢以大振漫化之聲而其實節制皆為防虜計此
所為實著也虜明知不受欺而以討賊為先聲以防虜為
矢而我欵之若不嫌諼漫凡金人所以愚宋我輕用以
愚虜賊見我與虜尚通則心不敢沒与虜合賊為虜殊
盡力於虜而我亦得專意防虜虜防既固然後乘賊隙
徐圖之此所為以欵虜為虛聲以聚賊為實著者也

祖丁
鎮
改
附
祭恭愍皇太子昊悼王衡愍王徐哀王原懷王於興宗
改謚孝宗張后曰孝成皇后
工升都李清以愚廟稱宗宜入太廟止既其請附祭恭愍
又言孝宗張后舊謚宜改○部復從之
守河南抵兵教敵遏數降北○兵遂入河南
除遏西營壁關以抵關北守大河至是聲言借北抗關○
興北為北兵遂渡孟津○既入中原○則關錮歸亦不守矣○
卯起升河南左布政尹仲太常寺卿升尚寶司卿領光

復原任御史職亮工原官
亮工自北歸、錦衣衛緹
降北為淮把道
戊辰北兵爾海州
升原任山永巡撫李希沆
升湖廣參政高斗樞御史
築螺磯堡板子磯堡
二堡皆各水進歸江流
葉錦衣衛緹役投民

劾閣臣鍚力也劉
言者

此言契改今
而草何也

時衙訊丁象哉一案內干連數人趨吏部
役遞登堂索之尚書張拭呵使退咆哮殊甚拭恕叅
其撓然僅云姑不究而已
已已沮銅改鑄錢
命户部議滯折定價布示直省革小單私耗之弊微完銀
兩州縣經解餉部并裁運單行月糧文餉從
户科吳廷諤
行稅契法
凡民間田土熟田每畝二分、熟地每畝五分、山塘每畝

改
一
方
舊
人
廣
以
命
吏

絕當令舉朝精神悉歸併於一路非計兵計餉迅廓
寇之事勿亟非忘家忘身孔才大略之人勿舉耳無奈
人心機巧機智捐生刻廷為封疆求真才被逐借封疆
作詞局共剛亦諭於撫之法逢人說劍談兵到處扶金
求薦聽其虛聲真若忠義備胸甲兵風富者及督撫到
手又別有安排非借需餉而延時日則假條奏以抵逗
留迨至事會既失自然舉步維前四京別用正中深謀
盜將發而坎至尊莫此為甚其次則諭司道明知死灰
難燃不得不藉危途以活机軸當其敷然獨任若東西

南北惟君所命及其路遥既通則齊豫江淮
之地咨謝恩旨即令束裝就道勿再陛辭勿
候領勅徑有事於有司其蒭須嚴不妨源源而來勅亦可無程即赤計其先後凡點用督撫監
其令壯其終當慎其始今
髦名器賄昵鴈梁實自近
日始矣臣以為伐其蒭公之所弁
於別改至於狡猾奇矜市
井無賴亦思竄山
世能容此乎其次則又論
杜知題雖名曰危
猛心實在
一蒂而凌萬頃法紀彰明之
竟逍遥河上咨不聞繳
任彼那移
限之遲速如事尚可為改
意遷延比至時移
勢殊亦以

失而升稹之罪二也若危猥推知之考何以
衣諸生製錦何席刑名何事乃可濫授匪人
以滋偉實
乎即
貢監與沿出仕者
亦須察年力驗才品
勿謂人所
裝迂
不前者便可令其
快意以往也從之
戶科
許
戶科熊
維典以民窮差煩恐滋驛騷請停止催
解各差不
督理蒸
采太僕寺少卿宋
訪請開採銅陵縣銅
用命自
行督理
鉛以資國
兗言
銅鉛之產與金銀不同採金銀則利重而致速人

南渡北
所
兵
便
命
用
命訪
雪冤
臥疾
不

而心狀強坐為判容則皇考母家必枉受
主使之誅而彼時箸印亦將有株連之禍先
友于之愛而神祖亦且被惑溺之名首此難者一貪酷
之王之家其只圖博
無一可者於忠孝為何等次則李可灼紅丸
論之亦止可謂之無功而不可誣為行鴆倘此藥為鴆
則是光廟不得考終憲宗不得正始不但當時首輔方
從悲不能謝責即次輔綸煽亦不且再相刺
宜罷誣而 先帝亦又失討賊之義矣首此難者一事

後之孫煥行耳只圖逐後報後之私而使累
臣無一可者於忠孝為何等次則為李選侍
臣亦正送往事居之誉而不當造垂簾政之謗
非此務不足建共稷見吾功然致光廟
不能保其
巾柳燕爾不能酬其撫養甚至照管冲主者不歸之數
年有恩之宮嬪而妖淫干外之客氏首此難者為
一小臣杨建耳只圖逐王安專擅為群小報援之主而
使累朝夫妻子母無一可者於忠孝又為何等當時大
臣不附此則不依保其榮附小臣不附此則不能膺於

要略不肖者不附此則失其設身之苻貶黜者不附此亦不欲壅塞責之嘗試居游行之餘地若不訂從前之誤何以破後來之迷此要典一書冠以御製重須天下事之必不容緩者也但使當年作俑者服罪九原何妨今日吠聲者撥思一面伏惟 禹察宣付史館又言先帝勵精主也實不宜有此實從前不忠不孝之臣害之而始實起合黨一篤輔趙南星頻為衆推就寔無建明只逆孫一本逆案而所庇者出之欲害者入之亦只造將不能不公之案如寧錦之捷

不叙經撫乃叙一巡關
平不入此案者以如鍾豈非
誰不校謚者張鳳翼豈
案以鳳翼為贓同鄉故
端謂此案公乎確乎乞
皇上將從前逆案重
第欵訂之不欵翻之蓋
案者不服即臣等亦不
此案快心即仍篤亦甘
無奬尤所以成　先帝
元等見存

同昌晉等從公發愤王永光等奉古史部察奏惟真正
黨惡害人建祠頌美者不許旺議
御史何紹祁禮部尚書顧鼎臣徐人龍執削
都督陳淮總兵官陳湖總鎮使北歸
先是洪範與想等至德州有使臣所過弗敬命來京
朝見等語想第恍然曰吾抵淮一既業云以死許國寧
死不屈也次河西務先遣使持帖與內院商御書入城
禮內院減從我故大學士我也辭色甚厲却帖不納不得
已前至張家灣遣書揖政王始遣禮部官又奇庫來迎

鼓吹迎御書從正陽門入懋第等廼之下馬臘寺時十
月十二日也次日禮部官四人至、在索御書、設語進貢、
懋第等力拒之、始退午後內院刚林至、昭將坐、盛氣以
待、懋第三人出、欲命席地坐、不從、大聲呼掷與對坐、林
問今上即位故又問 先帝遐難、江南何無一兵相加、
懋第等對曰、諸臣開變、正欲北行勤賊、而貴國先之、恐
懋以兵至、趣與貴國成、今始相別并約勤賊耳、語畢以
受御書告、通使曰、国言御書故不受、懋第等折之曰、
大明天子何云非御書林領視懋第色不悦指曰汝喪

懋第不屈於
我 勿可云不
淺天命於五
明則其等使
不容矣

服云何、洪範代答曰、
曰今以微来、禮来兵往耶、想第曰且吳
不答去、次日有自稱戶禮部官者至、摩娑蜂級、彌兌金
銀、獨卻而書不受、且云應朝見懋第等曰、
耶留半月始遣歸懋第等謝祭告祖廟并奏
訃又請留銀二千兩委齎督工亦不許
行、懋第等三人與馬伕不令速
紹愉回命洪範歸報初洪範等次靜海
行洪範或乘與、倘問用每想第給愉
南疆録 卷四 十六、

為天津巡撫遣兵來迎與相將時順天巡撫
給○事○又○巡○撫○也○奈養牲形
懼不成見而懇第又就不
心懋第至北京、被執太醫院、乃容死言臣所奉
重將告○十二陵會議葬安○先帝先后山陵事、
受御書、遂至相格不能北呂平一步○惟遥望涕泣而已○
至其安○先帝后山陵、原奉勅書、莊徳不敢来矣、
乃陞為廣内院世涖然受勅命謝陞虚世涖會議
十月二十七日喪兵隨向南行二十八日次河西務閔
臣等自

相向泣曰此行原為祭陵哭　先帝而來不允何以哀
逐革儀註登壯品於次日五鼓先望祭　祖宗列聖帝
后隨望祭　烈皇帝烈皇后訖羅造次不成一叩首
我堂〻祖陵使臣遠奉
等所痛心悲泣而不能已者也至　先帝先后梓宮
之陽九盡乾坤之正命梓宮柩土尚未成禮又臣等所
悲跋死血而歌絕者也至　先帝先后梓宮
訪問言各不一有言基田貴妃攻內者有言
完卅七拖至苓曰遠加衍遊擊楊三泰等容往昌平山

陵一帶採問、得其回報、先帝墓處名翠華山原
田貴妃墓玫夫頭江大須大五十名起工、正
有監工內官黃高等開玉、已見石門、三泰自
莊、望石門即頭數十、將不止、雲隨、帶紙、錢、焚、燒、況、泪、
皆感傷隨拉江大道側細問前事、江大云回不
流賊用人三十六名、舉先帝柩至此、停紅柳內、又用
人十六名、舉周皇后柩、並停昌平州鋪行百
三十千以開隧道、又有本州駐劄户部主事同知州
共看墓、回月初四日入穴、先帝柩在中、周皇后柩在

左、救回貴妃柩在右、今攝政王恐未至入心○
便於將造碑亭○又探得各陵殷宇皆存○將楠
器物不全○
昌平求門外松樹伐去大半○紅門內樹木亦動此傷○又
敕　先帝陵道寬二丈五尺等語、臣等剛報物哭隨於
二十四日五鼓望　先帝山陵○準各官叩頭記○此臣等
不能親叩　先帝山陵之罪也○至東宮二王的耗沿途
訪問、言者亦不一、有言光冠向山海發兵入
皆見皇子
兩位出者、有言沉冠賊
田、在通州西門上見一位有父
老領迎履者、有言冠西道時入、親見扶一位在馬上

出城者、十一月二十三日守門表它、口稱先帝皇太
子薨到、禮部隨令人齎捧報稱、有不說者、不認如皇親周
奎太監費應庚、百姓家痛、國民認、祢保、者、官、民十數人
皆、先帝公主在周奎家聞、年十四、為
虜皆、即投訖又 先帝
太子者、見在
帝手及斷一手、死而復生、又聞自稱皇
部、虜以為假而道路
百姓之口多以為
真、臣等竊聞
此地既不能面問真偽、又無從向虜置一詞、此臣等所
聞來宮二王之消息也時洪筏亦有此言
皇太子曰虜
兵將至、先為賊手戕止扶二王馬上行、迎
戰永平失利

二王亦受宠與悲第言與然無實據心

令訊癥悄之大悲

大悲救人為悄於蘇忽狂言　先帝封齊王不受又封

吳王命府部并道等官同法司會審

庚午追叙原任巡按貴州陸獻明功加陞一級遇缺起用

仍廕一子

閣臣士英貴州人故私之

命寧南侯左良玉早帆襄陽

良玉訴列行督撫前從之以通鄭究

悉督汉兵来
既言方今虏虎视於东人但知逆冠
爱在腹心不知狡虏方来窥蜀在眉睫人但知簿鎮
不肯令方盛塲不知籌鎮
将士勤於战方且征进有餘
迟人但知防河急守門户
屬根本不可捐咏尸扁人
飾不知夠空虛舟中先
試思又於此危如朝露何俟言捷伐敌乞勅下

內外
辛未命一心發求長策俞
撫亦聽之
壬申加
禁各官
從刑
命總督
癸酉准
誠意伯
甸寇
內臣馮朝進
永吉
飛纛
彥
防江北
防河南有
警相救

時文武大臣自士英固邪以下、咸曰矜定策功惟
命都督军事文綬督漢土官兵與督輔應熊合勠張献
忠
泣檄咸寧命入海、未知所終
命陝撫洪範赴師軍前以備調
督輔可法言和議粗特戦言和議粗特戦
流言庶向所望者和議蔑成戎因合虜力圖賊逆
仇耳今北信言說虜兵壓玉和議已斷、無成奚
全力圖之而不足者今復以禦虜矣除此時艱
釈絶然厘祝社代哀亡莫

我所以自悉與天所以成我時在人心一轉
與大業不外於君臣一德臣當恍虞宋門户之
運相終即使所用皆才己盛却一半況意氣相
忍怨疾為我速近年之事孫甚痛心今時杜絕
不取官之久者其貪罪益深位之尊者其得福更
心之士方以此為危身救疾之地而無識之人乃以此
為快意尋仇之計即使君父憂我憾就有深于戕我君父憂我
和家眷不此之仇而趙昨晚之微撚快非況於轉敵
此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遥之大同何人實是

幹齊之才何人實是清修之品無尋遐日而閒棋之網務得海内真正才品舉置鈞衡中朝之舉措咸宜剛外之撫寇自化此臣所望廟堂之同心者也昔應室嗣吳時有李郭家家丹造時有劉岳張綿諸鎮何蕞爲若當患已到靡尚以賊貽君父非諸鎮所忍出也然大將所定者惟志三軍所鼓者惟氣志不齊一氣不奮揆雅責育之雄如林之衆莫能用也試思　先帝待諸鎮何等厚恩　皇上封諸鎮何等隆遇　先帝之罹賊難諸鎮不能救　先帝於

等罪過釋此不問自弄干戈是猶舍父母仇尋
也今和虜不成惟有言戰、非諸鎮事訓事心
以上復仇為心簡乃甲冑惟虜是圖
以伐其狡詭既來何以禦於河上其當危地而
往援某爭小恥而我必先以大義田單報燕之
事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庶簡例頒定交子
軍律諸鎮豈不開采是臣所望於閫外之同心
也然閫外諸將未至何
皇上中興未就大仇
在身凡一舉念一圖事尤望深痛發憤大渙綸

高宗本紀

正以治宮室不可崇積習不可
啓為生机在外力捍孤在內寡等兵銷以
以江北中州為死所擾亂
耳時文科都張希夏
乞詔
減閱
為治勢弱為強在一振厲閒
尋報浪來言當以先發
故業為大勛案以蕩
真報仇然吳就省也
甲戌朔刑死工部主事李逢申
太僕寺少卿
起升原任應天府尹初並吉光
徐寧侯
徐邸城訛動蓄輔
原任吏部尚書鄭三俊不
閏

時曰高
絀冤仕
滕人皆
詔翰林院
賊破廬
吏部奏起
先是所
起用户
曰言祖

崔呈秀等五
人必難用

頌稱魏忠賢用命而內外諸臣各盡其心所
爰書耳若爲崔逆爲本兵爾翼定有是罪則
矣以諭聰逆者爲公道將魏逆在今亦應貽
即近者以爲崔逆者爲公道將崔逆在今亦
後可即近者錄用一三咸反覆昭雪而後擢
逆功臣盡當推轂也明旨有云真正黨惡害
美有實跡不許輕議熟臣獨不聞乎若一經
逆盡登政事則封駁之省臣與戮別之銓臣
不誤是將責自相而弁髦祖制也吏科張希夏言廢臣

乙酉 陷入國明禁森然乃等大臣
陷 見朝公然輦金扶剌望門投訴及謀成事就
乙酉 形同鬼蜮至封疆之任是
人取職爭役是非無主然吏部尚書張捷
奏起用爾翼時通政使楊
維垣察雪然不欲多雪
每語人曰若不應雪而雪
則雪者不免故爾翼雖題用
不許登萊巡撫王漵署駐淮
上以候委用又省原孤山東
亥命山東巡撫王燮駐維安府安東縣無警
河登萊巡撫王漵署駐淮安府安東縣無警
終不登敘事也
守城有警

拘銀三萬東登二撫銀米三十萬

初變與漢守以聚事起拟帰然任行已見北兵漸熾遂

起憚不進廣經科臣黃雲師梁應寺催參工科右載英又言臣近聞二東人心不忘本朝鄉勇團聚不下十餘萬若深与變早渡河收拾自不難為我用今督撫重臣諭旨如此於地方何望臣謂二臣初意原不過諭宮廷之事以曲遂規避而疆場之事已大器械借捜之事以啓戸部察飭向工部兵向戸部察飭向工部察衣甲与寇也今棄東省恭深与變心

若不嚴行處治立正爭戢不恐尤而效之未有止息時明
吉晉催竟不行也至是遂決棄三齊酷二人駐淮工科
都給事李清曾言於閣臣士英謂國法宜振士英但曰人言
我悅、後人當思我賢、
用求平伯劉澤清言沒原任兵科時疏原官閣屯大翟山
鈸掠崇禎時已例鍰金革知府未出都降賊以澤清薦反
復原官工科右戴英力言不可尋舊閣屯不效一併治
革候考平湖知縣陳台孫藏命撫按提追
罪

子

丙子 亦賜侍讀學士丁乾學禮部右侍郎仍命與纂脩一

提 統意在台鼎漢恕至是以

龍 中書宗澐粗未及恭己

時 中書尚書解學

乾 學天啟時以程策忤魏瑞脩秦誣竟寢

復原 任給事中廣廷陞御史周昌晉等原官收通政使掲

維垣 言也

升 臣為廷陞郭如閨杨孫肇臣為昌晉陳以瑞徐復

陽李谷表和熟皆復原官惟水佳祇以御史
卸任缺用原任吏部主事季寫庸候服闋起任
以貪令屡挂弹文故吏部尚書狩我其辟示
降外佳祇与和熟非逆案廷陞昌晉谷案中閣住餘皆
為民時谷已故

後原任給事中羅志儒丁允元方士亮御史張懋禧李瑞
和蔣拱辰吏部郎中葛令馨各原官

許言官所薦也拱辰 先帝時巡使東平衙劉澤清
清造人判之途以不遂免至是聞其復官出
迓故

獨不登啟事鎮臣之能李銓原杭知
命宣城人劉振脩六部志
振生平博學集國史成素窮年矻矻閒錄無暇舉惟紅
九狄擊移宮三案獨云要典謂當非其所借之人不當
非其所借之言是或一見也
增南韓兵二千人
山東士民下檄元等起義兵命督鎮相機接應防之
麾死雖巡撫衛景瑗各一子錦衣衛百戶
免拯督下起廢究為事官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廕一子

加及贼兵部尚書

俱同拾劉起功發廢與第啟光從皆降北謀起官同見

刑部尚書

殺

有身陷虜庭成廿心從逆罪案請命再議

奪官者何瑞發粮犯光張若麒亡大敗党崇雅熊文舉葉

初泰載明試孫承澤余必昌劉僕殤薛所蘊衛

甘

周茂作趙京仕劉昌張鳴駿高爾儼黃紀孫襄也有一等

南慶卷

欽程李振

聲喻上獻狼志陛陛之
二等應拆擬長祭待決
有三等應改擬瞭者先時亨翠將周鍾言允
亂先名夏楊枝記王承習原瓠
陽饯四等應戍擬瞭者王源葸
申芝芳金汝碼張想爵項煜也有
應徒瞭者宋學顯沈
思方以智傳將鉦張家
有將同春王于逵周壽
昌玉得根鐸也有六等擬杖
昌也有
梁兆宗何
希度
五等
眞閉
應瞭
泰來

張琦也有存疑另議者
程左僕射憫泰王自起王之
揚按鸜鵒舞李化麟張
廻雁現宋國壽許作梅
也有已奉旨錄用者張
黃門珏說風儀與也
正叅顧大成也有報已
吉光時亨等應否仍須
侯物封證罪案未結又
吉光時亨等應否仍須
正叅顧大成也有報已故者吳家馬魏學淵也
黃門珏說風儀與也有已奉旨尚未用者姜
也有已奉旨錄用者張琦也有存疑另議者
廻雁現宋國壽許作梅鸜鵒舞李化麟張
程左僕射憫泰王自起王之
揚按

授之臣、授偽通政吳刚思受偽命、而陽〻等意方以智
係定王諴官、今定王安在、何止一技、且滿同春等既受
賊人、寻偽監可但擬一技至癸未庶吉士為何瑞徵、引見逆
偽官監可但擬一技、至癸未庶吉士為何瑞徵、引見逆
賊、寻偽監可復玛銘、刚、方拱乾原未從逆着与需
吳殿中等另本題、皆明言脅及也、然僕儒擬戍家
羅仕北原未降闖於此案無涉、而要出都已久、又刑
浚都御史楊仁慶等原官
御史楊仁慶等原官
居住、羅仕北原未降闖於此案無涉、而要出都已久、又刑
部誤入咨、尋與要發、
命下、部誤入咨、尋與要發、
仁慶雲南道徐養心江西道向北山東道成友謙浙江

道劉
則應天
以先
皇太后
戊寅命
禮部
元狩繼
信地
之綱
南漢錄

憲章河南道
府尹王庭雅職紋冠帶辦事
為浙江左布政鈞銀有欠為內臣孫元穆
也
移居新宮命郤朝賀
於和光元年二月初擇日成東宮二王服
以歲初多慮竟未議成
服而
卫
敢言定捴兵五之綱詐
國勤供
遊防守
歸德至寧陵來定國寧
陵而至蘭陽洪
祥符至

己卯 聘魏国公徐知基来
加卿 阳巡抚徐赵元兵部右侍郎湖广巡抚高斗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命兵 广巡抚督沈柳郡勦汀漳贼
以总 守城拒贼功也起元乙
日瑞 死於贼
聘太師謚莊武廣世錦衣
紀水除道導守河南有急相援後省以兵降北

庚辰復原任吏部尚書王永光宮銜工部尚書姚思仁原
職
辛巳改明年即祀於冬至
御史沈宸荃言祀天禾可緩請道前京不
飛
壬午命張鏡寥以撫治南陽三府督玉
之納訥請定國教隊遵恢勦河北逆閔等處越其杰以原官
撫汝守南陽黃州三府督勦洪起文恢勦楚豫
凌駒巡按河南兼督各鎮兼理河北山東招撫啯噪夫另
用

升應地方正推為勘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等處
後為留守粤省失事与倘寇邻猺同叛最烈論者
方之也
方之文信公云
升四川僉事即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等處地
復原任浙江巡撫敘效冠帶
升兵部右侍郎都督僉事充四川總兵官

庶内
丕
癸未
宰
左良
趙
時
郭
二
和光

南淮
方士
史周
允
坐
逐
与
癸已
升利
命何

時北兵渡河撫按屯壽丘間故促往
命靖南侯黃翎良倣率兵增額壽與平伯高
飭守臣徐
大學士可法疏言我與虜所隔僅一河耳河長
里非各鎮兵馬齊力捍禦不能周也故高傑欲自赴閘
雖而以黃澄功劉良佐兵馬守卸徐又知虜之乘瑕必
在閘長驅而
求利可乘之河以北艱難百倍矣兵在河上者月
糧壓冬穴若飢若寒當歲暮時每名求銀一二錢買薪亦

不可得臣標兵如此各鎮兵可知傷心時事有泪空流

今虜既南浸併力攻鬼而兵力及我亦不過兩月閒況

虜中傳言又有正月南侵來西並犯之說今攻和之廟堂

未罷濟寧現集狼喂焉意豈一剋忘江北哉若非大家

上多發狼餉以得功良佐兵堵頴亳保兵守歸徐之禍即在眼前江北危而江

寢心勿分彼此臣恐江北

命共平虎牢

南亦豈得安枕耶命依行

仍令户部速發狼銀接濟

初餘急顏
也至是餘聞李際遇降
宜速部黃劉二箴駐防閩組則餘可以全力注徐
但恨心行仮伝而靖南侯黃得功以餘往相撫猶懷疑
二箴帥於險遠宜在調赴和宿防河餘量提兵直
開設勵中州忠義就近聯合塔虔殲寇且急圖宛
褒以為根本東南一帶方可安枕又況仮乞言之
意略同內云臣以一旅
收拾人心再整土宇近見黃得功有死獨介之角

警若不聞但一意以君父仇恥為先誼實堵
救短長為哉時總督張緝彥謀与傑合而
云傑於閩雖後有賊無城絜虜但所急
之狄餉耳訖役之獨得
傑後狄而東平伯劉洋清又狄横雖伍故可
伯劉良佐當之其詞剿
監軍僉事馳廷籙力
甲辛監軍僉事馳廷籙力
升尚寶司丞紹之歴應天府丞

御史
命
命求
從
雷命
命督
欽
時
乙未
蔓
夢
夢錫

節
諭
諭
諭

拉児女成也

太常寺卿葛寅亮巡言恣貪棄庶之法命部院速議施行

疏言神廟時甲科官盡皆自他途之衰朽汙下或然今甲科中比々而是多自

愛惟恐重多以賄戍即掄才之司部

若出納皆有加廷勒拟者往

交易若市而地居清要又或借潤於居間源之不清

於何潔凡為外臣無不括民脂一遂進取故打揚

之下浸則破家析産貧則貼婦賣児怨讟交騰大法小

庶之風蕩然矣国法非不知而同氣相引鑞然弧列清

華揚ㄑ自喜即收悉歸林廣四周美宅室足娛一生人亦載艷之彼視廣吏可為而不可為者更自愉快得計而不寧渡頓國恤也故會者心宜寅之重典班款務悉濃追若地法班重即宜籌沉之頻苦急民力惟艱免加攴家資并喪其所自有然值軍需實大有裨於君子持身應官節介壯植取与必嚴周士君子所以殊難故耆之道自古不廢乃今俸薪折絹鈔紙已甚子又捜括無餘地將助有多端在貪者健出餘貲

念得膏口以恣其貪庶者至損生計莫能資生
庶要惟天秉忠誠者鋪之不濁而世多中人轉
安望天下守庶它哉是必悉反乎此即俸薪之
遠亦宜量酌以有待 聖祖於選官賞綺布道里費
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若為令曰以養庶奉公無
而追班所得不但有資於貪者必嚴法示宥令
可優厚大庶吏相揚之間風勵非小矣
投雄陽民李承祿錦衣衛指揮僉事
刑部尚書辭學龍亦以從逆六案上奏請停刑俱允之

學龍既奉前旨將時敏光時亨等各加一等惟六等湯
同泰等以候選小臣受餉無幾仍如原擬既未
蓋上北允
有詳慎平允之衷待士英見
已、與張捷楊維垣等商既
當有此學龍遂移病大鋮入
寄訊僧大悲狱院大鋮
加皇
龍、以和衷語進、大鋮輒屬捏
清學
聽乘机中之、有以
也

華雷照龍方拱乾吳履中等戚
工科都李倩巡陝新政命申飭行
清言古帝王中興莫不改元洪號与天下更始則頒
皇上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而無徒以南朝天子自
況也昔我 高皇定鼎金陵襲括南北所手勒屏間旦
晚吟哦者惟南朝天子愛風流為戒臣頒 皇上力追
高皇共勤斯戒無以賞花釣魚遲後宋宗太平之盛
且以卧薪茹胆時存越王辛苦之心異日恢復功成与
高皇開創並詔金陵有聖人焉將起東南而有西

北殿功懋昔經然漢宗生不云乎皋下至黎而主上至
少也所托財寄戚葉華於皋下也俱無恥俱苟安則主
上最病味斯言也非羣臣以平素而誰責哉夫責諸臣以
奴溢寇猶曰斯事重大耳若責以賄賂無聲情而無狀
水火玄黃無過戰慄整綱飭紀信賞必罰則又誰不能況乎王猶天也乃甫
經申儆忽爾弁髦如監軍監紀不宜溢詰如故希麝不宜溢乞則有
飭而封進如故賞功酬勞已極優麼不宜再三請乞則又有飭而上自慙戚重臣下及褒隨未負千胃無厭如

葉曠耶貌抗耶大臣如此何以責小臣近臣
責外臣若尤而致之視為固然則萬一敌寇
並急而呼兵之不應呼將若士又不應呼天
下事豈不可寒心哉蓋以崇禎十七年為草創之初則
收拾人心一大机括也步太急則蹶故當以慕容并包
者予天下以風和露濡之象所謂人言我薄
思我憤之者以此以知光元年為中興之始
人心一大机括也水太濡則玩故當以震蹄
天下以雷霆霹靂之象所謂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者以

與既
鎮北總兵伯高傑於睢州
奉命通行申飭
初定國又援睢州、意憚他
歸德、內不自安有言其送
至歸德、以威攝定國、招
收之會不應、復約撫臣越其
救臣陳潛夫等往睢、定國
城、傑、與定國縱馬入酌飲
報通虜送子事示定國、定國
逆於
十二夜伏兵放砲大
呼經彥与其杰等脅定國

惟傑臥未起擁至定國所殺先是傑以定國將雖
盡發兵駐縣閒封存者內兵數十人而已定國先多
鼓選四艷待傑而以二鼓偶一丁寢及砲發一丁
已為二鼓擊竟殺次日傑部下攻城老弱無子遺定國
等稱快然此行志甚銳故北傑為人陰毒枵民間其死
有憐共死者

戊戌補原任御史李瑞和貴州道

非吏部主事葉廷秀光祿寺少卿

先是瑞和為死雖左御李邦華斜削職以按浙來簡也

內臣高起潛請開坍陽練湖助餉允行
詔開之為田可變價五萬兩
户科都給事中
内臣盡等官与俗名加級各武弁從誠
癸卯
庶子朱
意徇劉孔昭言也
復已故閣住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李思誠原官
志充私賄崔呈秀為錄勛坐閣住故辦復
追贈兩僕一死一戍猶坐閣住故辦復
工科都李清劾也丘
誠意徇劉孔昭疏糾御史王孫蕭劉憲章命
院看議

先回御史陳良弼等以病不与
自辭決計臥閭若曾向陽再
召恩章以巡閱南歸得遂原
宥而山東巡撫余日新先
下獄故孔昭兩斜之
罪不止憑章而猥寮則
以斜徼
大
工成錫賄臣可法士英錄應繇銀帶予工部尚書何
應瑞等內臣錦衣衛可崇等貲臣應有差
尚等八人千戶若李國輔
指揮若韓贄周一人同知若
文
臣浮慶若工部尚書侍
郎三人與入監內臣盧九德等九人會
事者喬

甲辰命刑三朝要典

原任編修吳孔嘉疏言

呈奏無端附和增入一

要典一書史臣持論甚

原任給事中劉之待起用原任戶部侍郎

之晉為戶部侍郎時、

葉取容門

之至是

史科都事章正宸戚藩、

耳即疏

部主事非常州知府又

北為戶

起升原任右布政馬○恩○理大鋮同籍也

阮

恩○理先為右通政坐余仲吉救黃道周下獄至是起淡

北兵破福建恩○理自縊死

廢內臣張邱孔任世錦衣千戶

以乞憐被劾得之

命吏部侍郎蔡奕琛往視辦事

初言官進求閣大學士入閣辦

及禮臣錢謙益今謙益休○雅量奕琛抵任時上既自

此祖特心路詳
稍很心事物

方深恨哭為不可
奕環欲以受吳中
是入囚時誠意前
書右丞相例入囚
准理部方侍郎謝總
總等母迎九旬慈請究之
乙巳降漂陽知縣李思揆五級
時定納贖赴考童生以三兩為率思
半赤貧坐徒格降

升大理右寺副務寧太僕寺丞

淳熙時為工科以累論

賂原任登萊巡撫陳應元右都御史

先是應元子乞廕不許至是又以寃緣果明有

司死即史馮登恒坦太僕寺丞

予祭少卿主事卽遣吉

賜兵部侍郎阮大鋮蟒衣

以黃國琦為兵部主事仍監軍

時方充為事官之命亦新也遂有此授

丙午戶科吳道昭陳撤元新政五事俞之
一曰記吉不可不信朝廷之有綸綍所以彰示臣民俾
知所遵守通采事變備出聞名前後憑臆殊用人之途
恢而繼能慰而嚴而終寬恭陳乞知而許廣乞封者望
寬容日上重承當知而許廣乞歸者鎮帥屢
責追取而逗遛不前軍需瘼瘵轉輸而虛
盡一宜重王記岳詔自甲申五月以來新綸美政宜勅
該衙門恭加詳訂舉一切大事有関治要者紀去二三
炳雷史撫令爰凡奉明旨務俾上作下應內外永遵一

曰人才不可不核人才為治道所攸出須考典舊無稽
錢神有經人多貿貿○初仕取與清華○官多借題行
增監紀○起廢而薰蕕並進○懸缺則暮夜是求以至萬牘
日廣○啟事日勤○果盡從君父封疆起見○臣請自今以
往求才務寬而用才務嚴重嚴于始進毋致追恨於
貢賦一日遴材不可不慎將帥之畧豈必盡出武途如
今嚴劵中外蓬萊之彥非韜鈐之略弗講辟舉之選非
軍旅之才弗登技勇騎射於戚武

無刻不發於同仁遇材不可勝用矣一曰固法不可不
仰人心所以不換頹規有分詛維之法紀振之
順皆主附
逆之德即盡斧鑕所不足惜今聖明紀綱
之仁臣恐此輩輩金
夠禁止即從前計典
貪大酷斷不可開
設官外有六垣
斜辟之外復有抄發而可
臣請勅下該衙門率
遵祖制重言責即以
官守更

累
江
陛下亟進讜言凡係奏有當者務措于行毋
數而實效罔茶凡此五者皆勝斯亟務也
夠
貴着并請亟默要典以斷珠
戎索辱我使臣收將窮寇逼何不則形勢之孫未有甚於
拱如故宋中原雖失與元龍眾尚足為江楚屏蔽今泰
晉又成冠盜荊襄未歸版圖罷兵北為獻賊攻陷繼又
為闖遺孽將焉料槃踞江粵禍漸劇虜北虜不受

此時者也夫寇不可
然湣陰之吟不世出
人以試謀衰為金責
者行者預有三日之
實有可恃南有以應
實之打算不可一着
稱觴之日 皇上當
未濕以周宣之未典
献之戚為可戒土木

者省之更之勅諸臣亦痛念天恥未洗宜私閉而同王
他以伐木之和平為可法以角弓之相怨為可戒臣每
咲三十年来忍辱忍恥忍垢忍恥忍恥忍恥忍恥忍恥
任其過若要典一書久荷　先帝時肯焚毀諸臣即非
肩附崔魏之心何必尋崔魏殺人之書臣請書未進
亟宜之至王者代興従古亦多異同昔
平勅迎立咲文功在漢室不聞窮治虚之過房杜決
策秦邸功在唐室不聞攻擊魏徴之非同其君豁達大
度亦大臣公忠善謀翼其美臣請乗此春和布政毋

也

萃

兵

減

卻

下覓大雅新之說解圍康裁入之細辭萃野株梁之蔡

上俞其言惟委典不允

史李長森既言南運与北運不同請改滯積為民運仍

兵部請處死雅左副都御史曹言鄒衣世廣命再議

甘言鄒衣世廣原馴軍功、遊廣者比、乃獨斬駒閔一

刑部尚書舒學疏減以保國公敕國舅等科其庇逆故

國勢言　先帝大變之寇殆社稷則凡我臣子即份共殉
若漠甘汙偽命不但忍　先帝更化　皇上是孝賊同
賊而從賊之臣亦賊矣又安分差等哉即
強以六等分之亦皆失當如陷虜諸臣姑暫免收拳限
三年定奪是矣其第一等乳在從逆恭只云俟辯獲正
法不言收拳豈從逆之罪輕出陷虜下抑姑留逆孽為
後交通地也此失刑者一二等仍提綴次如光時亨周
鍾獻下江南妄凱首功曷嘗為誤史之待而仍以變死
總之阿徐二賊厚於　先帝蔣也此失刑者二三等

揖贖綏云只欠一死非有他
仲翔徙交趾翔是以子絆建成視
侯物既負有封程從逆二罪即宜加誅而反
前罪是汙偽轉為減死之路矣且贖成如宋
忌服系若招賊之梁兆隊何亦准麗此款豈
可使中與無法耶此決刑若四至存疑另議一項內開
受偽命可知即有一二從他官改授若与原
猶豫降詞用之耶徒閣使滯、臣工与李賊偽官

同朝辱莫大焉此失刑者五
膺事伍尚可以發哀責之如
邸發且為然灰之蓁野心滑
六毋亦未嘗一挂糾彈之以
之堂亦未嘗不嚴然風紀
旨詰責忽化寢寤乘輿日
御史張孫振劉光斗等言
有舉朝共棄三尺先誅內賊
為新朝共復先帝乃推詖

語將移當時請降勿進開城献策受偽公符提兵追納
種二罪狀一筆抹殺借口在虜恭以為聲援即此
郭恭以為效順要知北來將心乃賊棄之而來
賊而來投學龍云只欠一死實無他腋夫從賊
之腋何
吻也而尚有甚為恭乎學龍為此語真別有肺
肝者也
我學龍正法南還何以處未歸而降北恭嗟
二虜寇
豈終不殲乎方將尺組紮須臾之間下海現蛇
假何必
借之比例學龍為此設何其輕天朝而小視中國也據
學龍云戎可禾絕其歸漢之路此輩當年在朝重今日

在唐亦已不足為唐重絕之不来正是投界有北
此語何与若輩愚心也先是慶刊國史錄之吴邦策已
隐然為從賊諸人留一地步嗣後援引唐家六葉君臣
故事殊不思唐家六葉君在故宽臣以不死今
先帝何在夫從逆之罪至無君等也孰有誅之上可加並
無誅之下可減乃議戍議戍議從議杖議贖簡極重鍰
法出脫參則在名虜中擇在戍不殺無法解免參則緩
決戍升擬學龍云御座改元泰和祥集為宜停刑獨不
思昨年先帝逝羅正泰升也為時變何而學龍遠忘

之乎授學能云金作贖刑先是失刑丹程不死已軟熹去江山矣今又欲納金許從賊者以不死又將以祖宗之法軟熹乎嗟：賊在封疆猶可言也賊在朝堂不可言也司寇何官乃以包天之膽恣意舞文務於何地乃以障天之手昧心罔上昔黃道周於狀冰逆子詞其文章義氣今學能愛無君乳臭惜其遼遠不偶何辜氣連而謀詭合也臣等誓不與賊俱生豈甘与黨從賊之學能同列乞勅部院九卿科道從公速勦等俞之時諸臣欲去部雜經又欲去閣臣鐸尚書黃

道周故正題与借題並行
而河南等道既則府衆卸
糾既除遂為中書朱統鐶所糾得旨姑采宽
復吏部主事李峯矩原官
省矩崇禎時以選事為厥校羅織自盡其妾亦同
時死人
車駕迎皇考御容從大明門入百官朝服侍班
加原任大學士錢士升太子
蔭原任大學士丁紹軾宋國
祚各一子

南浸紹載為內閣重与同官馮銓挾私怨寃我經畧熊廷弼
史至今恨之
丁起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唐世濟以原官管右都御史事
沾方飛檄忽起一先任者為逆沾地也時掌道張孫振
貪撫目無堂官文移直達吏部或劾沾糸能從之於名高沾未卻史光鎧
等章下吏部任給事胡同颺仁模原任都御史徐飛臣等章下吏部
再以請建總安皇后方慶仁模殿臣等例推先是銓司

以沒原官起原任吏部尚書徐石麒命浣之
命吏部錄用原任山東巡撫部院黃昌衢
即冀吉所謂朕在藩邸即聞而惡之者乃知非
同郡閣臣鐸票也景昌沒以薦封北降官叙政
給御史加太僕少卿猶掇二代誥命
舊例現任加銜升任即停孫振以御史加太僕少復援登
極恩例以三品服俸職至是又滕封二代功司無敢敢
者
升太常寺卿葛寅亮大理寺卿

革共任猛道陕亨職枭書役李纘雲七人供送其家
鉤務主事蘇観生既亨守松江而銀不解書役等作奸
故也戸部尚書張有譽言陕亨仁心潔厲久孚民望請虚
戸科都給事中趙全城与張鏡彪時敏叙等俞之
勿以一青蛙棄禾稔
既言法不厳則無以寒乱臣賊子之膽法不厳且平則
又無以箝乱臣賊子之口若身任中極全城与張鏡彪猶列司馬身厠言官先後降賊之時敏

蘇京捐名拄臺宋天中穩何
立賜號尔則詣迎言衆頭
老忌就訊公庭而此衆人
以服
皇上大震建斷勅下法司務將從逆諸犯確
至張鄂彦等急須感奮圖
功為贖罪詐偽復慫
以致賊寇投隈蛇君父憂
則兩罪並論立膏斧鎮
并勅法司明列案末以覩其後功成則宥罪功
正法可也既奏得旨使迴
諸臣如無實效自有
大學士可知以孔光初元
請效天法祖任賢使
飛蒭大法

督師
則
當
假
訊
乞
或
禾
蘇

用爱人勤政誹學以資廊清嘉納之
己酉改工部主事熊人霖原任南兵部尚書明遇子也先任義烏令計廣計
人霖
原任南兵部尚書明遇子也先任義烏令計廣計
庚戌御史劉光斗請汰裁庸清仕賠下部議
內臣稅文工部請易綠瓦為黃改議倚
脩與宗陵
廣戍
御史劉光斗請汰裁庸清仕賠下部議
內臣稅文工部請易綠瓦為黃改議倚
脩與宗陵
時八座之間多有衰白對奏欹不覺筋衰力倦人云既在班行之上雖
勤廢
拜
時
庚戌
御史劉光斗請汰裁庸清仕賠下部議
內臣稅文工部請易綠瓦為黃改議倚
脩與宗陵
廣戍
御史劉光斗請汰裁庸清仕賠下部議
內臣稅文工部請易綠瓦為黃改議倚
脩與宗陵
時八座之間多有衰白對奏欹不覺筋衰力倦人云既在班行之上雖
勤廢
拜

皮鵬飛揚手同行浮見
甘實錄也
明南工部尚書慶子
命武臣自
牛耕奉伏
有頌冥偶
辛亥監軍
既言既
史可法當用高起潛為

遷都又言張綉彭瀉唐所
用
加監軍僉諸道兵馬無幾宜另
歸防勦軍務
准戎政尚書郎李希沆代署京營
期迹東巡撫丘禾嘉右副都御史山永巡撫馮
史予祭葵有差
二月甲寅朔祭先農酒
命北京錦衣衛各官逃回求改南者曾否從賊不得輕題

允內禪改元正田成既選淑女於嘉興紹興二府
乙卯命改思宗廟號并議求宮二王謚
從工科都李清言也既言
恭之取名美耳但因哥
以英反為麻易恭而神
七國列禪恭一字庶一英
史以英行同既雖美
既預羅於中改則何
而以更議　先帝廟號恭
詔以更議求宮二王將
部刑議成易廟號而
既預羅於中改則何
而以更議　先帝廟號恭并議求宮二王謚然後同詔

海內稍正前弊盛舉亦往往可見之

令京營整理兵馬視統六師則期西討

丙辰升工科都李涛大理寺丞

升太僕卿王驥為都御史巡撫湖廣高斗樞

另用

以斗樞在國城不能遏出也

升加銜行文選司郎中鄒應寰為太常寺卿

時兵部侍郎辅臣

士英稍和然亦以銓部為奇貨戊有未經考授從補推

知苟成有曾經補官、合入大選而入、急選以便擊缺恭重以應寶、官猶未滿、特二人為堂吏部尚書張題而已、越夜揚大鉞門曰、閉賊無門、足為橫行天下元函肯耳、一元直犯神京其為人惡若此、應寶以郎中加衛原任南御史翰滯舊典也

浚陽以御史巡按陝西道御史瑕以瑊河南道許尤之

浙江巡按御史李捷既斜運使梁柏益命會同撫按察奏

挺巡撫浙盈兩浙需求無厭招孟
孟入朝數飽以奉挺錯悍遊之既斜招孟食挺亦
尋為兵科錢源糾人皆快之招掌道張孫振不悅
詔挂王輔高姜在伍持內傳與厥衛甚力又力言蔡奕
命宣諭輔臣王錫入閣
鐸當去輔高姜在伍持內傳與厥衛甚力又力言蔡奕
琛張達等不可用每指其文集語諸同志曰吾輩爭一自
掛劾此集得不則設疏耳攀不學周延儒溫體仁輩以
貪奸昭時也及奕琛等乘機意稍折全是以票擬從違

為公既疔指摘郎史劉光斗又昌言攻之不啻已
三往見然詞停於內既方留中旋宣諭入閣鐸書
工、為人樂易可親凡祭諸臣既皆爾之一日去輔姜曰
虞、從容言曰外人以爾同內亦內臣耶鐸大恕曰書言
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於內亦內臣耶是日諸巡撫累
爾、者尤多
丁已、沒史部尚書張慤孚削殿崇夜時為通政司經歷錯買禁器緣坡故重
伯、殿至
是、因揚組坦言沒
原官

令原任山西僉事錢經登先
本司少卿
行人敕統鎖訊政江西巡按周燦并及義民廣
采問
先是統領叛蠻二兇雜試統鎖
認統鎖愈言曰廣誣聖德
之未花押者何云誘人言
文舉在廣可以聲援一以
以燦為江右巡按無敢發其語無

凌原任編修吴孔嘉原官
孔嘉父為疾人吴養春所害故借魏忠賢以報致挂冠
案諭祭者以此原之
淮原任湖廣巡撫王扬基冠帶閒住
明南祭酒許士柔少詹事一子
戊午升工部右侍即命部飭刊刻書轉吏部右侍即陞
左侍即改戶部右侍即王志道吏部右侍即加兵部左侍
即陞太僕本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管巡閱江
防

升稽勳郎中吳本泰尚寶司丞
史科右陳燕翼疏陳中興大義從之
疏言庶伏乞數月以來睹競成風庶
但以浮官為榮而不以失義為辱祭
既屑民社復溷京衛監司之選轉如
換蒭盡監紀幾半天下而兵驕將悍所傳如故且多分
庶禹之胚天圖金翼填咽巷徼而羅馬橫戈雅謝采能
祖飛長呵騶之氣北遣羅匹從遊還於河上南歸已
且襖襏於新朝書佐盡踩召何數短薄蔣軍罪撫次

第登塩應盡孟明曽沐無卹和破都
設卹人材反知多材和死之卹其動忍
雇台長憑開外為去汾等史請衣望
既極長此安寡卹臣近因單恩溢及
今日詣襲請廢若章滿公車必和肯
彼子源之謀則忠矣而曰小動念求
為人子源聚民之保若若何移封移
不忍一念遺憾屬徹勿祖父之計
一筍望天壽諸陵先帝先后寢園
座門朝脯之糒

南漢錄

劫賊捉之如初若何平生歌舞誰不憐悲平交下士一飯不忘忠恩一朝捐軀從未有十七年來身所化肩遠事之舊主彼其烈烈所以哮哮若三九侍從恩深諸臣未之思須臾而忘乃如之人負恩棄理乃如之人負恩棄理乃如之人負恩棄理

認○誤○認○恕○罵○御○癘○罪○嗚○
中國之利正在此時行間用
奈而但知張口向內添官索餉二十年來用兵
裴不盡之根更向東來還寄
禁奴尚之命中興奇男子誰復過此不然要不免因持
西行盡取一步腳斷圖逆
活鼠偷取一切富貴已耳
卻院亟行申飭
內臣奉
國勅請開採雲霧山
命會同撫按勘奏
未決
用間
道理
一籌一策
將吏不開
索餉二十年來用兵
但向
一線生
敗則相噪庸有既采
奏命

户科吴臣疏言大不便且
邵茂七葉宗留之亂然勘奏如故也國朝特領勇衛忠
孫及奉
庾申淮原任大理寺少卿詹兆恒
叛北兵破福建兆恒擬開化縣鎖頭山起兵拒戰於陣
凡害
升御史李長春太僕寺少卿
辛酉陰平侯張拱日疏糾左僉都御史郭維經命自行回
奏

維經居留都久得民和
金院席与院大鉞等百計媒孽適迎恭皇御容維
經未出越二日見朝逆咲供日糇之有恭皇往為
媒孽維經不欲観慫慂甚上典猶去年美曰廣張恢言
不欲
上知之至是府欠卹之融涎
皇上等語初問
票議處云必有所顧恭御史華
也
命戚臣世襲侯伯原非典例以後不得濫請
諡楚王華奎曰貞
降营将表誠一級

以緻兵戎我飼也

壬戌出陳秦來等缺

時户科右陸朗改轉左言於吏科都張希皐疏

有旨久推不至左給事中陳秦來等缺

以蜀王陽陋惟李汝檠不至

命故官子孫陳乞年遠無指品望不副者不得一体

兵部主事蔡屏周請以節制之師省兵以恭儉之規足餉

納之

癸亥淮

南度隘其譏封鎖遠候

庶劉
以隨皇太后駕也
甲子起降原任大理寺卿葉紹顒太僕寺卿
紹顒先以京察不謹處
工科吳希哲請命百官自陳糾劾之
時起用諸臣多耄御史劉光斗請汰衰庸則
昌等而希哲所云苟心性未境方銳則又為楊雒垣
勑
起升原任吏部員外陞廣按文選司郎中

初禮部郎中吳昌時投謁史部忘康授同鄉先輩恐以
起舊尼已遂擬外除至是
命脩
時已奉旨用特為昌時所阻遂命推補
忠宗与　先帝實錄
先是工科都李清言今日脩史何先惟急脩
先帝之
實錄而已夫　先帝歷年十七而忽廟歷載四其實錄
易編耳止緣當時琪筆諸臣、掛手葦除、於是文化國書為
家乘而子虛烏有○脩佐筆端則史彬致身錄其最也若
非先臣吳宬集內○載彬墓誌甚詳而安知從此之說實

又安知祖龍之歿○脫今日不舉
賢錄亟行搜羅恐滿亂未止致身錄矣且此十七年間
戎黑白互落或玄黃迭戰墻壁堅於廟堂而封
羅反覆則逆閹之何除以正此為屬隊謂宜
錄胎示來慈俾千載後知故宮禾
黍為宵衣旰食之聖主咎有所歸而不致以
笑也臣所知恭惟舊輔蔣德璟精心時政富於筆記宜
令彙集成篇表送史館而外或採閣撫或搜
廣彙臺省諸疏章仍遴詞臣行人數員分省搜
輯凡即

邑為故籍諸名公卿副本皆宜增致疏奏部覆後之
再舉者考選授林有本等升其道即屬各官有差
科七人林有本沈應旦張利民鞠授祖錢源徐元禾莊
則敬道九人黃錫袞劉
郭貞一王憲張屯羅熙惟來集之以科差應就以道俱抑
部而十臣貞一又以部改道皆剛臣士英意也
詔皇太子慈烺曰慰定王慈炤曰悼定王慈炯曰哀
更部議補行人胡麒生科貢不允
麒生往附聲氣至是以原擬科貢異後舊擬為戶科都

乙丑浙江巡按彭遇颙疏言
部檢議
時惠其招致流移生
詩用遼將招海兵為戰守備不許
都

監
改凱紳并給以劄付同
許之召募受賄不糾又媚
命沈該命現
丙寅淮兵部右侍郎徐心
子龍初為浙
用
及
命
遣禮

道洞臨行跋言唐室天寶之亂李郭討賊二十五月而
浪廣明之難郭畎李克用討賊二十九月而後若
之難李晟渾瑊討賊則不十八月而後耐以然者
渾瑊用正人心之玩憤不同盜賊之盛衰亦異也今人心盈憤甚於往年賊勢便離亦逾
曰今欲東收兗齊北略滹河西取鷹安然後問雒陽之
鍾簴歸承德之掛掛上現天壽此賜日持久其道良難
心如臣愚得一汎驂之將簡士三萬春糗一百日出讀
輸帝掎東踰破車廢臨洛胸歷將興直上盜山滄洲此間

四百里皆荒墟如升墟邑惟臨朐斜安丘樂陽信閒稍有屯聚可因粮而食走七壹二夜至武至清渡白溝出其不意從天而下奴有哨指望宣大閉門而通耳然後發致陛下王十三陵与長安士民拭涕哀痛之意祭告洒掃而臨清以收兖濟一下即以而覬九廟還分兩道一取漳衛具用力甚少奏功甚鉅此取拿舟發憤於劉裕已莫陵寢已安然後修階維陽之鐘簴掃承德之松掇而北帶不為勞必俟虜退為平從宋觀變發東南以取西北

督輔可法請高傑即將李本身為提督不允

道出即收復陵寢之說也

謹從祀宅地趨路拜何能不悲是臣所不獲已發為哀

猶蒙與朝終念寇以太牢而天壽諸陵缺然追憶往時

卷聚老猶得登陟丘隴洒掃坟墓至於禹陵三千餘載

於下方雖庖丁俞跗無以中其凑會矣念春秋二時閣

如用兵如藥久損則補以繕治之及付於鈍手庸灶之巢漬

元中和之熟猶未可異也凡用兵如藥久損則庸用將

力殫於仰攻志衰於晝守新胆之勤不知更歷幾歲月乾

高傑死可法以傑前鋒部將李本身爲請用爲提督朝
議未許未幾黃得功等既至
偕部將爲督目無督師矣
靖南侯黃得功引兵還儀真
乃飭兵
得功卽傑不已聞其死引兵
攻割
守閘歸咎頑家奔還致虜寇
之得

賊教
即成為北兵所敗乘西
安支衆陽
江
督衆總戚既言閩為虜
我者閩在耳閩滅非江南
督王永吉亦言臣近聞西
勞罹總又未勝憂疑也虜
勝向屋入內地未逢敵手
令見國家新創半年以來未
能北
勝
勞
督
我
江
賊
即
兵
勁
馬步一枝直走閩歸追
出門一步其心必懈驕
与懈怠犯兵家之忌若簡戚
曹毕防其抄襲淮
陽為正
兵
以驍勁為二枝疾趋浙
浙為奇兵電擊星馳計日而

可復二城若二城既復竟濟隔德遂成破竹
青齊衆傑皆應土兵民馬計單資遠近轉輸
角攻其無備必建奇功蓋此當此內外洞徹時須破釜沉
舟決一死鬬倘致動出萬全必勝之策實無
勝理陽若此也若謂長河長江未必真界天塹
徼徯必速來殊不知我前虎視中原意欲併
与逆賊相持不暇傾巢壓境耳今西安破隔已真虜既
入陝鬼復入川宣雲秦晉東豫荆襄胡烏退自踵前
無所牽後無所掣全副精神悉在江南縱不
桃而撤之

能保其不敗鞭而問沒哉臣不勝憂疑者此也之勢下
卻議如當決戰便須秉此机會逆擊挑馬步數萬據險
分道追兵若兵馬錢糧不能應急先宜固守示須虛
張聲勢徐揚聲
二將堅牢事之着實防江者當代防河者募盡河
可作江上籌畫若從普豫上流渡過開雒則
亳毫供是平原安得有河可守司徇者當代司兵者焦勞
使一或偾士
馬飢腾則戰氣百倍今長戍荒原所在得腹
來無時可待過此以往事變益多日益忙亂矣初永吉
決更以何兵為守昔齊人有柔勞可有勞可待時之說今

於去年十月遣遊擊將以承往京通偵探至是歸稱建
州將酋永吉及之
事完寧盡
命裁九江鎮餉六萬
時閣臣士英戎政阮大鋮皆与江督袁繼咸
咸繼兵
戍繼咸既爭之不
言朝廷既不行臣言又
不放臣去臣惟有以
第如社稷大計何不爾
丁卯住福建巡撫鄧堂
体命勤城自贖巡撫陸澄源候

考校詞新升正唐郎之郎外任用

明吉責其玩視他分專務有同

見戚小隙也之奇忽内忽外

慶元初爭孀商榷節翰林院五經博士嘉湍酌議廢

言清雖忠於建文然挾双犯蜱得罪文皇故也

予閱陝府巡撫黃紹長安知縣吳從義渭

省城則巡撫馮師孔按察使黃世清蒲城則知縣朱新建原任揔兵尤

南知縣朱有同

林則又布政都任中部知

侯拱極侯世祿王學書王世欽王世
將尤翌文常悅德李登龍張發楊明見任副
固俊李固奇原任遊擊孫貴尤春昆見任遊擊
陳二典劉芳聲劉廷傑文經國原任守備白悅
叙見任守備左勉惠浙賀天霈楊政瑞掌印指
恍等慶陽則道臣段沒与知府董玫商州卿官則原任
史部尚書朱崇德原任巡撫王道純
源清焦原涛山求巡撫王道純
主事南君業蒲州鄉官則原任磁州道祝萬齡
慶陽鄉

宮則原任太常少卿麻格賚
任尤世威閉門皆縊而朱新趙一未配妥亦投繯
榆林以力抗闖逆為所忿城破自將揮千百户及
死者數萬人皆不可考矣先是御史霍達於崇禎
時甘肅巡撫湯道衡兵部右侍郎加子還世錦衣衛
贠事
云勦虜功
勅禮部尚書碩鄂啰致仕

御體仁而錫在政地正色小心七年如一日　先帝御謚文忠而錫時史張孫板咒其居官狠蒋持議倚僻也内云温恭朝夕執事惟謹小心翼翼一德一心夙夜匪懈忠貞不二先帝簡在乃錫時何不之察耶又云温恭朝夕執事惟謹小心翼翼一德一心夙夜匪懈忠貞不二先帝簡在乃錫時何不之察耶又云温恭朝夕執事惟謹小心翼翼一德一心夙夜匪懈忠貞不二先帝簡在乃錫時何不之察耶

時鄭毅追削逢迎門户徇行与謚紛者莫若蒋詔蒋行而錫時何不之察耶

在政地正色小心七年如一日　先帝御謚文忠而錫時史張孫板咒其居官狠蒋持議倚僻也内云温恭朝夕執事惟謹小心翼翼一德一心夙夜匪懈忠貞不二先帝簡在乃錫時何不之察耶又云温恭朝夕執事惟謹小心翼翼一德一心夙夜匪懈忠貞不二先帝簡在乃錫時何不之察耶又云温恭朝夕執事惟謹小心翼翼一德一心夙夜匪懈忠貞不二先帝簡在乃錫時何不之察耶

之孫悰行而錫時何不之察耶

引入詞館起用一日駁耶鄭忍心狀毋縣法

之孫悰行而錫時何不之察耶

引入詞館起用一日駁耶鄭忍心狀毋縣法進震孟結為死友倡和呼鄭鄭

清源縣鎮

孫楙与何綸糾、両、岐夾攻一人而已

聘姚思孝大理寺左少卿优孤培右少卿

役監督勤冤太監王裕民原職与祭葵

廕弟侄一人為錦衣衛指揮僉事

元試与盧儿稔嘗督黄得功勤冤江北又勤李青山於

山東頗有功御史王源薦嘗為州守及選御史劾其所

部淫掠　先帝命逮之試臨辨孫蕃漠言臨未下科試

何踪知應有涌洩禁中語者時　上方恕涌俾逸報乃

并裕民下獄死而市至是復

戊辰子北使兵部右侍郎懋母陳氏卒詔
任吏部員外郎懋泰
時懋第又前北歛授官誓死不許國守愈堅
取懋泰至授官懋第貽書力辭可法為請母卹典蔭錄用懋泰從之懋泰當關迓
督輔可法為請母卹典蔭錄用懋泰從之懋泰當關迓
破京師不能死懋第卒抗節死於北
予原任刑部右侍郎陳以閒祭
准常例　先帝時祭廢為民
以世襲封上饒王

淮御史李稅在籍養病
模見時事日非故決意不出人服其先識
已已浪原任御史李嗣京原官
嗣京先為吳昌時所陷被斜誠慶
河南巡撫越其杰乞休不許
責其以道臣簡用官至部堂一味諛卹也
庚午加兵部兵外職章光岳寶司卿
原任山西巡撫如杞子
命吏議皇考恭皇帝謚從太常少卿張元始言也

元始以恭為諸神王謚請改共

辛未命有以縉紳士民家產獻助鎮將及宗藩勳戚等衆

者立正大法

以高傑勒詠撫臣朱一馮故棨之

以左僉都御史司經局升簡討賴垓為庶吉士張翼編修

原任庶吉士張翼編修

子隶平侯劉澤清弟添御前侍衛

源清戰死

壬申禮部尚書錢謙益疏修神宗實錄國史

疏言萬歷中閣臣陳于陛請修全史開局纂修旋即報

罷大抵官多則推除不一人衆則考要雜猥文雜則實

串無緒古人所以有白頭汗青之嘆也臣壯歲登朝曾

心史事三十餘年博採旁諭差有端緒昔宋臣司馬光

編修歷代通鑑以衰疾乞就冗官前後所任聽以書局

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卒能成書臣頗比光例

用原官或書或在退或投閒級紙仍聽閉臣恣裁改定本

即家

詔領示疏奏命在任料理謙益志也謙益博覽群書尤

精史學授羅考核倫極苦心
入亦以此服之後因
稿未盡付絳悉按一炬殊可惜
也
復已故閒住太僕少卿徐景濬
原官
天王志三案例轉時給事中
啟時景濬為御史以首疏
道獨是其言具見救之後杜
逆案緣此
起戶部左侍郎吳光義原官管
右侍郎事起鳳督朱
大典
兵部右侍郎
光義兩浙為鎮臣勒助餉
升蘇松副使陳洪謨太僕寺少
卿廣東僉事晏傣尚寶
司

子錦為守衣衛劉倫奏
洪
少卿
倫天啟年掌衛以議獄不肯媚璫至是以糾黃尉故得
少卿
奏西升工科左李維樾本科勑給事中
優加
部尚書管左侍郎練國事解任尋卒於京
淮兵
公徐知基先後卒也
國事方正有持操与熊
撥高傑兵田命廣昌伯劉良佐赴防歸德悉監高起潛駐

甲戌 扈日 保 揚州
國公收國政既斜原任
淮督略振飛命即院看議復
之通政使揚維垣久戍淮安振飛其梓里待
至是國弼斜共不法且
行人朱統鎮復斜之供
命宥議蓋迎合也
月赤占者以為兵氣
科吳適疏陳吏治五患請嚴行整飭允之
閏大學士孫子給詰
命

初乙亥授郢吳士奇工部右侍郎免詹
以舊勞也
冲
之
存吳壯勤三
首及己故王之家孫愼行世襲千戶
揚淑左光斗現
議未及表
和諡人一併
筏等致勅部院正罪餘附
逆罪甚無將應与案內諡
成諡其公然祖述例身恬
大赦不必追論
時問臣士英

富貴已極性包謹文結思永固福祿而
招人忌若士與也貪奸誤即
鉞里居時欲与河南閻子生侯方城交
悻流賊逼託言就餉南京大鉞以方城与良玉善誣為
內應方城以書謝之內云北事枝机一動
已若浸得志必至我盡天下以酬昕宿恨至是駭
加督師可法檄督王永吉鎮臣劉澤清高傑衛各一級
丙子復原任宣府巡撫沈棨原官仍議即
以卬州禦虜功也

崇
補原
淮慈
物
更上
署
皇
限
補李

元功便嬖玫瑁周延儒遥體仁門曾柱張至是又為
聞兵士英呢人號三朋為大
贈元事武臣沈宗壽勑督同知子孫繫錦衣衛百
昭元事知府王行儉光祿寺卿子廕祭筵潛
李孫佳太僕寺少卿廕子
升吏部郎中来方炳太僕寺少卿
倒轉吏部升道禹嘉植等
吏部余颺科馬嘉植道高允茲沈宸荃也颺為
刑惡言于吏部勑令倒野嘉植南漫数颺頗爭
不尚書阮大鋮

張捷言其居北科時与廖同遊等一行人也允兹与宸
荃咨持之說不附時学道張孫振忠之故俱外時孫振嗜
賄某御史面乞某差屢二指孫振以為二千周顧諾之
次日二百金至忽莊容大言曰堂上多史賄差當斜御
史失声色而走
詔南京吏部侍郎顧起元文莊廉一子
加升内臣俸一級
以殚心营務也贊周性直在 上前每多規切及疾
疾私寓士英等益無所憚尚倒日國輔謀去之嗾所私

以間探事訊令往浙閩輒見刑
後焚燬不守自縊死
周見京城
李紘樞請早建太廟命
工部議行
命止淘黜入役兵
工科都
以乞
削宗室監紀朱蘊鐵朱由荻為
以其
寧南侯左良玉既救江督袁繼
初總
九江

道蒙士彪於江流截買士彪家蕪湖与諸商賄級撥不

肯買繼咸以令不行劾士彪同年御史黃

劾繼咸且謂繼咸股弁胡以寧勒良玉立他宗

從其請蓋欲間督鎮文良玉先不拜監國詔聞之益

既誅辨并明与繼咸無隙訊耳鳴受指使末又云

載未見兵何如強鈎如何理惟曰門戶曰三案曰要典

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先帝○焚○要○典○而○亂○臣○

載與良玉倡和脅制朝廷矣

賊○懼○亦○懼○時攻繼咸者遂謂

繼咸力訊士彪屢跋不休誠若亦病其氣盛

戊寅禮部主事吳景旭請開館設局纂修三朝實錄俞之
其說祖
閣賊李自成兵至承天
御史周昌晉補糾滿案楊汝成宋之純曹溶等會法司并
毀
汝成以左都李沾至戚故免議糾汝成意在沾也
癸卯改浙江巡按敖遇飈於江北江北迎按何綸於浙江
遇飈至浙江擁紳弁兵以千計、橫甚、孫市於民、三
輒右兵衆忿群噪署前遇飈出兵格殺死者七十餘人

事聞吏科林有本院糾過風不法狀請逮治士英票旨
准張承志等完錢粮仍責成撫按不得溢委閉會以滋
命戶部未完日左府孫瞿城右府卯文竞前府各本會
庚辰禮部失印署印侍郎陳接
御史張孫振詩改元考察下部院察例具奏
時東林列仕籍者已同抱蓼雖在籍未處雖京察有期
不及待也孫振堅握河南道印欲俟京察方選劉光斗

表知和熟以資深不得皆恨天約首除異已○總歸中正終

起升則例轉御史熊化大僕寺少卿

化為座同以察處王之寀例轉累升至參政皆不赴

命逆寀無得濫雪從誠意伯劉孔昭言也

孔昭言瑞寀貽贓原無實迹者言之耳若獻

媚寀有據豈應翻寀從之

淮戶科羅歎參病

淺北兵入江西為象与原任左都鍾炌等五人至南京

皆自詩為孫之猶所薦、
蓋之、
補刑住兵科左廖廷陛吏科左給事中
廷陛逆瑞時、有委典、既成約、寔宜息、一疏挽救良苦、尋
被瑞削奪、且吼斜孫居相、而逆案中誤謂斜救瑞、趙南星、尤
壬午晉首輔士英太保銓少傅加署職方王期昇太僕寺
卿負外耿章光尚寶司卿餘內外部科官加級有差
以荀降賊渠程繼孔也

命部院眉議左僉都御史
初維紘署大理寺刑
解家也次日既上維紘
偽印偽牌票何務何
聽斷無死法且一則
辨其不可也又謂防
已出奔矣何門其
起升廣東僉事水佳亂尚寶司丞
同牒逮訊命署藏

維紘

佳疏以
吏錄各衙
加趙民懷
命從逆各
有本言也
死言緘
南渡錄卷之四終

訟逆案連察故御史
門印去南京二字
錦衣衛百戶
犯及雷縝祚一案着
法司速行訊結
犯不孝不忠宜早付
一決
吏科

南波錄卷之五

大理寺左寺丞前工科都給事中臣李清臣

三月甲申朔上御經筵

命勘詿吏部主事顧德輿御史徐復陽所糾也

命兩人以南波事創從讀禮中補鉉曹然未抵任非其罪也

吏部復二人俱降調允夔投水死之後北破松江允夔投水死

都也舳艫接於河干其入浙也妻子頻於境上一慟金

吏科林有本言彭遵聽指持斧之孰作蛇豕主盟其出

看詿御史陳潛夫

命

而入幕即有兄弟之称凡給劄而橫行盡為盜賊之狀

近有自浙來者述其滿地劄并或穿食省北將遍地劄云靚屍更可異者去冬

戒派餉巨室明吞暗掠劄不費兵餉一兵題葬至四十七人歷來不明踪跡說

強不費兵餉一兵題葬至四十七人歷來不明踪跡說

秘且四十七人外更扶三千飢為以資四十七之擇人

錢劄浙民幾何堪此荼毒宜乎以變告也若陳潛夫以

推官入賀當改巡方今又卸肩回道旋丁艾艱半年司

李儼然請礼侍御當引之嘅改或冀其收拾而河耳今

效安在既奏止命陳潛夫看議遇缺不及也

命議諸陵忌祭

時諸陵帝后忌祭皆設孝陵太常少卿張元始言本陵

正祭侄八而諸陵望祭至五十有一前輩未撤後期踵

至縱橫隧道之上非所以震昭事也謂凡遇忌辰宜祇

除牲醴致祭於本先殿牲遇五節則捴設一壇附祭諸

帝后于孝陵從之

仰史部以光孝補糾漏集吳邦臣并及陳石夏方允昌等命

一併提問先生已下俟洋件人可缺

疏言諸臣再迎西藩族噢北釋數月而西易冠衆一身

而三星頓頰前逐如此後效可知豈宜予以録用至漏
逆吳邦臣等宜勅諸臣各揆誰知補牘入告時
迹他鄉方孔昌遣送故土若縱而不誅何以服在黎之
心疏奏允之
御史袁玨奏劾監雲傅櫆高捷史基陳脫張文郁
基按淮揚貪死獄淺文郁傑之部主政以三殿工
超擢部堂京卿故言不得輕誣若櫆連糾等基
大中等駭懅然糾抑邪汪文言自快人意況
故致服闋後終瑞世不出何云送朱史部尚書張捷每

聲其枉然不啓亦不雪或曰先註楊組垣絆意弗許也

原仕太學士李標卒

陞吏科都給事中夏侯謀北刑科左以被論不果充

陞兵科左給事中

志儒後隊北為安慶道

備大悲伏誅

乙酉升通政使撤組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大悲屢經會訊語言頗諉有游玉施恩百姓人服之

該作與他作正位等語御史高允兹未創轉時悲一案其狀似癲似狂其言如夢如囈　先帝必無十二年封齊王之文壯王豈有十五年過鎮江之事且藩封王下位迎接與李永奉之叩首陪坐政不知有臥影與至如申紹芳錢謙益現存貢直寺人騎寔招內游宮廊廡戚畹何等事而議之孔聖廟耶或令游蕩與李永奉並紹芳諸人明白回奏以釋群疑或三審既明即依正法了此公案尤見　皇上處斷不然葛藤不斬弓蛇自起一次未平一次復作起捆封之危

赵滋委巷之稗說開箱細之暴亦可乎故會
各具疏辨而　上亦召對賜臣於內殿皆詰
反側逆詩大悲於市時御史張弥按察訶有
神捉故作瘋僧若有主使仗線索又系竝是黎
為專諸之徒語多挑激非　上寬仁大狱與矣
丙戌改詹事府尚書錢謚勤恕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命晛撫順歸併應撫也撫改為巡撫督玉祁吉蒂撫
丁亥命復故制謚勤襄仁謚恭如恕謚仍舊不必議奪
文兼撫徐揚　淮安衛能

召勲臣朱國弼寺劉臣馬士英等入見武
英殿面諭令仝府部九卿科道辨驗北来太子真僞
先是去年十二月間有鴻臚少卿高夢箕僕木虎自北
而南中途遇一祖子扶乩與倚等暮解内衣燦然龍
鳳謂謏云我王子既益抑乃昜語太子行抵京師望
拜陵寢哭夢箕初猶疑留與語每言及　先帝先后則
長號又問閣臣以呼爾推子涕淚交下故作羞
恨狀曰見我則妃宫中事夢箕無以辨也乃始信
欲賜閒舘帝猷出恐不免寘送杭州
宅内

推子至益驗、每酣飲則狂呼、問大言潮步、夢箕仲
葉也惟、書連夢箕、夢箕亦惟、命載送金華之浦江然外
人已噴；矣、不得已于正月既朔、上巫遣山臣為進
潮迫回、王紹興方及、至是泰
即朕之子、若果係真來宮、朕尚無子、即受養他、但昨遣
山臣李永芳虛允德前去審視、回奏面貌不對、語言閃
爍、卿料道爾曰來宮、講讀等可會同府部大小九卿科道爾曰太子屑
官前去辨驗、時諸講官劉正宗李景康等、皆言
長於目、而北使兵部侍郎左懋第容貌至、亦言虜中有

一太子、不知真僞、詢之
下有痣、至是驗之無一
殿為文華殿、問講讀先
既完、所寫何字、刑恨以
以描摹十大字、自書小
不知、雖正宗景濂亦不
會問難數次、尚記憶幾
頒十六年曾廷鞫吳昌
何事

皇太子于中左門、
何名、亦不能對、時衆猶無

陽臣鋒大言曰假途退未我左都李沽向數人升階始
跪所教予言已徐命臣視付法司再審兵科左戴英跋言王之
上召對群臣
付沽逆徒寔奏聞
跪地乞憐自云王舅孫之明非太子為未成所教予言
即位會當之午後也　上曰朕念　先帝身殉社稷言出
次落逆不成語繼乃曰朕今日側耳宮中惟望卿等奏
至是慨傷不已
久之時左都李沽持偽太子書跋奏者再　上皆不
領

使之人、務在根究必得、乃可收
何願一之明、不尋滅口之計、
群奸護主、計此時必潛伏叅
即已付法司而一切提防
時日使天下共見為做毋速結項刻使天下妄意
且宜慎密蓋之明之未
挾勢作樂道、別有一種細發簪紳、
波況業有假者在、則更不
間群疑、儿宗藩之錯居內地、
明雖係狡獪、然年力尚稚、必

大學士可法請召回提督軍衛亂文命仍舊
戊子革新推四川延撫馬乳燕按提問
督師應熊糾其淫掠不道也
命督師王應熊以化並行事遣副制者刑賜劍先斬後聞
命漢撫移鎮夔永
出綦江納貴州西路川陝總督規復保順二府楚撫巫復
利州、鄖撫抵守大寧大昌達州東鄉出路沅督撫守平
溪四衛出路廣西協助貴州并鄖陽悉聽督撫應熊即
制其兵調掃蕩

應熊疏言剿之四境○西北與陝西之漢中州縣相比○東北與鄖襄相比而正東則出峽之路○抵夷陵荆州矣○西南由建昌畢節以入貴州○南由建昌卫雲南○正南由永寧道義以入貴州○東南由思南鎮遠以抵衡沅矣○今寇撓成都已無子遺○若轉而南向○則望臨于漢于黔也○雲南廻撫必移鎮于附近川界適中之地○而命將率兵出建昌畢節之兩路○貴州廻撫必移鎮遵永之間○而命將率師出綦江納谿之兩路○此在部議原題疏內已具其緊矣○然目前李賊所遺馬騾在陝張賊必不北顧○林自七月入

蜀虛喝保寧順慶官民而制之一旦為張賊驅去則張賊不畏陝寇亦可見矣臣故議川陝總督臣楊一魁宜提兵規復保順二府率賊北碩使不得以全力注於南

提兵規復南邊一路○滇黔之○相機以擒其空○

臣得提南邊一路○滇黔之力○相機以擒其空○賊不能北○則仍趨夔巫未可料也○湖廣撫臣宜急復荊州以控其來○鄖陽撫臣宜守大昌大寧達州東鄉之出路以控其東北○偏沅督撫宜守沅州以上平溪四衛之出路以控其東南○若貴州事力單薄○應以廣西助之○

鄖陽撫臣所轄盡夔州之郡○興川中事體極為關切則廣西鄖陽○應許臣得節制而緩急可以呼應○臣之初意如此○

勅書開載○不知臣于川陝總督偏沅總督各職掌尚未見○但一四川而有三督撫○其體統孰令所施行○將領孰為調遣○後事推一而法紀明○事乃必并然秩然○

兵餉所取出○必井然秩然○

可勝之首也○李賊焚秦隴巴蜀○天下之

又言秦隴巴蜀○天下

宜以全力注此二寇而徐議剿撫○當李賊北犯時、空望

撫○莫體統孰令所施行○將領孰為調遣○後事推一而法紀明○事乃

被咸陽○塞逕斷○而吳三桂之知○山西河南之知○息與之

而往西安城中○賊不滿千○沿秦中豪傑○有起而圖之者○

南五得賊中揚兵头抑
郡萬之兵以殄此寇則蜀可平而庸可
山西河饷十四隅豈一面制黄而復蜀力與張

南海縣志卷三

制矣疏奏皆會之

已丑命吏部嚴請選法

一推升必如條奏一此選

疆不許破例一司務為九

宜濫開事例即行停止已

并內地監軍贊畫即遵照

廣文濫及例貢又各官多有應入大選而混

臣奏深曾掌選事頗悉諸弊故票擬詳明一

悉宜嚴禁時吏部選郎陸康稷初任願加意

吏部嚴請選法依次序一除授非遵遠危

列首領通判係牧民群佐不

職方員事

入急選者

題

整劃而閱

清、
北兵至邮城又抵西平
命五城等衙門緝訛言
命非資深望重者無得滥升京堂
初、京卿一席、量許添註、至是、叠阻聘扉、朝班日增、故禁之
贈工部侍郎林如楚工部尚書傅麐
吏部
祖邑　先帝時以失機被斥尋繫獄故不與東撫覲絀
祖等同戮先以子詞臣又請贈不

允之遂後降北復任侍讀學士

命黔省勤王兵赴督師應熊平前入川勦賊

寧南侯左良玉駐軍建仗告急命督臣何騰蛟等遏勦良玉疏言闖賊已過襄陽至承天賊勢急奔虜勢亦急應勦賊亦應防虜臣兵合則多分防則寡乞刻發精

命內臣喬尚忠監西淮益琅嚴察兵馬粮餉

撤浙江僅段疋錢粮安邦伯

所撥中軍外提有理刑錦衣千戶不知何制也

兵水陸會勦言甚危切

追應勦賊亦應防虜臣兵

良玉疏言闖賊已過襄陽至承天賊勢急奔虜勢亦急

寧南侯左良玉遣仗告急命督臣何騰蛟等遏勦

命黔省勤王兵赴督師應熊平前入川勦賊

允之遂後降北復任侍讀學士

時清察盡鄙孫元懿故稱之

庚寅陞刑部右侍即恭之臣兵部添設左侍郎太常寺

劉愍寧通政仗司通政使

應寘倒降北劑皖撫

翰林院編修猥蒙以寒食屆期請遥祭諸陵又

叓部議奏 先帝命

時城内外編帖云、端陽就渡爭屈原也寒食禁烟、哀介

子推也三月十九為 先帝后咖憤宿天之日摯鼻莫

又吾輩各於郊外結社酣湎、以志哀恨等語太常少卿

卿御史張兆麟疏陳救治去弊之法允之

併議

張元始感其言因疏言皇上允詞臣張星疏擬於太平門外遥祭先帝臣思謂應另設一壇並祭東宮二王於側每年忌日舉以為常且斯日何日也三光蔽天九廟墮地誠與尋常忌辰不同謂應收天下凡遇三月十九日止音樂禁屠宰併停士民嫁娶各衙門輕重刑罰一以誌故宮泰離之歎一以激中外同仇之憤直待此案始犯可也疏奏命礼部

跋言名器玉重匪可巧營通來辨復雲與似設官專為
使過之地陳乞蜡渠豈特恩徒開僥倖之門甚而冗員
假冠載道欽命孤假成風今而後請核實而澄汰之可
乎易名祭葬所以褒死勸生何至人盡美誼令千古之
華衮不榮家邀多麼說一時之簪纓踵接甚至從逆之
子亦得叙功久豸之骨猶希翻案令而後請核實而嚴
斥之可乎陳言稱衰所以報增設盡職自事惟不一因請
張四起荐牘視為奇貨武弁亦捻月旦條議修口知兵
子衿咸騙冠裳今而後請核寔而殄絕之可乎天地生

北
兵王上蔡

切中時弊

神通巧大與不光令而後嚴申飭以杜侔迫可免子語多

過來錢

銳臺省

濟令而

你亦添

杜紛擾

奸催使

財止有此數迩来開採四出山林恐滋伏莽之患分行郡縣徒苦供應之擾今而後請責撫按以杜紛擾

可乎朝廷有一事始設一事之官今庶僚添大僚亦添少卿添正卿亦添公堂無座職掌無關何補国計

後詔議停止以杜溢觴可乎銓曹原稱冰壺水鑑更號鳴鳳神羊若先舍垢穢何以程材指佞

命五城寺衙門繕辦訛言從
御史王愷言也
愍帝二人者
妖所由興也夫真主既出
海內帖然乃今日號稱某王
子明日號稱某皇后甚有
狂妄監于希陲王郎
故智實
二人議訕新政造詈宮
闈故訛言繁興君不
立斬二
朱統鑽
叢野衆聞竊發末言
忍沒假庶嫂藏書狐嘏
報劉澤
清作國長城憂深肘腋人
酖其言後憫仕九盛升皖撫
命封
證失事諸臣不分存歿俱
着法司分別議罪

從兵科沈應旦言也

壬辰升工科都給事中

升禮科左吳希哲戶科都御史巡撫四川政聘廷錄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

辛酉三月王之明本兵等保舉百官廷訊

先是三日薄暮傳旨訊偽太子一案限次日奏左都李沾猶豫例委御史登大臚少卿高夢箕職命同

理後堂先鞫非礼也時虎臣新自杭城至未及見夢箕

被執孫振振搜其懷中得夢箕任成家書一封內有二月

三月往閩往赴考語孫振逆於為奇貨亟奏聞乃命各

官制 勅諭之明等於廷、官民俱得入視南訊忽晴南侯黃得功捷捷前出所刊一疏有先帝子即 皇上不若速

處置 治、恐東宮諸臣、即訊訟亦恐時得功疏猶未上也

愈事 惑、不敢出頭取視於是旁觀

命三 楚各有司如期設餅以濟軍需選者着太監何志孔

恭來重處

初温綸益

士英 欲以謁停左良玉也

命戶 部行浙直各督撫巡察所屬有做濟糗本色上倉兼

徵折色者參來重慶
塵孫昌作于國寶錦衣衛指揮僉事李天培指揮同知俱
世襲又廕田惟芝錦衣衛
命禮部將爲太子王之明會官一紫同來宮二戶
頒賜有旨
從卽史成友謙言也
賜賊兵至潛江口馬步甚衆
命內員屈尚忠錦衣衛馮可宗翊問重氏
先有童氏自河南玉談云
帝元妃到良佐令妻往迎叩

其顏未云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册封為貴人監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出子王哥寵乱不知所在氏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嗣位為記今在窮家庄語甚鑿鑿良佐素怜長孫之聞者信之惡拜如見后像良佐素怜長孫之聞者信之惡拜如見后像良佐素怜長孫之聞者信之惡拜如見后像

癸巳命考江南劄委弁流凡才與由兵部督撫給奸猾不法者拏究從工科揚兆升言也廉頑難修棋酌理順郎中施一子入監予世錦衣者另議

議

先是李邦華王章已廢世金吾至是兵部為范景文仇元璐等請旨以為諸臣多閣部大僚謀國無能致茲顛覆先帝靳為不礼諸臣延世加恩臣誼何安命另議

命各鎮也田有效亡捷功優敘

命户部厩牧锦衣衛究役以省糜餉
古以外又加公
費又該衛旗尉值堪賑給後不應每員更設跟役致人冗
古祖宗朝文武原俸有定制不應降給
普南安伯鄭亞趙龍宏衛子銀帶鄭芝豹等加升另有差
甲午罷加納翰林院待詔典籍五府經歷等官供銷郎中書
乙未准左僉都御史郭紹回籍
工科右揚北升紳太僕寺少卿錢元慤勇元吉尋御史劉

勅疏科尚寶司卿李之椿等命吏部核議

元吉拮据四朝以勞捋科為龍溪令謂貪緣報入銓談也

座内正百戸曹杜石等弟侄世襲高尚義劇迫忠世錦衣千戸曹杜石等弟侄世襲

御史黄錫衮疏参原任刑部尚書張

楷疏言學龍兵部尚書高解學龍受梁兆陽金以貢幣破長板緒形跡

疏内言學龍受梁兆陽金以貢幣破長板緒形跡閒許

定國疏参吏科給事中吳甡光禄寺卿許譽

丙申刑科給事中吳甡光禄寺卿許譽

卿等不問
既言壯圀　先帝之愛部尺德失政宜為亡國之
因金光張獻三為金於高傑乞其既葬卿昔在
持史兵有許予不悌如之誅又娶名妃王儀聽與
進飲為貴妃之正人君子人所共言
准恣督倉場戶部尚書賀世壽回籍
工科吳布哲既言世壽曾署刑部郎問從逆乃伊子王
盛寔以太僕寺丞受偽官何以服從逆之人之心琉奏
命法司察明世壽緣此六

御史郭貞一疏參通政仗銀應寘當　先帝丙子年黃綠掌選黜貨無厭降南
賜翰林院當熬銀幣回籍守制
明掌翰林院當熬銀幣回籍守制
疏感戀命自行回奏
礼曹尋當職南考功又復謀轉南匾秩尚御
所刻　先帝飛旨罷斥然貪刺之術到老彌工好利之
述人言不恤自其再然厥猛重推銓衡有言其縱子及
塔招推納賄者有言其遇大選急送每日於揚中書家
對銀兩者有言其恩例副榜採擇地方考定危疆依舊
送監者有言前人之推未載加除出缺經手之題註

已明兇惡勒索者有言其任子之幹償未必皆
獲名利卽者哉之設官分職所以牧民今其存
南數十縣區越諸省數百縣而已并有逮月有
選令皆以官爵行賄其向瘐之有非錢財不可
取之百姓又不可得我蛙蛙聲閒夜行有虎哀
羊墳首向物可供子大夫之求者以僞聞言之
竊賄索以名為大盜之名為小盜竊鉤者誅竊
國者為諸侯仁義存焉卽司命之論贓正罪以戒墨吏疏奏人皆快之

命戶部開局廣集心計之臣講求屯盜消三項以資國用

兵部主事隊寢生疏隊時政敝刮

宛古今事勢日移勢如之通當自君身始宮殿差撰各工似宜

暫緩由此類推宮中省一分之費即河上受一分之患

況今事例頗開有前代行之而本朝從不踰舉者如捐

酒酤之類是也有本朝未行并前代未聞而創舉者如

納銀准考之類是也事例出于為不得已權有增加情急

勢窮則多部務煩而奉差之歸駐者衆似宜減清以省需求臣歷指往

隙無不以輕徭減賦與後衆稅重亡燃燈者蓋其婦乃
戍戍子礼部左侍郎時故
時故
已有旨天啟前諸臣罪累悉蠲
不干庶以景浮文幸穏業冠紀
定授李希沆兵部左侍郎
以回上游
命撫
撫督張繡彭泰復南陽府
命黄
試郷以原官卅征蚩將軍印鎮守廣西

俊山西巡撫耿如杞保官

戎狄至是一年五調矣

初如杞約戚方時寓於兵部尚書張鶴鳴力訖經畧熊

廷弼人皆尤之及川不拜魏璫生祠坐僻風節卓

為晉撫以廣譽入摸駐德勝門而掠兵張鴻功兵潰良

鄉坐是同辟故雪之

己亥徙崇王於福建福州府諸藩散處吳中者俱引徙

時礼部因崇王自請速徙差刑科都錢增奉收奖諭

以從厚勵各藩

命頒先帝東宮二王及
懿安皇后謚詔於天下
詔至是始頒礼部尚書錢謙益為詔云既像倣
更誕恭皇帝曰孝皇帝頒詔天下
以捐瘏復從容以乱義得之矣
命寘訊王之明等
時三御史安聖吉千中、三法司與錦衣衛
皆側坐、御史坐稍後前此未有也指揮昏由張孫振左
都李沽、駙堂官無如之何、夢箕到、戚以甘言誘之明、以
嚴刑加之明、終不承、二月三月所成何局、
虎、然明奇所云往閩往楚

欲斡何事、并主仗附從寔繁有徒等詭皆抵死不
先是夢箕魯為史可法買硝黃有欲借此阱可法
是夢箕一無所及、但口訐之明、仰天哭曰、我為無
所誤耳、然一念痴忠、天地可鑒也、乃以提高成等
該衙門將王之明加忠蔑養弗縱加刑俟明告海
隆卸史郭一貞一級調外
庾子起察浙江右布政顧燕貽
與察處原任衮州知府宮紘蘭等俱以不謹雪

劉宗周應賓素與馬士英阮大鋮有
隙起至是應賓阮鋮並論一則言者
鉞共圖報復夫以一疏出科臣吳適手因恨適入骨與大
御史以弹貪論者一一相人而已時臺班散
盡仍沈寃
追封故成國公朱純臣舒城烈王
以永宗閒城破俘殊諭王閣命純臣提督內外諸軍北
初崇禎二年例外
南渡錄

李白成入見之故純臣即日封殷王是忽命贈王比之
張柬之說處懷不得棄故欲崇純
臣以自為也又贈鎮遠庶顧拳述錄國公永康庾徐
錫登永國公西寧侯宋裕德寧國公定遠庾
國公懷寧侯孫維嘉恨國公
光榮俱贈保南和伯思泰方
彰武伯楊榮酈安卿伯張
錦衣千戶李國祿為中軍都督府僉事外武定侯郭玘
民陽武侯薛淵宣城伯衛時泰清平伯吳遵周新建伯
王先通等五人以應襲者未
至玉仍另題會副亡不予

命靖南侯黃得功移鎮廬州與廣昌伯劉良佐合力拒北

兵

辛丑准前輔故兵部尚書史可法入朝

命三品以上京官俱從公糾拾從吏科都吏希哲也

江北提督和衷協心勦

言頃接邸報見臺臣袁弘勛有疏追論妄興三桑侯

疏言頃接邸報見臺臣袁弘勛有疏追論妄興三桑侯

及於臣我神宗皇帝之慈愛光宗皇帝皇考恭皇帝之

於臣我神宗皇帝之慈愛光宗皇帝皇考恭皇帝之友

友文子兄弟猷然無間前北諸臣雖風影傳訛立論

子兄弟猷然無間前北諸臣雖風影傳訛立論

寺然　皇上中興與聖紹新弘勛必欲據

寺然　皇上中興與聖紹新弘勛必欲據

海內嘉與維新弘勛必欲據

羅往事銀鉢深之挑嫡投機
盛美仲一已報復之私臆乎
皇上之所開揚者列聖之慈
之私隙若非聖主寬哉為心
忌言者压始終碩 皇上堅
後私鬪而急公仇無以有用
人服其誠然弘勛巩已不行
升應安撫程世昌太常寺卿
往例廵撫無升太常者因為
民阮大鉞先往部世昌不

遣使報范卷而送弁故恨至是將重忠世鼠北大鉞脩救解乃
免官還家重忠世鼠北大鉞脩救解乃
免官還家
晉書卷五十三

晉書卷五十三

晉書卷五十三

先帝崩者光時穹今霜露已移而視息猶存何以慰在
天之恫言已又大哭將散阮大鋮始俾呼而至督輔可
法亟出迎先帝仰天
外文武諸
臣發聲乃政
事之堅尚在講門戶講賄賂講起用報復講美缺危疆
誤我誤我誤我各皇各數人
戰慄無策喙不
能舉朝之精神才力揽
不出此數端遂至釀成地坼
天崩之變嗚呼為臣子者尚忍言哉臣待罪南枢于兹
庶
死共俯生以待若亦謂使死無益不如捐
塒項踵殘

力行開生致賊渠魁之閣下然后一死明報其今受命
討賊已十月矣益營不為不多用人不為不衆而心腹之憂轉劇指臂之運不
靈株守近畿湮兵遠調賊來逼一矢未加清夜捫心
恨不即死閣念泰秋之法凡賊不得仇不復則君不書
葵臣不除服寇戈無時而終且於未能復仇之臣
子深加貶絕一書再書不誅誠恐久之則玩為常事安
之則無復憤心耳且載觀於書宰糾一躰則責相尤叢
於四年七年扶書二時則責大司馬倍棄臣謬以相而

今徼
倖敢仍
兼掌大司馬戎者也聖人于宰緋既降書其姓氏
臣敢復列於冤榮在天時尚俓制其秋冬在師師
存共爵位所以著明大仇一日未討則為臣子者
難容於天地間今日首先伏誅以謝天下非臣誰
顧皇上重處微臣以為榜樣一面明布大義弘張天
討務期掃清氛穢收復神州庶驗虜逆冤不王笑
為禍苟安而輕棄祖宗勝迹流窮源因致追恨諸臣
誤國之事非一而門戶二字寔
為禍苟安而輕棄祖宗勝迹流窮源因致追恨諸臣誤國之事非一而門戶二字寔

所以春秋之始首嚴胡黨之誅而門戶之名竟結燕都之局試問山陵安在　先帝石梓宮安在血胤安在猶是開非擇耻孰利孰害哉覆轍在前可為炯鑒伏願

皇上申戒諸臣毋門戶講賄賂講起用報復仇之大義若此後文臣猶惜死畏譏眩心後講春秋大義幾武臣猶為郤將天道必為降鬼蜮為郤將天道必為降災卯升應天府丞郤之麟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吏部推江督和紳風刑部右侍郎不允以陪推原任浙江

一

不幸我夜被害来聞渡海逃歸者皆飾詞也既抵南都與同志酌酒陀大鉞琴酬飲城外數日竟不入覲識者非之澤清既言明廢不附聲毀乃自北而南以陳名夏素附聲氣乃自南而北遂奉旨察奏時名夏入北已為吏部右侍朗

加廵撫湖廣王騋提督軍務兼理粮儲衙

命三法司覆審王之明等

馬成已回自抗郡解至提發刑部所言聞赴舍粥而

奏命再訊夢其仙請死是日夢其與之明始刑時

上

忍諸鎮心疑命其提塘官潘飛就寻隨當又命舊
件讀大監立執中住記之明是乱臣賊子是群
趙相解煞御史張孫振等猶特開楚語甚堅獨大
萬寅亮密言曰公等度朝廷之意加能辨左良王
卿之罪而制其死命乎若其供也含忍則無法捜
閣臣士英自此不復究矣獨孫振等始徵恠言之
正院寺三御史亦往往獨孫振總兵逢抹手自為稿入告
部着鎮臣黃得功原玩立擬以絕奸

煽故有仍前偽言者兵部檢舉正法從戶部侍郎
言也
初王之明以偽太子至指同胞時見阮大鋮等斬
容教斗猶清流幸也至是實見之明假方請纔得
少敗刑科都錢增亦言十惡之條吳大於無將奏聽
乳虎慎於朝審初看驗於衛臣私寓則之明之詐冒
再會審於衛司法堂則夢箕之勾等愈彰手書現存百
喙難解今讀　聖諭云朕痛念　先帝身殉社稷血
胤猶

存當體天地祖宗之心加意撫養仁哉聖心乎若果係
先帝青宮相見一堂其執手抱頭一言泣數行下者不
知如何酸感宮府夢寐欲遂送僻遠為存活計是誠何
心哉明視朕為殘忍寡恩之主斯諭一出夢寐何地可
以自容伴以固法立刑何辭乃 皇上猶以為一日成
業集不如千秋信史為確也文武大小諸臣之賢審不
如薄海內外忠夫愚婦之得頌為公也茲既確公矣既確
矣臣愚謂之明猶可休須臾之死而夢寐斷斷難偷一刻
之生今試再詰夢寐如果係是求宮仗當奏聞剌廷安頓

撫卷如何要送僻遠所在耽誤天言更於何處餙
有點額耳且自夢集陰謀敗而一番訊奏則一番
氣血頓心知之倫能無感動伏冀勅下法司刻期定案
駙在血慈愛聖諭而恍若有醒況古仳
葛盡斬
帙成
仍錄宣付史館仍
頒布海內皆從之
甲辰封黃九郎為都督同知
帙成故后戚也
倭南侯左良玉再還仗告急命來雜戚並顯兵將相機應

接仍詔黃得功劉良佐并應皖二撫俱戒嚴以俟進調

時聞賊部袁陽王潛江渡口離省僅四百里在營遊擊

辭友接見兩岸中流皆賊馬步走回仙桃鎮良玉恐犯

武昌乞亟發各路援兵合勦蓋已不支矣

乙巳昌敘工加督納可加太師首輔世襲太保次輔蠟

少保餘部科加級俸有差內官鉏勦即寺俱各賞銀

瑞傳又加蔭納知縣各太子太傅工部尚書何應

詹忠宗孝愍皇后及太子詣王于興宗陵

熊不等

太廟未建又奉先殿不設位故帝后皆附祭於陵二百餘年一祭而已

仕康誠意伯劉孔昭請之也

仕康在籍主不能舉火并謚雪故輔薛岡觀等

丙午復故輔薛岡觀性執提與門戶相仇故為吳昌時所阱然無點聲追貶則過會國士不果雪

從兵科左戴英言也

昌時所阱然無點聲追貶則過會國士不果雪

加兵部右侍即知知與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撫

應安寺走地方

後北兵破金華大典自焚死
命工部勒限造奉先殿珮瑤及
命以二事紛、人陷言　上之
初薄閣臣為內臣之逸
是劍良伍復言之有太子　皇
閣所係超涕泣保留等語旨言
豹難俱往追諡且朕先為郎王
帝與朕初無嫌怨豈有利天下心害其血胤但
天禍先帝遺體不可以異

關豈容妖婦闌入囹圄令法司以罟即播告時　上慈容
斷內外群小日搆我流言喧民聞故一太子至皆書而
二三民望言足徵信如高弘圖徐石麒劉宗周輩又無
立朝者故愈起愈辨愈起　上不得已發士英留中既
昭示臣民蓋初聞太子至誠保全語也然亦無信者
丁未在罪廢詔臣愉納俊官
北兵破歸德逼杖御史凌駉及其侄澂生死之
初駉不肯附賊倡義賊清俊求邑一府北兵破賊授兵
科駉伺間南歸投御史初按東海已非我有再改初按豫

抵任未一月敎即許定國李除過彖已勾北兵抵嶧德
州群官迎降捌駒不出欽毒北帥宣言不生致清凌御
史文晉善全及小民何如從容而去北帥亦義刑於色
軋轢相從大酣逆卑騎往見任涸生論之降悲不許构於
別幕捌慷慨謂涸生曰吾與老衆為江南藩籬今已矣乃
危倫畏猶欲援此一塊土北不遣言節不可屈武不可黜宜
北卧北不言素卑白馬飛洪濤以擊尔軍復作絕命辭百餘
與涸生涸益北向曰忠臣也礼葬之而府道兩官之降

春皆以不忠被斵淵生能服從戎人尤義之尋命侵
川圍亦士不果
戊申赵良玉舉兵反武昌
先是江督表繼咸密遣戶部符郎荷檄戶科倪嘉慶等
言言良王暫成時直罷溢不當事漠然也至是因
督撫相維埶二人言之
子一集啞俾楚地有言劇國公吳三桂送太子於史可
法可又時送與善寺者有言上遣二監輦賚盧九
德住識認見即叩頭獨馬士英佯視以為偽者又

南渡錄 卷五 十三

而士英則偕諸臣視非獨視若拱乳又士英遣書阮大鉞自蘇州召認亦未以為然可法寔無法登幾浮罪者然可法寔無

鉞自蘇州召認亦未以為然可法寔無法登幾浮罪者然可法寔無

事未可決于二三左右應決於國人天下仗太子以為名耳良玉

封 皇上不失至德群臣不失忠蓋等語及再

既至不失受罪雖録録訊詞以示疑自

大獄中外騷然謂

將起時黃澍在楚心叩

士英而良玉詭部將又畏

乃若也

適下錦衣衛刑鞫窮詰之

貪良玉又遣偕太子為名焚武昌東下

力

户科王士錄疏參工部右侍郎恩昌太僕寺卿楊公翰
命已之
應昌素負與望至是耄矣初抵部外户科藏奏糾之不
辨亦不能任事是為士錄所糾次日遂謝恩亦不
以為屈人
命革拨連大事情方從文書房封進餘仍由通政司
命禮部將各落款處浙直者俱另議他徙其落祿額數并
酌定具
命拨兵放國安掛鎮南將軍印

命戶部將催餉各官即符甲等即盡行撤回其催過者一
併察核
蓋慮其援民也惟督餉官紀騰蛟等曾留仍令該撫按
察奏
御史劉勳疏糾在獄光時亨等命速行問結
容其有無盜援伏莽或言臣捧讀大仇未復無涕可揮之旨知
痛深志枭寇虜而今疆場之事日從一日屢不及於宮
虜不及於蒲胥宮闕久逕二求望絕以申包疾疢之
師踏高句麗翔之軼臣恐朝氣日銷兵日憊餉日
虛器

桃日損巖焉日損倘更閱歲時跡老財匱何
升遑使過自賢之臣失之柬陽則當收之桑
甲而求不閉毋漆令則文綏而至率從虎兕
先人功不立奏以蹈罪為臧死之地畏首畏
我先帝以亮此臣所以痛念使他山頹效他
也抑臣猶有追恨焉先帝廷議南遷閭臣將行而先
時有力阻不果乃先帝以充舜之資議作
固有恫乎不得已者阻之誠是也然天崩地
宮衣劍弓衆曲無正寢而時亨不背以一死謝先帝

分
星移物換罪人未誅在天
掃一室陛況俯今思昔淚
同仇日切先徵之思伏過
慣并嚴諭法司明刑飭法
詔臣皆以阻遷罪時宥劾
一死謝阻遂詢平諭也
考察
時處寇文迫國已聚卯部
院箝狗卻史張
孫振言以京
員照嘉靖為歷
元年例會官

察其請來平侯澤清疏請
安遠侯柳寅舉原任尚
朕翼與礼部尚書錢益謀
寢之至是又以祚昌疏
命於次月初二日辰時頒
詔
命督輔如可決會同諸臣
督輔可法疏請諸臣亟化
屬饑民
南渡錄　卷五　三十四

此疏可基已載
少為有數語不知
何以事大

疏言扈者天方降割運茲閔凶真主捐生中興啓運經綸裕於草昧多難易以興邦海宇欣心想覩盛治乃歷時七月徒煩宵旰慶未有廓清勝着今北使言旋敵兵驟至和議已斷無成矣向以全力圖寇而不足者今復分以禦敵矣際此時艱歷觀往代衰亡莫不因和自誤今敵之扼我正我所以成我之時特在人心一轉耳從來中興大業不外于君臣一德內外一心當此危急存亡之時可無同舟共濟之誼臣嘗慨虜宋門戶之禍竟與國運相終即使所

用昏不已廢却一半況以意氣相激化成恩怨一生
皆不已廢却一半況以意氣相激化成恩怨一生
易動官之久者其負罪益深仕之尊者其得禍更慘有心
生動態成紋逆近未之事殊堪痛心今時世艱危為臣不
之士方以此為危身積慮之人乃以此為
快意尋仇之計即使藏怒宿怨孰有深於戕我
我邦家者不此之儆而猶修怨此之徵媒快升沉于轉
救北之謂不知類矣謂宜虛心平氣還之大同何人定
是幹濟之才何人寔是清修之品無尋題目而開媒蘗
端無捕風影而肆株連之網務得海內真正才品舉
之

而置之釣衡、中朝之舉指咸宜、關外之嫌疑向化、所望於廟堂之同心者也、昔唐室刱興、時則有若劉文張韓拔其尤、名悉垂天造、時則有若劉岳張韓拔其尤、名悉垂天造、時則有若劉岳張韓拔其尤、名悉垂天造、時則有若劉岳

化尋卿陸之閒也忍乎今和敵不成惟有言戰非諸
鎮之事誰事必皆以 皇上復仇雪恥為心簡乃卓徒
乃甲冑朝營夕篡寇敵是圖其未王也何以梁於河
上其所當者危地而伐其枝我必急往援某所爭者小嫌而仇我必先以大義田單報燕之
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廉頗列頊而定交子
儀群賊而泣拜諸鎮豈不聞乎此臣所望於閫外之同
心者也然閫外所視者朝堂朝堂所視為主德我 皇
上舉念一國事二祖列宗

鑒之恭皇帝烈皇帝鑒之尤望深思痛憤大決綸音諭諸臣以怡堂必不可安積習必不可狃乘此敢諫叵測我武未揚在內宜寢詘和以臥薪嘗膽為生機在外宜力擇封疆以江北中州為死所古人有言不本人情何由興復今之人情已大可見撥亂為治轉弱為強在我皇上一振厲間耳

命法司行所在撫按嚴緝原任總督侯恂及其子方夏從逆諸臣家屬解京治罪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劉澤清請也

既言恂巨貪溺閹降賊通謀復令伊子方夏交通於已

重賄寘縲故命并錄之

戶科給事中張利民疏糾科臣

時敏命綏之

御史王大捷疏糾原任卿撫陳

言侯興屯不效議罪

吉言廣誤楚撫王聚奎沉

撫李

乳德命寢其奏吉言廣誤聚奎當荊州失陷時尚未抵

任

乳德現理餉俱不深求

己酉升光禄少卿錢紐登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恭理

兩淮

鹽法兼督江防軍務巡鹽御史

營大

善殿

音黔國公沐天波宮衔二級仍庶子入監

左良玉既解之

時國安倒身閣臣吳每至京輒酣飲其第至是良玉

奏其假已旗號力攻之蓋欲借為兵端也

命嚴汰各督鎮監軍監紀等官以後不許妄題

贈與平伯高傑太子太保應一子世錦衣百戶

工部尚書何應瑞請加派錢粮以資潘河不允

音謂一經加派使相沿為額祇供官吝役蠹故也

庚戌補考選英鄭仰礼部儀制司主事

贈光祿寺卿史朔工部右侍郎庾子入監
命大理寺左寺丞李涤祭南鎮光祿寺卿王
禮科都羅志儒請定毅宗殷名命礼部酌議
時志儒商之大理左寺丞李清：曰既改新廟號宜以
故廟號名陵曰思○陵○志儒是之
辛亥贈故帥李採少傅廢子尚寶司丞命予誌
以國士亡不采
復原任御史劉昱瑞原官尋補廣東道刑科徐方来所荐也
星瑞紫禎時巡按順天以北兵入削籍

并太常少卿張作楫光禄寺卿王悫寅太常寺卿提督四夷館

作楫授降北爲光禄署丞省既薦諸臣須加嚴核不得濫行添註

命臺省既薦諸臣須加嚴核不得濫行添註

御史陳以瑞既言故輔温體仁之清忠與延儒懋珠即

當天啓朝故輔魏廣微亦自犒；因逆瑞遠楊建

於詔獄獨揭抹瑞恕抹衣去亦並得與畢械頂秉

日而語既末又爲黄承昊陳南獒郭必昌等俱奉

核初以瑞當天啓時攻門戶甚力御史張孫振欵其

至界以掌道至是對仰史
皆可耶深悔前過孫振
壬子試貢士仍分送國子監
命廷試貢士仍分送國子監
命設宮蘇松海口以收洋稅
從閩臣士英所請也
廣西良玉一子世錦衣
廣丘鉞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
北兵破嶺州太和縣

陞都督府國公一級廕一子世錦衣千戶

士英署兵部兼視金吾不及敘移溫詩者甚衆不能北

舉也國安為士英私人

加李本身太子太保左都督

以北警頻聞命督輔可迅赴徐泗

四月癸丑翔革仰史王孫蕙腦為民劉宗章法司提問

給死難諸臣申佳胤等三代誥命

減臨淮侯李祖述祿三之一以祖券免死罰朱元臣倖二

年

加淮安庆孫維城太子太保恩侯太子太保恩侯伯

從伯府子

准高傑子元爵襲封與平伯

衛胤文欲聯高營心故請之

命藏緝從逆侯恂

劉澤清糾其遣子求解重賄寘隊故也

杖犯人詹有道一百仍立枷三月

革錦衣衛僉事趙世臣職官等提究

以擅開宮門口出穢言

時令食清等官壯壯拘人兼以人後詐諭先有旨詰掌錦衣衛馮可宗玉是世臣從准狀改絆之

丙辰春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康揆字鉉執煦臣千請不從遂啖承志絆語甚悉

命兵科右吳達回奏

先是督臣楊鶚撤回意藩可仍撫荊兼督黔有聞

先是鎮臣良玉悵慨同仇共天天斬語軸臣奕琛晉四時傳良玉已更改也

壯徐久野襲封耿州公

奉詔

勑賜鎮臣良玉悵慨同仇共天天斬語軸臣奕琛晉四

左良玉兵破九江是夜死
時南渡恐由岳犯長沙則來吉危
乃以副將汪碩江督率雄威關鎮三將守九江自統林奇部效忠陳鼎
益兵開良玉及復九江移
將列兵城外拒戰九江士民環
良玉至諭以
果言衆寡十不及三激之禍不測不若俟良
理諸將欲兵入守相機而行維咸曰入城示
弱不可乃
并言言顧握手一別為
退升赴北令隨家口先入矣良
皇太子死九江士民
江詣經咸

往征必堕
計士民請益堅遂囚監舟中良王
言及太子下獄事大哭次日舟移南岸継咸以
城不使同各鎖以共騎從供良王袖出皇太子密
將盟継咸正色曰家諭從何来　先帝舊徳不可忘今
新恩亦不可負良王慙有瀕陛踞継咸足不
不破城継咸縛集諸将城楼洒
江曰兵誅非正晉陽之甲春秋所悪可同亂乎已説寧
與良王成寧王礼別約
上従之諸将堅守而效
南昌機為阮屯札候音矣時継咸方約諸将堅

忠先陰與良王約部將張國
杜善潛爭其兵夜入城縱火世勲又故與良王部
出諸將慴罪俱出城與良王營合良王兵入城掠
女財物供帳擡去維咸正寢曰寧南無異圖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
泣曰寧南無異圖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副將李士
春明之事可圖也維咸以為然
表公嘔血數升是夜死私不發喪共推良王子慶留
出城面責良王良王疾方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予負
後急移舟來

南海九兵劍

北兵陷淮陽、陷泗州

初北兵破歸德猶盤桓未

永吉急調閻樑及甘肅綠營兵之忽奉密旨急

於是各兵徑趨江上徐州已入虹

縣距泗州二百餘里萬一泗河不守則關入盱

眙查盱

眙東南一路從都官堂可達淮安正南一路從

達揚州西南一路從天長可達六合至浦口不

難支且尚江千閒渡矣乞勅提督衛龍文提督劉澤清

等以全力守徐泗保全江南尚存門戶却以江南全力

防冠而敵焉不至四面受敵也至是失
命兵部尚書陀太鏞誠意伯劉孔昭帥師禦左良玉
良玉兵既下方國安時鎮池口倉皇報良玉反阮大
遂祝士英止良玉一面擧兵濟惡良玉一面示於外極詆良玉父子
心稍安然皆不知良玉死也
帥出而黃得功札至亦云悲梯大逆大鋮出以永
了已命于原仕都御史劉廷元等賜誥蔡奕琛子徐大化
孝陵祭奕有差

時現存居世濂等已次第起用左副都御揚維垣復
死者贈宣亟卹於是史部尚書張捷言欲白復榮之
罪先明前榮之臣忠何三朝以來有張差李可
灼王安諸榮是也後榮者何魏忠賢伏誅榮内有真党
忠真宫人者是也自神祖中年来宫未立言國本者不止有君老附世子之
是忠愛至論及國本既定言之者白
嫌不避也猶可言也標我之名必毀人之名殲我之
必傾人之位始於一時之風影成於衆口之吠聲上諄
君父下証同朝不可言也其曰某趙宦某許止本無是

事群附和以寇之其曰某建祠其誦德原有的確而扯
及無干則誣矣今前後果所劾與門戶所擯如冦臣楊
維垣既列劍珏元呂純如等皆可証為亂賊指為群党
豈知紅丸誤起正終正始之論止有三既議單百數十
人不阿時論者十餘人而已劉廷元首以風魔定罪差
柒其為蒸刺側目者此二字其善處先朝骨肉者亦此
二宗呂純如泰閒藩時內臣高案手劾刼撫臣臚卑馳
王徐杞臂奪劍遂定其變怍時齋志與論惜之黃克纘
頒命之際以親見折紅丸之誣寔維華玉几之際素廟口

稽信王維華高聲承旨出召
先帝而社稷定徐景源
紅九移宮一疏明目張膽發
宰鐵腸冷面猶焰時一疏數
考功亦倣此意撫晉時終日
吉綱羅三案勒成妥典分別
化徐揚先垂光岳岳嶽聲范
所敬徐未及尚有楊所修劉
北魁喬應甲悠皆獨立不偎
清修功肩尤耕表：楊所修正色昌言罷官居家罵賊

遇害臣寫有進馬者前爭閒求與辨慈禧豈非同忠於光廟而何以袒分立右惑也前罪王安與後罪魏忠賢豈非同惡惡同污而何以仇若敵國又慈也王德完持論於是杖之下大呼中宮安則皇長子安天下安傥身後之邸與未恪可無念其人乎輔臣趙鎡以預命親見折礼卿經年聽說宣付其疏是非可廢其言乎忽臣為諸臣發憤或未暇及此故臣等敢逆定後来定逆案雖非然前疏所関不少今宜錄未採平心拈出補此一段公案時全乎者疑元紘如組華德

完克毅永光所修光岳紹吉景濂在贈塋祭葵者十
濟世贈官祭葵者揚光廷宣門臣駿聲卿伯應麟修
宜者紹薇兆魁應甲澄源共二十二人廷元所修
兆魁紹吉維華純如濟世駿聲大化應甲撫泰貪又不列原既
而應甲撫泰貪又不列原既人以為濫
左夢庚兵破建德縣
升廣西按察使葉重華太常寺少卿
祿寺少卿
加詵意伯劉孔昭太僕

命御史[illegible]
謚庄[illegible]
遊翰[illegible]
戊午寇[illegible]
兵部[illegible]
喬先[illegible]
命江督[illegible]
初維[illegible]
子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審處多名來宮燕臣識認而良王
已反至是方達故即命繼咸貽布蓋趙之也時督臣何
騰蛟亦同時言之然無深求者
左夢庚舟破彭澤沿途救掠甚衆舟楫連二百里
命提督童氏隨後解京訊質
初僞至童氏者為扈吉士吳爾燉王是命提訊因放用
督輔可法軍前為請得免衰衛伯常應後隨上蕃藩即一
跋童氏皇嗣絕無影响然外疑愈甚初閩臣士英閉童
氏至魯擬亂欲上言　皇上元良未定奸党宗藩尚悚

覩記若果真當迎亟氏歸宮容令河南撫按設法迎致
皇子以消奸究若謂亟氏流離失散不使母儀天下則
當置之別宮撫育皇子昔漢高祖開基英主也呂后為
項羽所獲置軍中者數年唐德宗母為亂兵所掠終身
訪求不得宋高宗母韋氏后邢氏皆為金據韋氏終迎
歸邢氏亦遥加后號古帝王遺恃不造如此等事多矣
況童氏寄居民家何嫌也疏成以從龍諸臣啓云前詐偽
且潛邸宮人無生子者遂止主是復刑長疏欲自
明人
終不信也

己未升光祿寺卿初逢吉戶部右
御史掌督倉場
逢吉素與周鑾隙逢人詆詈故得
糾史可法郭維經韓贊周等或沮之乃止贊周等橫
司禮首員然以從龍盛尚忠等橫持之不得大體
左夢庚兵破衆流縣
已
加湖廣撫王騏兵部右侍郎
時南雄京卿也

沒守制太僕少卿張如愚貸充都資裝甚盛守門內臣發如愚開左良王內犯倉皇出閱之立斃匿以銀七千兩聞各衙門原璣燦目群據之立斃匿以銀七千兩聞各衙門原解印封尚在然以秉忌擯州典閱臣士英共事故佳沒銀充飽而已於是內臣以宦寨為奇貨日肆搜求矣戶科聚利民既糾如蕙救聞

命兵部尚書阮大鋮會同勛臣加堵勦左孽

時督師可法亦集兵策應未幾渡江將抵京師會傳上游事訛可法毋留京師趣尺不得見說者謂士英首輔

擬斬的發雲南金齒擬
軍罪以下為民永不叙
之罪三之三人遂駢誅
市○人○訛○之○曰○者○非○前○
不○已○而○撲○者○耶○今○亦○仰
北○面○孔○何○也○孫振無以應
賜周鍾雷綾詐自盡
吉言其結黨亂政誤引
王內犯既言臣提師在
宮踰且聲逆賊為士英
先帝之變

士英首謝先帝手定○士英利災惟推事○為難逆案之○要典先帝手於○士英復修之○罪一越其儕以貪罪成不一年立陞部堂○張孫振以貶污紋和不數月復原官○張孫振以貶污紋和不數月復原官○張孫振以貶污紋和不數月復原官

先帝○引○尤其甚者○借三柒為題○將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一、同今皇太子玉扱受分明士英大鉞一手擎定抹殺的識認之方都謀之劉正宗、忍以十七年嗣君付諸幽囚凡有血氣皆欲寸磔士英大鉞等以謝先帝此非臣私言諸將士言亦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立賜市朝傅首抒憤士英等大快故兩人及禍臨○命○時○至○書○

戎政尚書阮大鋮別大鋮臥上仁桑主一切生殺予奪

惟
同
惟
為
者
數
命
黄得功漫江防勦
守
寇
人
朝
而
孫
振
曰
當
以
門
戶
詆
增
心
不
平
故
以
乞
差
祚
朝
可
法
督
李
本
身
北
壽
州
以
防
北
寇
及
之
刑
科
都
給
事
中
雷
縯
祚
當
正
大
法
以
必
救
時
亨
鍾
光
時
亨
白
有
公
論
周
鑣
無
死
法
之
獄
也
又
曰
周
鑣
非
從
逆
之
獄
也
又
御
史
張
孫
振
以
必
救
時
亨
鍾
光
時
亨
白
有
公
論
周
鑣
無
死
法
予
與
數
公
為
政
耳
歸
語
聲
氣
諸
君
狹
鶚
夢
穩
定
不
起

上旨云上游急則赴上游敵急則禦敵亦发
辛酉命黃得功暫駐兵於荻港旧縣三山俟有
時方左兵建破郡邑猶無確報或言左或言兵
先左兵抢掠逶迤仰艾黃耳為僕自武昌至謝
鎮如故士英悅請假祝生辰或哭曰君北閒先一日光
時亨等不死矣蓋以為信然也
命新[illegible]赦梁兆陽赴靖南侯黃得功軍前白衣自效
癸亥迎封都王常澄為襄王封潘氏為王妃
得功請之也新旨不復問矣

升刑科左給事中
兆升戶科都給事中
左侍郎張捷薦逆梁嘱兆升
環疏史科都張希夏抄參罔恤
以請綬莊嬖。為北來知府宗
改兵部主事李毓新試兵科給
甲子准原任總督楊鶚以原官
擇十五日選中宮礼部尚書錢謙
乙丑准原任推官周之夔復原

之蒙先為蘇州推官以太名滑粮興同年庶吉士張溥
原任臨川知縣張采左副都御史張孫振清原本吳昌時社党為
絆其不法列款甚多之蒙疏言清原本吳昌時社党為
游等修隙故附已內云祖宗三朝孝慈仁聖尚敢造本
無之事上詒宮闈我皇上天與人歸大統攸集尚敢
懷二心持異議謀危社稷況匪人手段若此做臣
哉時御史張孫振清原房師也數言清原之斜非是故
故逆案戍犯李永祚罪准還京
之蒙遂勝

從礼部尚書錢謙益請也
錫者先帝改斬為戍已幸矣今赦還
丑敵庶兵破安慶
時傅黃湖從亂延撫張起
英方擊解甚衆閣臣士
命刑部速行賚詔招伏臣速郡宣布
從御史張兆羣言也
内寘南安俞通源裔國勳請還祖爵命吏部察核
迫源父子兄弟洊以功勲且殉節量予恩非濫惜國士

不果

復原任為民史部行即林林陞左
林陞坐故輔薛岡起累為民
命欽遣及赴任各官供請旨驗故尚書小民不禁
命兵部尚書阮大鋮慰安撫督來大抵與寺速抵河口相機
北勦

廣昌伯劉良佐赴援督剿
戊辰詔責江赴援督剿
時維戚疏言左良玉拜兵堵止不得故責以身為大臣

命
命
北
庶
移
移潞王於湖州
時以蜘臣總憲駐湖郡人絕窺伺也
不奇一味漢人胡語識者以為胡讖
時北兵已逸或言虜或言許定國班駁假
兵分道南下總兵李成林棄城走督輔可
法請召封命
猶世也必按何綸疏正文應閱栗云罣
先北兵中外
兼撫重兵何云不得
已之

子安仁永明二都王赴近畿居住
初諸臣日憂潯王睥睨且以來朕不忘撥戡以待皇子之
惟工科都李清曰但移彼忠杜二藩於近畿
知若其未生有親蒸在彼既蒸耳何睥睨亦何撥戡時
皆然之至是乃行其言會國亡不果
新升廣西摠兵黃斌卿迎破敗兵於灰河大同等處以捉閩
弒卿聞新命誑九江忽聞左兵叛以旅舟迎上游約故
將陳輊蔡欽等鼓以忠義孚腦之自初一至初五連戰
皆捷前後焚舟百餘溺死千餘人并獲其參撥書牘甚

衆内貽礼部尚書錢謙益一牘有褒置語祇勉初欽奏
廵撫兵劄洪起一子錦衣衛百戶
脚忍為詩人禍乃止遂具疏報捷颺舟赴廣西
庚午撤捷督田仰回以玉永啟為總督兼河道赴撫淮安
鳳盛等處以盬法都御史錢継登兼赴撫揚州
仰後隊北
加御史鄭虎卿仍舊
復已故為民五庶子丁進原官
迎險躁以南閙眾

送原任河南巡按陳潛夫
潛夫以京城破歸里後北兵改紹興潛夫
投水而死
復已故行人韓敬修撰
辛未加兵部主事贵国琦試兵科給事中
起升尚寶少卿范景文兵部左侍郎
贈工部尚書張輔之太保廉子
左夢庚擁戴文仕佯語江督柬經畧曰先
初夢庚攻池州拒却之

至池州候旨繼威曰如此尚可為抵池度亦得閒道收不得逮諸兵將果復攻池郡以拒却旨者朝命容

飾也

以玩聞

晉黃門侍郎

金紫光祿大夫

宮衛一級

壬申詔罪止大憝脅從罔治

吏部尚書張拭等請之也玩并及表繼威指為同謀時

同鄉太僕少卿為元吉亦容語御史喬可聘曰有之一

時無以辨也

贈原任南贛巡撫洪瞻祖兵部尚書廕子

良佐乃泊江
北心喜益之
辞降耳

癸酉上召對群臣

時南北交急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喬應甲劉良佐兵馬固守揚人也奔左良玉稍緩虜尤急乞無撤江北固守士英沮揚控扼頡壽　上曰劉良佐兵還留江北可聘成友誼皆時立御前戟手罵曰閣老東林猶豬口防江欲縱左逆入犯耶若輩東林高官我君臣獨死耳臣已調良佐兵過江南矣寧死敵無死逆舉朝為失色有貿似道案沮揚之誚時　上雖憂形於色猶頷之誰曰若成某耶蓋往者揣徙時尚飭　上于危也

命罰六科都給事中俸
時九卿十三道合糾左
良王公疏已上由得
旨皆准六垣
疏上吏科都吏帝初大言曰今日所重
出○不在趣○宜○
疏○緋○按○地○并○諭○固○
守○江○湘然遠延未敢
上有旨責六垣無疏封良王以罰之
也已以防
予原任
江公
疏上
出○
公○
疏○
緋○
按○
地○
并○
諭○
固○
守○
江○
湘然
遠延
未敢
上有
旨責
六垣
無疏
封良
王以
罰之
也已
以防
仍與詔
准礼部
礼部尚書吳山疏
左侍郎
礼部尚
書吳山
疏仍與
詔旨
為北
常州知府宗瀾所
始失部印經逮為
和寧
同里主事賀儒修所
攻故去後

提兵鄭鴻逵奏破亂兵於江中獲馬千匹舡二百餘隻
時許定國以北兵至高傑那氏率其子以兵
泰州所掠者
而吏掠鴻逵衆其先渡者十七人高兵盡以粮
亜婦女南向鴻逵復拒之砲沉其舟者半西下入海、
北兵入瓜州
高傑兵潰民方返故居忽北兵至遂入城揚南北皆敵矣、
甲戌命
中樞北江岸及滁河宣
中樞北江岸及滁河宣民舡儀真監艘於南
瓜州

命靖南侯黄得功移家鎮太平一意剿賊

進靖南侯黄得功加太子錦衣衛指揮僉事賞銀幣

得功奏大破五兵於銅陵解其圍故也時左良玉將東下

季國英縱兵打搶吳官兵格鬬夢庚兵多傷遂以大捷

聞諸將憤、將合力趨燕采表繼咸曰如此是終欲為

亂也○面斥黄澍等恨罵○貽諸將札○啓以大義○不聽則赴江

流水死○中有患登相者係繼咸撫鄖時招安是其言諸

鎮將乃議還師閱日剿使王方知北兵已陷江西通儀揚

令矢

乙亥 一洪太僕寺卿湖廣按察司
僉事總督王永吉救揚州
亥起原任廣東左布政姜
仲厥初福建左布政胡爾悳俱光祿寺卿
王夢鯤太僕寺少卿各添
註同礼部尚書錢謙益請求
生即

丙子 兵破揚州知府任○民訃死
之甘肅圄緑旛
兵剿○擊○基○逆
戰及原任兵部侍郎張○偽○
揚城頻堅督輔可法在高
兵從西北隅以大砲擊破

遂入城下死者甚衆挙基抗敵力赦數人無繼者遂見殺

可法或云見執叱之不應或云見殺或云不知所之

剋坐堂上兵至不屈碎其元光×丰×大理寺右寺丞

陞御史劉伯鯨誓守危城不出遇害

後降北復為行人司司副

丙子留任滿巡益御史李捉於浙江命都察院無得推鞫

吉云李捉任内十餘萬不許龑任寔庇之也

丁丑命諸將有縮朒逃竄一舟窺江者不論兵戚立行掃除

錫衮衛伯常應俊山臣高尚義宴出卹

戊寅升浙江參議李日春光祿
追贈故兵部尚書加諡臨安伯
無画遂止追封諡初浙有三大功臣○劉基誠意伯
時于之英以寅緣幾貣伯爵
王守仁新建伯○是諡後爵伯○
升御史巡撫常鎮等處
命內臣盧九德收揚州撫督
等合兵捄捴
追後降北門為御史
巡徽趙都察院右僉都
以永昌鎮臣劉良佐劉澄清

兵科右吳适疏列維揚戰守機宜報聞

己卯升尚寶司少卿王門鎮北為大理寺卿

揚州府隆慶元年吳永吉發粮應天府府丞

己巳破三日矣永吉發粮

遣保國公朱國弼祀孝陵

以心忘心也心從心此心即心知心悲心哉

草兵科右吳元龍監候

適言頃聞建德來流失守是賊是兵是為誰氏兵未有

確據也適接塘報云荆襄流民又云銅陵西関之

焚掠南陵城外之圍故是方圍安兵丈綏服屬大即沿

途觀望尚復縱掠尤為非法國安受國孚恩無恥勒有
焚掠兵民追取乞勿監軍按臣確察是否而鎮兵馬
再有違延懲以失悞軍機俾巡泰閉臣士英以不糾良
玉而糾文綬國安挺言切責之至是輔臣奕琛劾適黨
救遊下獄次日御史張孫振復補糾言适為未林永鈇
復社渠魁又文震孟姚希孟的派宜立正両觀之誅皆
阿輔臣意也初張布夏為吏科都時題适代守吏科如
楊兆升戴英等不宜以察處賜琛逆案陳爾翼不宜以
蔡懿然希夏命題而适擬

不認也

官時、與

嚴吉永

庚辰贈捨

升常鎮道

加錦衣衛

辛巳升鴻

後降北

加贈故户

部尚書畢振泉右

都御史

故衆怨成積于近

其脂韋以此又近為

陳子龍會訊桑夾

琛一案按臣左光先題發得

浙江刑

副使為鳴寰尚寶少

卿

兵部右侍郎庶子

江都御史應隆盛

成故咄恨光先近為

景云

鎮撫宮衛一級

部郎中

命户部右侍郎申绍芳督饷江南提餉

五月壬午朔升东任文部郎中李彬都察院右金都御史

巡撫河南

升兵部郎中杨文驄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巡撫蘇松等處

文驄先為江寧令、御史應兆恒劾其貪、罢職以輔臣

士英内戚、特起兵部、升常鎮道參議未及受事即有是擢

升御史徐復陽太僕寺少卿

丁亥北兵自瓜洛鎮薄鎮江拠兵鄭鴻逵力禦之

越二日報鴻逵捷京口北兵水戦大挫我舟頗賞有差

庚寅北兵潛師渡江飛師潰鄭鴻逵楊文驄通
加總兵劉孚○孚○二級麻子錦衣衛千戶
江上相持者三日○命是日大霧○北兵乘霧自七里港渡○
霧收○見有兵駐江上未知是何兵○及飛矢如蝗○駐群驚曰
北兵至矣○步兵舍辛列陣甘露寺前○北兵以騎實之○志
潰走○閩浙步兵焚掠至州陽入浙鴻逵等以舟師入海
辛卯駕夜狩太平府從靖國公朱國弼等屏人密奏　上慨然曰
初北兵南侵保國公朱國弼等屏人密奏　上太祖陵寢在此走安往惟死守耳至是早北兵渡江信

無○備○一朝狼猰○通國恨之○將士奚見事迫亦恨阮大鋮

兵○決雞飛潰○何足深憂○適向同官○嘆息而已○至是城守

曾詣兵部商防江大計○職○陋○北

朝○廷方王以期以昇以答言長江之○吳○適

南○北僻絕○遂王二十九日○知○也○

壯○栗吉下部○故金陵寂然○及揚州破○大江中無一舟○舟凌○

始○知駕已出宮○先是四月○中○群輔可法度孤危急○士奚○

知○有入朝者○見內臣紛紛○四寇○

知○但夜開甲馬聲○次早猶○不○

至○中外大衆 上薨葬閒○通濟門谷皇出狩○百官猶○

此時藝高
未必物不
能行亦未
必肯行也

張孫振誤已孫振往見北不納然無及矣
壬辰馬太英出奔亂民擁立王之明于京師
上之出奔士英猶不知也戎政侍郎李希沆先
英猶後之也凡○挪○家○者○卻○嗯○卻○和○能○作○初之
官皆知偽然民間猶嘖嘖；真也至是二三券衿
之亂手斬為首券衿三人乃退執之明案獄
良佐與北意協攻城徹夜
嗚呼乃誠推保國公永國期為留守官之能
寐遣使沒

江華留守金益熙啓迎北兵時詰臣猶不知集議禮部尚書錢謙益所
謙益大息曰事至此惟有作小朝廷求活耳擬啓稿送
之屬昔被
龍之亂豈不思群策群力以禦之乎銀綢米豆服玩弓刀
禁
獅馬士英及群寮家又合力勒士英標下川兵幾
盡初
朝臣王鏵青衣謀遁謙益指罵曰若輩太子亟
先帝
恩群策之擬發盡充
龍之亂處洶洶欲撲殺之
龍
甲午北兵至大教場北營城外文武官俱迎降吏部尚書
猥據懼及禍極詈士英黨與自免人皆笑之
佯言下之獻故免室內所蓄書畫極多與貴俱盡矣

張捷刑部尚書鄂○○左副都○○
○端○○戶部主事吳○○嘉○○龍中書○○
時劉良佐兵方肆掠城外望○○北兵至倒戈降惟○○
動文臣錢謙益馬雲翔張孫○○根劉光斗宋瀛等五人武○○
臣趨之龍先迎後皆績住時○○兵部侍郎李喬大○○理少卿○○
姚思孝已薙髮爲僧之龍亦○○勒之出同詣孫王閘誠意伯○○
席地啜之龍請雜功臣趙○○後至是首啓門降○○賜食飲○○
劉孔昭獨率麾下兵先斬關出赴孫王勒各官○○具花名○○
手本盡加不到者搜捕戚加○○皮鞭點名兩大學○○士王鏘

雅恒傷死
沈鈴記之

孫嘉淦

恭逢聖也惟維亟先命二妾投水一妾不從之一妾不從狂走命追執之亦沉井正求冠自縊瑞伯安坐私寫不報名○兵至先執其妾面掻之○瑞伯傲然不視曰○殺即投○嘉亂已奔孟北都聞北兵渡江後○趣○中○當不投說○被殺○嘉亂已奔孟北都聞北兵渡江後○趣○中○竊城外僧寺、上書求復明社稷○屢請不達、及書上○命、二僕欲解救之○一○僕○曰○不○如○令○主○入○盡○即○遂死○廷祥遣書與子誓不事二君○又引馬世奇劉理順而即死節自勵○詩、以老母爲念○言不及私○遂投武定橋下死○捷初

間變擬授薪自焚已不逐復走益鷄鳴寺俾以北豫王特入京左右侍即約俾出迎不從益於窓外微州監生吳可筭題詩明志亦自縊某鴻磐不緻印爲著頭所奈見戊戌北兵進守皇城

殺一〇馬〇都〇題詩〇鷄〇鳴〇寺〇自〇縊〇死〇

豫王先遣兵千餘命禮部尚書錢謙益草詔之搜宮方入坐定即問榮祖太子安在刀出王之明指語諸臣曰此真太子也已見内外俱定謂之明之南〇乃北走所遺〇以攄感臣民也〇

北兵卷至太平府靖國公徒貳○即開○功○提兵翁○之○瑛戰敗致死之

上遂入北營

初徐王至城外、即馳遣騎兵數千往蕪湖裹駕○無一人

知者○時上已至太平猶寂然未大興既大鈸入見舟入四出掠

中俱入閣得功見上誓力戰報未幾得功兵至、上即出戰○初中一矢○猶不退○纔矢

民家、北兵突至、得功翁副提兵翁之琪亦投江死○中軍

貫其喉○知不濟○自刎死○

田雄入上舟狀上降北馬士英已先期奉太后

走浙矣上至南京城外諸降臣頓首上前請無死

左以降北

且求往見豫王曰惟弗行君臣祉可矣時上載僧帽著藍布袴騎尋入城諸臣往見上揖一叩首尔上對諸臣泣衆皆泣尋北移初馭士英以封爵啗諸鎮賻貲漸集諸鎮益不奉與汪碩膏李士元移舟避皖湖中命人語鄭林奇等平陰遣人迎紲戚時逆舟郤效忠降北紲戚亦舟困蕪湖方與惠登相合營保以登相意遣使迎紲戚紲戚赴其軍云入江省為後圖紲戚信之乘風使特及湖口先敦促遣悍

仕成後皇文
夫
黃閔可殺

并李玄和扶舟行甚迅距九江三十里則
戒見八王子不○○肯屈○○曰某國重臣○受聚劉厚恩○豈肯事
二姓○乃拘以北○職方李猶龍以署皖鉞行、黃逋以署潯
道行矣紬戒後○王○燃○和○船○遁○
九月劉光弔黃家諤以北安撫命至江南巡撫揚文驗適
是時蘇松等處各○多起義者○文驗勒兵入蘇擒家禹
斬之○尋見北兵大至○仍遁入海○
原任游擊閻員外獨良被殺
良鴈右春坊正揆父也南京破未解任先薙髮降以原

官管關時士民方以
長洲諸生顧性之鴈服投汴水死
甲子北兵至杭州潞王及巡撫張秉貞以皇太后迎降錢
塘知縣顧咸建被執不屈死之
士英挾皇太后渡錢松關沿途肆淫掠至廣德州人拒
之攻入城知州趙景和被殺死者甚衆杭州民聞之憚
撫按等先遣官往迎以駐兵外請士英至寓臨湖小漁
洲五月二十八日皇太后駕至以城中摠兵府爲行宮
群臣及潞王往朝入見儀衛蕭條疑爲士英母所假葬

慕城中豈寧太平二坊尺
驚走以樓船艦湖心亭至
競以炮竹投擲外
晚入朝用精甲百
許自衛請
太后出、服赭、一紫衣女官
侍令官吏士民皆
入見、朝罷
傳
旨召用在獄諸臣獨不
及劉宗周章正宸
諸都郡史募兵兩浙
錢糧憑取
按
彭遵颺適奔抗、命以僉
都與熊汝霖入朝汝
霖見士英
風
皆士英意也翼日宗周
聖駕安在和來北士英
無以應然猶聆上
江捷不數
誌
日
次
日請潞王監國不受太
后召王泣拜終不
阮大鋮朱大典方國安
俱禽皇到則得兵功
敗死乃以
迎太

后入府從張秉貞陳洪範等計迎款而已楚將軍劒兒解衣冠投地去時楊文驄鄭鴻逵亦自海入錢塘請王入閩王終不許至十三年北兵突至士英等方與撫按飲江干急渡錢塘按臣何淛監臣李挺亦行惟撫臣張秉貞繞城入偕王出迎則勒錢塘知縣頹戚建亦佯迎旋遁執王以遁之降不從兒發懸其頭城上方暴屍無集者越月餘貝勒檄太后潞王等北迎○既失國戚恨不立潞王時太常少卿張希夏奉勑奠王獨語大

理寺丞李清曰中人耳未見彼善於此王居杭時常命之其爲人可知矣大理寺少卿沈亂培常曰使王立祁錢謙益相其賊壞與厥士英何異初毅廟於天啓七年即位一日召諸臣入內殿密諭云今日有一異事清晨某內官來報說某殿壯上置一黃袱取視袱內一紙云天啓七崇禎一還有福王二十七此妖書也合根究閣臣揭請焚之乃光時來宗道爲閣臣揭現存家所云崇禎一福王二十七者以十七移置崇禎名下則福王止得

閏六月清摑政殺大明使臣兵部侍郎左恕第及其同行

七之兆蓋有數云○

二也王自崇禎十七年登伍至弘光元年凡二朝

五八

五全身非屈膝不可獨兵部司務陳用極毅然曰我輩言欲全國

初懋第抵燕議見摑政禮恕兵陳洪範等皆

以全身非屈膝之訓者皆巾幗也時懋

千○我○氣○節○皆○係○於○此○倣○建○屈○膝○之○訓者○皆○巾○

第亦以勅書內有不屈膝即爲不辱命一語故持初議甚

堅及至迴政館太醫院懋第題其院門曰生爲大明

忠臣死爲大明忠鬼至是開南都已陷愁第哀然攝政亦無意殺之也會中軍艾大選先莊髮叩勒愁第早降愁○第愁○郭○殺○之○其同謀監餉傅淙勾引賽寇謀危京城攝政還入院勒諸人剃頭降愁第大呼曰我○頭○可○斷○髮○不○可○落○時用極與遊擊王○一○琥○都司張○良○佐○王○庭○倥守備劉○統皆不屈○遂下刑部重錄三亟旋移水獄七○日○不○飲○食○遍○降○不○應執見攝政愁第仍服○母○喪○偕○用○極○長○揮○郭○面○坐○攝政數愁第以僞立福王及勾引賽寇狀愁第曰我先皇痛罹大變以親以序當

立福王山東豪傑皆忠義有為前就見我時為俱勉以太義福王亦非主冠既又歷數攝政不郊迎使臣不以龍亭出接御書罪又言艾大選莊髮勅降應誅曰我有死而已攝政指用極曰爾何人亦不跪用極曰我血性男子到此兵部也三尺童子趾拜口況我大明人物也攝政我我命撫其頻用極嘆血呼曰士可殺不可辱攝政後從容曰汝等不怕死信忠臣也然降當不失富貴想第曰莊頭不如斫頭攝政令左右拽出俊遣降臣勅曰先生懼乎想第曰無○即我○懼不○懼即老○輩○盃不○盃至順城

門又遣滿官以封王啖之懋第曰我寧爲大明鬼耳時刑
部謂五人云何一死等皆曰願從死懋第曰但恐有悔用極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懋第南面叩首加印臣心
事矣遂投井五人皆爭先死忽沙風四起屋瓦飛擊市
人皆流涕

七月唐王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遣上帝尊號曰聖安皇
帝

二年五月帝遇害於燕京潞王等數十王俱見殺王之明
亦伴死

上燕居深宮每徘徊說
色罕近也然讀書少章
以供機織且謂孌童季女
為如瑞陽捕蝦蟆此宮中舊例而加
以供機織言且謂孌童季女
國士宮女皆奔入民家
牡寓居梁水曾見一大
樂有之縱淫方藥等
狄耳蓋緣士英為伽史黃尚所綵容跋言
臣及四鎮加其餘諸臣皆意戴潞藩今日
當彈臣去明

日且擁立潞藩矣○上信其言為雨泣久之○以後一切朝事俱委之英○又言士英聰阮大鋮奸諛○欲以三朝要典鬬擊事○與黨人之猶○上獨不知○亦可想其為人矣○

附錄牧齋詩二首

興亡千古事誰問劫灰餘

年天子小朝廷遺恨虛傳寢興刑豈有庭花歌後主

無杯酒勸長星吹唇沸地群狐力聲面呼風蜮鬼靈

也無人唱曉未會丹青　雞人唱曉未會

奸佞不隨京雒盡尚餘流毒盤丹青

停已揚名卒衣冠散聚螢執熱誤臣方借箸畏炎九駕

於乙酉五月初一日召對講官奏北馬畏炎必不渡江刺閨痛惜飛章罷余疏請揚自

出書兵慰諸
詔而罷殿空頻倒坐聽腸
就新亭斷霞坯池畔水年丶流恨

南渡錄卷之五終

同治戊辰上元日節庵學人手校一過昔客星沙